

武当風

2024 年 · 第 2 期 · 总第 264 期



本刊微信公众号

主 管：中共十堰市委宣传部
主 办：十堰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顾 问：汤红兵

编 委：（按姓氏笔画排序）

车勤玲 李占富 李 葵 李永涛 杨立志
罗 杰 周立新 高凌云 庾明生 潘海波
潘能军 操建华

主 编：李占富

副主编：操建华 庾明生

执行副主编：潘能军

责任校对：柯又嘉

地 址：湖北省十堰市北京路市民服务中心 10 楼

邮 编：442000

电 话：8109673

投稿邮箱：wdwx163@163.com

印 刷：十堰市东赢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时间：2024 年 3 月 印 数：1000 本

法律顾问：湖北延津律师事务所 郭书兵

赠阅范围：

- * 省文联、省各文艺家协会、部分刊物编辑部、各地市州、县文联；
- * 本地域文学艺术创作者、爱好者；
- * 省市县乡负责人，十堰市市直机关、事业单位与人民团体。

● 虚构 XUGOU

近郊 张鲤	/ 005
杀死那个才出狱的人 高玉洁	/ 014
骆驼山 陆龙和	/ 025

● 汉诗 HANSHI

通常大家借用一杯酒来隐喻(组诗) 张静	/ 035
我不小心折进你的城市(组诗) 孙婵媛	/ 039
穆历冰的诗 穆历冰	/ 045

● 非虚构 FEIXUGOU

“丧门星”散记 老芟	/ 049
一锅鸡汤 贺兴	/ 056
我的父亲 余芸	/ 059
岁月变幻中的桥 杨志艳	/ 067

● 家书 JIASHU

- | | |
|----------------|-------|
| 给灿哥的一封信 肖冰 | / 070 |
| 给程蔚林小朋友的一封信 蓝菁 | / 072 |
| 给女儿书 龚丽丽 | / 075 |
| 给翩翩少年的你 顾一生 | / 077 |
| 给未来妻子的信 李灿 | / 080 |

● 专栏 ZHUANLAN

- | | |
|---------------------|-------|
| 汉水流域“寄死窑”与《樵山节考》 杨菁 | / 082 |
| 旧时光——扒锯末 周玉洁 | / 088 |

● 评论 PINGLUN

- | | |
|---------------------|-------|
| 城市蜕变中的心灵叙事 | |
| ——油画家姚强新作《簇居》观感 蒋显福 | / 092 |
| 读画 读人 读心 | |
| ——观姚强油画作品《簇居》 李春英 | / 095 |

✕

近 郊

张 鲤

✕

• 005 •

近来，我苦恼极了，我没有一天不被绝望侵袭，每个清晨，闹铃响后，我都一再推迟出门上班的时间，我躺在床上，并不做什么，我知道天亮了，但我并不想打开窗帘，那样光线会直接射在我的脸上，而我无法承受这样的暴烈，我愿意与昏暗为伴，享受幽居的感觉。

后来我听见窗外快速行进的杂乱脚步声，中间响起自行车的铃声，这让我焦躁。我知道时间不多了，学生们赶去上早自习了，这时我才匆匆穿上衣服，装好提包的东西，使劲带上门，离开家，赶往学校上早自习。

在路上，我干呕了几次。地上黏乎乎的，从前我一直以为那是街边快餐店残留下的油渍，直到有天我才意识到那是街边树木分

泌的油脂。手机的闹铃又开始响了，我不想管，但是持续的铃声越来越大，开始加剧我的心跳，周围送孩子上学的家长向我投来异样的眼光，好像我已经迟到了。我开始下意识地加快脚步，但几百米之外的学校好像永远无法抵达，这有点像某种我们都经历过的梦境。等到我走到街口的时候，红灯毫不意外地亮起来，每次到达这个街口，这里的红灯都会准时亮起来，我怀疑这是一个阴谋或者暗示。

我惴惴不安地停下，看着对面玻璃围墙内空荡荡的校园，塑料草坪上有几片飞舞的纸屑。几分钟后，绿灯亮起，我穿过马路，走进校园。正对大门的是一个水池，水池后是数级台阶，走上台阶，两幢红色的教学楼对

称分布在草坪广场的两侧，每间教室里都亮起白色的灯光。我朝自己的班级走去。当我踏进后门时，早自习铃声响起，我嗅到教室中那种寒冷的暮气，科代表正在大声提醒大家拿出语文书，站立齐读，但是应者寥寥，只有零星几个人举起语文书，这几个人开始大声并有感情地朗读着课文，而其他的人则像反对党一样，坐在座位上，眼睛空洞，望着远处，我感到他们极度疲倦，他们用他们的疲倦无声抗议那几名站起来的学生，好像是因为那几个人的大声朗读，破坏了他们的睡意。

天气很好，没有一点雾霾，天空蓝得像史前，我走在学校门口的银杏树下，想起了千里之外的湖北乡下，想起在湖北乡下的遥远的童年，我感到我正走在二〇〇五年的放学路上。学校门口巨大的LED屏，背景红色的，上面用白色大字书写：“欢迎C市教育交流团来我校考察！”

一阵风吹过，我呼吸到城市的真切空气，风也掀起地上遗弃的塑料袋，街道上没有人，都待在各自的工位上劳作，在哈姆莱特式的反复诘问中，我终于决定辞职，尽管接下来该何去何从，我并不知道，好像我不用于生计担忧。我不擅长撒谎，但是我打算暂时不跟母亲说这件事情，我对她那种尖利的吼声很恐惧。

出租屋离学校不远，我决定步行回家。回到出租房后，我关上窗户和窗帘，让房间

陷入昏暗中。我一个人在房间里吃饭，睡觉，游荡，有时我觉得我住在坟墓中，有时我觉得我游曳在深海中。现在我似乎可以永久退出生活的序列，置身于永恒的昏暗中，我打算好好睡一觉，然后起来随意做些什么，过上一种无需接受审判的生活。

但当我躺在床上时，却怎么也睡不着。强烈的日光透过窗帘入侵室内，楼下商家的收款提示音频繁响起，不知疲倦。我想我再也不用关注时间了，我首先取消了手机里的闹铃，它们曾经在每一个睡意沉沉的早晨响起，像一颗响亮的炸弹，轰炸着我日益衰弱的神经。

我打开抖音，开始刷视频。我没有关注什么人，平台给我推荐什么我就看什么。抖音有种强大的魔力，能够快速蚕食大量的时间，让人在不知不觉中度过一个下午或者一个夜晚。我就躺在那里刷视频，风景、美食、美女以及电影片段纷至沓来，让人应接不暇，我决定再刷最后一个视频就结束，然后开始睡觉，这时候我看到手机上端的通知栏，已经深夜11点了。接下来，抖音给我推送的视频片段是一个名为“西西漫游中国”的博主发布的。视频里，这个90后博主开着房车，停在云南的某个村子。她在视频里说：“这是我逃离城市生活的第九十天，我来到云南了，这个村子安静祥和。”镜头一转，看到了大片的农田，然后是一片古街区。她走到村子里，对村子里的一个大妈说：“住在这里好幸福啊！”大妈似乎有点羞涩，躲闪着

回答她：“不知道。”接下来画面切换村子旁边的湖，此时正是日落，视频响起了背景音乐，是蔡琴的歌《张三的歌》：“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 没有烦恼没有那悲伤 / 自由自在身心多开朗 / 忘掉痛苦忘掉那悲伤 / 我们一起启程去流浪 / 虽然没有华夏美衣裳 / 但是心里充满着希望”。那音乐很轻快，让本来不那么美的景色加了一层滤镜，令人向往，我很轻易地被它捕获。我又接着看了她几个视频，看来她先后去了安徽、湖北、四川，然后才到了云南。她在视频里展示的生活很可能是虚假的，如果真正要生活在其中，可能诸多丑陋不堪的景象会显现出来，但是，我仍然为她塑造的虚幻梦境所感召，内心燃烧了一团火焰，我想离开床，去车站，搭乘随便哪一辆车去漫游。

我不知道我是什么时候睡着的，当我再次醒来，发现手机屏幕亮着，蔡琴的《张三的歌》依然在轻快地唱着，我伸手去摸了摸手机，滚烫。我似乎从一个发着高烧的梦中醒来，额头上汗珠密布，顺着脸颊往下流，梦中场景依旧清晰。外边的路面上正在施工，路面破碎机在掘进，发出巨大的轰鸣，那声音听上去很干燥，好像要把所有临街的家庭凿穿，偶尔，路面破碎机也会停止，但是我没有听见一个人反对，探照灯的光越来越大，穿过路边的绿化树，透过窗帘照射进屋内，逼问房间的秘密。

梦境像沸腾的壶水一样，不断往外溢

出，我不得不将它倾泻出来。

是这样的，汽车修理厂在我左边生锈，门口一棵粗壮的大树，裸露白色的肉体，新鲜的，看上去像是被击中没多久。在我的目光尽头，烟花正接连不断地绽放，朝着灰色的天空射出喧嚷的光束，我看到光束并没有像我们平时见到过的那样，短暂地照亮一方天空后，转瞬即逝，它们在天空中逐渐变得凝滞，变幻出各种动物的形状，天空不一会儿就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动物：休憩的水牛、奔跑的山羊、追逐的游鱼等等。我感到天空已经成了一所幼儿园教室中的画板，上面充满了幼稚的画作。幼年时期的甜蜜感正源源不断地涌来，我感到一种莫名的温暖感。此时路上除了我之外，没有一个行人，我独自享受这巨大的发现，我的呼吸忽然变得顺畅了很多，我能清晰地感受到空气的味道了，那是一种清冽的，如绸缎般丝滑的味道，我搞不清楚现在到底是早晨还是傍晚，我想伸手从裤子口袋里拿出手机看看时间，但每次试图将手伸进口袋的时候，胳膊就会变得酸痛并且无力，额头渗出汗水，并且在心中开始产生一种不快的情绪，这加剧了心脏跳动的频次。我感到已经过了很长时间，但是我无法拿出手机看到时间，我想到很多事情都将要搞砸，我命令自己加快脚步，但是双腿像是失去了大部分意识一样，行动极其缓慢，一米的距离都要耗费很多的时间。

就这样过了不知道多少时间，天空中各种动物形状也消失了，天空重返单调，灰色

又统治着大地，前面出现了穿着红色与黑色棒球服的中学生，他们有说有笑地看着我，并喊我快点，不然一会儿要迟到了，我尴尬地点点头，但是依然很难跟上他们的步伐，这时身后一辆接着一辆的自行车飞速而过，每一辆车从我身边驶过的时候都会扭过头来，敷衍地朝我笑一下，然后喊出同一个词语，我没有心思听他们的语言。越来越多的自行车从我身后驶过，我感到背后有一阵阵的风在发动一次次攻击。

前面的中学生越来越多，他们的声音也越来越大，我不知道他们在谈论什么，声音嘈杂一片，地面因此而晃动，并且慢慢开始出现了裂纹，我心中更加焦急，但好像没有人注意到我的情绪。我艰难地蹲下，摸摸地面，手上沾上了灰色的粉末，很快又随着风飘散，我躺在地面上，面朝大地，我感到大地深处，一粒种子正在准备拱出，我开始在大地上旋转，在旋转中，我看到一栋废弃的教学楼，它的楼顶上不断向下坠落一些砖块，一些裂纹开始出现，轰鸣声开始从里面传来，我无意去接近，却越来越清晰，催人奋进，像盟军登陆诺曼底时发出的声音，像飞行器勇闯太空时发出的声音，我听着这声音，预感自己将无可避免地陷落，而前面那些毫无知觉的中学生也将陷落，跌入万劫不复的渊薮。

但是事情并没有朝着我预感的方向发展，在一阵晃动之后，一切重回寂静，一切都消失了，前面的学生统统不见了，后面源

源不断的自行车也没有了，只剩下我躺在原处，像一片从树木落下的枯黄树叶。我发现自己在旋转之后，正面对着教学楼，教学楼的墙壁上出现了裂纹，在楼房的前面有一堆白色砖块以及白色粉末，有些呐喊从楼房的眼睛和嘴巴里传出来，我想爬起来，但是无能为力，我感到大地正给自己加上一副枷锁，无法动弹，在接下来的余震中谛听这呐喊……

无论如何，我决定要去骑自行车了，我得要透透气，我心情坏透了，我觉得我身处一片沼泽地，我挣扎着，却越陷越深。我打开手机，看了看时间，17：32，一个不规则的时间。我坐上座垫，蹬开踏板，转动几圈，自行车随之朝前方驶去，我感到轻松。

离开内部道路后，我来到了三环路上，沿着两岸的绿道流动。三环路上塞满了来往车辆，发动机的噪音不绝于耳，几分钟下来，我的眼睛和耳朵已经不堪重负了，但是这种感受根本算不了什么，在多数人的眼睛里，这正是盛世图景的明证。

在经过一个路口的时候，红灯亮起，从右侧来了十几辆自行车和小电车，在路口等待。路口上方是立交桥，这是这个城市比较大的立交桥，在地铁的车载移动数字电视中，我看到过很多次，那是这个城市的航拍片，从上空看，立交桥像一颗巨大的恶性肿瘤。

不说了，绿灯亮起，可以通行，我汇入

他们的队伍中，继续向未知的目的地驶去。我在队伍的尾部，前方是路边的景观林，里面有一处小型健身场所，几个老人在那里交谈。我并不知道他们有着怎样的背景，正在谈论什么内容，但那一瞬间，很羡慕他们，也许这样的公园城市是为这些人建立的，他们可以在此处休憩而免受焦虑的困扰。

后面又有很多车辆跟上来，我现在已经从尾部变成中部了，我感到我又回到人群之中，内心升起一股不安，像在一辆拥挤的公交车厢中。我准备在下一个路口停住，然后驶进另一条道路。

这时夜幕降临，我已经能看见这个城市的地标建筑——双子塔。大楼呈现圆柱形，大楼的外墙上正在上演一场灯光秀。虽然可以看到灯光秀，但是要达到那两栋大楼，还需要一些时间。

很快就到了下一个路口，我骑着车，驶离三环路，进入另外的一条路，入口处的路标上面写着“正雅路”。这一条路上人很少，路面很干净，两边是旧小区，我感到这里好像是城市的背面，在这里我能够随心所欲地骑车，不用害怕会被对面驶来的车辆撞上，就像在一块宽阔的甲板上。

天色越来越暗，我有些渴意，但是周围像宵禁一般，找不到买水的地方。我停下来，站在路边，打开百度地图，看看我现在在哪里，地图上显示出我了的地址，这地方临近绕城高速，原来我快要出城了。

我很兴奋，感觉自己即将突围成功，马

上要到达近郊了。我想起我曾经来过近郊，那里有一座公园，公园内部的道路两边，种满了鲜花，无论什么时候，它们都在盛放，像假花一样，并将颜色和香气暗暗地渗入进空气中。

这时，近郊机场的飞机出港，发出巨大的轰鸣声，机身上的信号灯在夜空中闪烁，我忘记了渴意，深吸好几口气，好像这空气中有鸦片，然后加速骑行，像要与飞机较劲。快要到公园入口的时候，我放慢了速度，迎面驶来一辆大卡车，地面震动，车前大灯强力照射，像一把利剑，要把黑夜撕开，让人几乎睁不开眼睛，我凭着感觉停在路边，等大巴过去。大巴过后，周围重新陷入黑暗，我看到前面突然多了两个人，好像从那个被撕开的口子跳进来的。

公园草地上流淌着轻音乐，那声音是从伪装成石头的音箱中发出的。那曲调很微弱，要保持安静，摒弃杂念才能够听得见。天空中再次划过一架飞机，自动贩卖机发出虚弱而暧昧的灯光，迫使我缓慢地走着。

几分钟后，我突然感到一种紧张感，我感到自己这样散漫地走着，是不正义的。我想到之前的夜晚，我一般都是在学校守晚自习，白色的灯光充斥着整个教室，那种灯光有力而不容质疑，我长时间暴露在这样的灯光下，感到阵阵刺疼的感觉袭来。有时校长会从教室后门进来，表情凝重，环视着整间教室，不出意外的话，等他走出教室，工作群

中又会多一条这样的消息：“高二(1)班，有一位同学抬头，不专注，-1分，请老师加强管理。”我想起校长在前几天的教职工大会上说的：“我们的晚自习要更专注，要消灭抬头率。”没过几分钟，班主任赶到教室，我抬头，分明看到他眼睛里的杀气，他没有看我，径直走向刚才抬头的那个学生跟前，敲击他的桌子，示意他出来，然后扭头走出教室，我看那个学生低着头，跟在老师的后面，也走出教室，一股陡峭的风从沉闷的教室升腾起来。过一会，学生走进教室，回到座位上，头更低了，其他学生的头也更低了。我起身，看了看悬挂在黑板正上方的挂钟，才20:30，离自习结束还有2个小时。

在课间休息时，我快速离开教室，来到操场上走着，这时候，会看到这样一种壮观的景象：六层教学楼的每间教室都亮着那种白色灯光，没有一间教室缺席，整个教学楼像一家夜间的工厂，向周围持续生产着光。

这时，我听见有学生在楼上叫喊，那声音很大，回荡在校园里，并使对面楼栋的声控灯亮起，其他楼层的学生开始吹起口哨，并报以轻浮的掌声。上课预备铃响起，我就快速走向教室，我看见李磊手扶着栏杆，张大嘴巴，朝着校园，准备喊话，看到我，他闭上嘴巴，回到了教室。

远处桥上的霓虹灯照射过来，我置身的世界一会儿全部变成红色，一会儿全部变成绿色，一会儿又全部变成蓝色……，我感觉这个夜晚像是另一个世界的夜晚，除了那

两个在长椅上的人之外，我并没有发现其他人。我沿着公园里的一条道路，往更深处走去。这时音箱里的音乐已经不是那种纯净的天籁之音，而是魔鬼降临前的序曲，我看见了那种曲调中的毒蛇，爬行在无边的雨林里，周身不时带起枯枝败叶，无情而冰冷，锐利而阴鸷。我感到有些愠怒，但是在那种音乐的笼罩之下，我应该做些什么呢，我感觉做什么都不合适，只适合静静躺在那里，双手放在肚腹，任由一切穿过，然后剩下一堆骸骨。

很快我就来到了道路的尽头，那前方是一条溪流，我走累了，周围没有椅子，我就席地而坐，红色霓虹灯隔段时间照过来，整条溪流染上淡淡的红色，像流动的血水，我掏出一支烟，点燃，就在那里抽起来，烟雾升腾，变幻着形状，最终消失不见。这时我抬起头，才发现一轮月亮正悬挂在那里，持续发出白色的光，像教室里的白炽灯，带着非常明显的审讯意味。

有时我又去电影院打发时间。午夜，灰色的电影院，并没有人，我淌着从对面卫生间里流过来的废水，走进放映厅，并徐行在地毯上，没有声息，我觉得自己像一个疲惫王储步入洞穴，我的位置是五排六座，一个中心的位置，我走向我的王位，手里的票证因为折叠已经变得陈旧，因而我粉碎了我的票证，让它在荧幕光线中隐现，像箭簇、种子或雪花。

我想我来电影院并不是欣赏电影的，我只是来享受阴凉和宁静的。我好像钻进了游轮底部的平民舱室，空气中有爆米花的味道。电影开始，大幕上出现一列火车，在隧道中穿行，那一节车厢上所有的人都昏昏欲睡，只有一个青年坐在那里，戴着黑框眼镜，头发被剪成圆寸头，穿着一件白色T恤，没有表情，盯着车窗深处的黑暗，他的面前，放着一个手机，屏幕也是黑的，还有一个面包，包装袋已经撕开，面包已经被咬下一个缺口。有那么一瞬间，我觉得他有点像李磊，我的心迅速掉落下去，我不敢盯着屏幕，头扭向一边，听着列车前进的声音。我的左手拿着一瓶罐装的可乐，我用力捏着它，我感到我其实在捏深红的柚，在捏一只兔子，它们的鲜血，流遍我的手臂，铝合金的瓶身破裂，也割伤了我的肉体，血液滴落在座位上，很快我感到屏幕变亮，转过头去看时，看到一片景色宜人的山谷，一列火车从此穿过，那个青年已经看不见了，红色的座椅上流淌着鲜血，如果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异样，我开始慢慢恢复镇定，并没有感受到手的疼痛。我在我的座位上，渐渐入睡，形体萎缩，像是要退回母体里。不知道过了多久，我醒来，发现大幕上已经放起了片尾曲，演职人员表从上往下拉动着，像一个人缓缓流下的泪水。放映厅灯光亮起，暗示我可以离开了，这时我才感受到左手被割伤的地方，疼痛正一阵又一阵传递过来。

电影结束后，我走上绿道，水仙花在两

边开放，点缀着草丛，我往前走着，走累了，就坐在绿道旁边的长椅上，看着面前的道路上，车流稀少。这时我听见有人在持续性地哭，发出悲切之声，但我没有能看见那个人，有时货车驶过，哭声被掩埋，但很快又恢复。我确被哭声引诱，但也别无他法。我打开手机灯光，照遍四周，身后的密林向我袒露它的内心，这场景像极了一个政教处老师在夜晚巡查校园，以抓获谈恋爱的学生。我感觉我的脸上浮现了教师常见的那种严肃表情，我也看见学生脸上慌张的表情，那是李磊和洪妍的脸，他们的脸在手机灯光的照耀下，像两个新鲜的苹果，我特别看了看洪妍，恍惚中觉得她像我幼年时期见到的那个人首蛇身的少女。那时有辆货车停在大礼堂的外边，货车里面亮起灯光，有炒菜的声音，也有婴儿的哭声。我走到货车的旁边，能够感受到车身的热气，还未真正消失殆尽。借着微弱的灯光，我看到货车外壁上写着“豫北杂技歌舞团”几个血腥的大字，在那几个大字下面，是一个少女，长相清秀，身上穿着鱼鳞装，闪烁着光斑，一阵白云遮住了腰身，那下面是蛇的身体，弯曲着延伸开去。少女置身在一个闪电频发之夜，裂纹一样的闪电布满天空，显得美丽又令人恐惧。当然，那上面还有介绍的文字，但是我没有仔细去看，也看不清楚，我擦拭着从额头流下来的汗水，闻到淡淡的桂花香气，我沉醉在其中，误以为是那个少女身上散发出来的香气，我久久伫立。

但这次，我并没有看见那个人，空旷的大街，绝大部分店铺已经打烊，路灯光已经熄灭，只有街头变电站持续发出低频的噪声，气候温凉，与白昼根本不一样，我突然生出冷汗，四处打转，左冲右突，找不到一个入口，我现在急需找到那个人，好递上擦拭的纸巾，现在，给我的时间并不太多。

路面粉碎机轰鸣的夜里，一些零散的片段会像清晰的影像投射在四周的墙上，发出比轰鸣声更大的声音，“嘭”的一声，类似于热水瓶爆炸的声音，“嘭”的一声，类似于煤气罐爆炸的声音。“嘭——嘭——嘭——”，越来越多的爆炸声在我的房间里响起来，继而我听见大片大片学生惊呼的声音，奔跑的声音，人群拥挤，空气中渐渐又有了血腥味，我感觉那个躺在升旗台旁的人不是李磊，而是我自己。

接下来，我就感觉到了剧烈的撞击感，我很疼，但是我已经没有力气喊疼了，我暂时还有短暂的意识，血腥味道中还有桂花的香气，黑色的血液从皮肤上流过，我试图抬起手去揩去血迹，发现骨节正经受着地震刚过一样的断裂与崩塌。我只能眼睁睁看着原本流动在血管里的温暖液体在身体周边的大地上蔓延开来，并随着他的身体一起冷却。

死亡就这样猝不及防地呈现在我的面前，我的周围集聚了越来越多的人，惊叫声让教学楼里的声控灯不间断地亮着，骚乱

几乎持续了一夜，几乎学校里所有的人都感到了恐惧，有人双腿瘫软，当场晕厥在地，有人将课上偷吃的零食全部呕吐出来，有人受到第一次恋爱失恋以来最大的打击，而失声痛哭。

我再也睡不着了，皮肤上的汗液更多了，打湿了枕头和床单，很潮，我就起身去洗手间，打开花洒，让冷水从上到下肆意地流动，我感觉到一种窒息感，有一只蜚蠊在洗手间的地面上爬行，我也懒得去管，我打算与它共处一室。冲完澡后，我就那样，什么都不穿，就坐在洗手间的凳子上，任由水珠从皮肤表面划过，出租屋是新世纪初的风格，洗手间的灯光昏黄，洗脸台的水龙头陈旧不堪，上面的化妆镜残留着水渍，墙角还留着上一任租客的洁厕灵，我看着镜中的我自己，像看着另一个陌生人。我觉得我自己像是一个失意的鳏夫，坐在一个凶杀案的现场，而我就是那个素质极差的凶手，也许另一个房间里，就有我装好的尸体。

等到身上的水滴蒸发殆尽，我就走出去，拉开窗帘，看看窗外，这时候已经是下半夜，我看到空白的街道上，履带拖动黄色的身体，向前驶去，而路表布满沟壑，碾碎的泥块散落在路上，像一堆破碎的心。路两边的绿化树叶上，落满了灰尘，有些树枝被折断，就躺在路边，原来挂在树与树之间的红色横幅也已经被撕烂，吊在半空中，我感觉到，这世界是一个生锈的车间。

那几天，我每天来学校上班，经过升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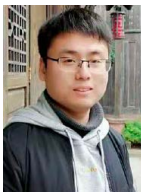
台旁，看到那依稀微茫的血迹，总感觉一阵阵眩晕，我感觉我像是踩在一具尸体上。

好一会儿，我才镇定下来，走入教学楼，走进教室，我感到教室里充满着疲劳而干涸的气息，那些学生看到我进来，面无表情，我根本无法从他们的脸上读出喜悦或者是厌恶的表情，我感到他们的老成超过了我，我在他们的前面，就像是一个小丑，我发怒，我喜悦，他们都没有表情，他们真是一个复杂的难题。风从外边吹进教室，我也感觉不到一丝凉意，好像风吹进这教室里也被一种沉重的东西压制住，迅速地沉到地面。

我在讲台上，自顾自地讲起课文，讲完后，还剩下一点时间才下课，我就在讲台上改作业，让他们自己写作业，过了一会儿，几只飞蛾在教室内胡乱飞舞，我终于听见好几个课桌里传来了沉闷的声响，那是他们把手伸到课桌里上下左右不停地撞击的声音，我下意识地咳嗽几声，然后继续批改作业，英雄牌的红墨水，红的发黑，挤满着钢笔的吸管，通过笔尖流泻在他们的作业本上，也在我的手掌上留下一块块的血渍，混裹着白

色的粉笔灰，腐蚀我的双手。这时教学楼开始晃动，整齐而厚重的脚步声像一股强势的气流从我的脑袋顶传递到脚上，我听到所有同学扣上笔筒短暂的声响，好像如释重负一般。

中午下课了，我就站在阳台前，不想去吃饭，那是四楼，我感到风猛然增大，我很享受，所有的重量正全部朝我的脑袋聚集，教学楼下有一池浅浅的水，水底有十二个白色的大字，那是我们学校的校训，在阳光的照耀下泛着光，有个学生绕着长方形的水池走着，越来越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不知道怎么搞的，我现在想跳下去，很想跳下去，我觉得跳下去，我就会轻松，跳下去，我就会过上新的生活，但是胆怯又战胜我的勇气，我没有跳下去，学校的广播站放着朴树的《new boy》，那轻快的歌声传遍了校园的每个角落，有一群女学生在学校的田径场上跳起舞来，舞姿优美，还有一群男学生在篮球场上激烈地打着篮球比赛，这一切都在告诉我，这是一个美好的中午，我实在不忍心破坏它。



张鲤，1992年生，湖北十堰人，青年写作者。

✕

杀死那个才出狱的人

高玉洁

✕

• 014 •

1

他走到村口的时候，是正午时分。

烈日当空，从头顶把他照射成一个不规则的黑斑。火辣辣的太阳炙烤着他，他的皮肤火烧火燎。呼吸的空气，也氤氲着一种夏日白雨刚止又陡现艳阳后的尘腥味道。四下空无一人，柏油路上方的空气虚晃着，有些扭曲变形。

干了一上午活儿，撂下碗筷的这片刻慵懒，是一天里很难得的惬意时光。男人们都瘫着四肢吸烟，半醒半睡地眯着眼，任由电视机发出动静。门前的阶沿上，蜷曲着迟钝的垂暮老狗。远处挨近村口的荒地里，零星有几只母鸡不畏酷暑，抖擞着脖子，用爪子往身后刨土。他此刻停顿脚步的路口，两条大花狗颠着身子小跑过去，扭头用警惕的眼睛打量他。而不远处，有一群不知名的小雀

儿，扑棱棱从菜地里掠起，箭一般刺向空中，钻进那郁郁葱葱的大槐树里就不见了。

大槐树下那坟茔还在，只是日复一日的光阴流转，让砖头都生满了青苔。这就显得似乎那件事过去了很久，久远到就如同是从别人口中听到的褪了色的故事。但是，在他脑海里，这件事似乎又那么鲜活，那么近，近到就像触手可及的昨天。这座坟与其他的坟茔不同，它并没有将死者真正埋入地下。真正的土葬，是把逝者装进棺木，放进由风水先生测算选定后掘出的深坑，再掩堆成丘。而这座坟，是把装入死者的棺木直接放在地面上，用青砖环绕一圈砌严，再抹上水泥，就此封住的。之所以出现这种做法，大都是因为死者的家属觉得受到了冤屈或遭遇了不公，用这种没有办法的办法向周遭人无声地哭诉，以期有朝一日能冤情得雪或者得到公

平处理。待到那一日,再将死者入土为安。

这一小块荒地是在村口,以前是孩子们追逐嬉闹的场所。发生这样的事情以后,便少有人光顾,即便路过,也都尽量绕着避开。于是,没几年,这里的灌木茅草便蓬蓬勃勃地生长起来,一入秋后,就颓败萧索,甚是凄惨悲凉。

他把肩上的行李包耸了耸,朝着坟地啐了一口痰,就加快脚步往自己家的方向走去。他有些恍惚,但在恍惚中他又非常确定,确定这似曾相识的地方,就是二十年前自己走出去的村子。记忆中的一切就像浸在水底的画,图景依稀可辨,但是却难寻旧日踪影的细节。原来石子瓦砾铺就的老街,现在都成了水泥地,明显拓宽了很多。两侧的木板房也都齐刷刷变身成了二层小楼。村口的小卖部柜台消失了,取代它的是有着锃亮玻璃橱窗的超市。他努力让自己适应这种惊诧,他仰着头四下打量了一圈,就坚定地往自己陌生又熟悉的地方走去。

时间已经过去了二十年了!他在心里盘算。

他回来了的消息很快在村子里传开,陆续就有一些街坊邻居过来探望,他知道,这些人更多的是好奇,并非多么关心他这个才出狱的陌生人。他脸上堆着笑,把妻子秦兰香递过来的烟分发给来人。一些人在他的记忆里,还残留着不多印象,大概也还能揣测出身份来历。而年轻一些的,就完全不认识了。喧哗吵闹了一阵子,几个岁数大些的长

者就摆着手让大家离去,用贴己的口气说让他歇着。等到人群散去,秦兰香这才慌忙进到厨房,要给他烧水煮鸡蛋面。秦兰香也激动了,灰暗了多年的眼睛突然就亮起来,像是三四月的晴天。她的脸颊红润了,笑意一直挂着,半天都没有褪去。二十年了,当年的少年夫妻,如今也差不多快成老来伴了。她看他,又新鲜又陌生。

才从监狱出来的人,见到金鱼都会觉得是赵薇。他当然也不例外。他关上门,走进厨房。兰香在用筷子搅和面条,灶台里玉米秆和稻草燃烧得正旺,火苗像细长的舌头舔着灶膛。他从后面把兰香抱住。她怔住了。兰香没有扭头过来,盯着锅里身体僵硬着了。她没有回头,她害怕看到那张陌生的脸,她也不想回头,她就要这种久违的陌生。她开始浑身抖动,一股酥麻酸爽的电流感穿全身。她眼前的面条锅模糊了,只有一团迷雾像轻纱一样扭扭捏捏着飘散。兰香感觉自己像一只轻巧的小舟,在江水中恣意浪荡,随着波浪的起伏而上下癫狂。

当一切平静下来,他惊奇这完全不同的生活就此到来。他可以自由地走动,自由地做任何事。他说不出来是兴奋,还是惊恐。他企图回避纷扰的念头,但他的思绪还是忍不住去想那件事。

2

二十年前的那个春上,柳条才刚刚钻出鹅黄色的嫩芽,一粒粒芽苞胀鼓鼓的,充满

希望和生机。

那时候的他二十出头，肌肉紧绷，眼光锐利，身上像安装了弹簧一般充满弹性。那时候的他刚完婚不久，和新娘秦兰香情深意浓，白日里下地干活劳作，黑夜里嬉闹颠鸾倒凤，好不快活。可是，一天上午，姐姐流着眼泪找上门来，就此改变了他生活，一切都往一个猝不及防的岔路飞驰而去。姐姐红着眼睛哭诉，说有人上门欺负她，把她打了，他姐夫的肋骨也被打断了两根，现在还躺在地上起不来。他说他去看看，就跟着抹眼泪的姐姐往她家去了。

到了姐姐家的院子，人头攒动，有两个人厮打在一起，他瞅见其中一个被揪住头发的是姐夫，就顺手从墙角拎起一个什么东西抡了上去，也许是命中该着，他脑子里只记得“咔嚓”一声，那个人歪着脖子耷拉着脑袋就倒在了地上，一片血红从脑袋那里洒出来，将他淹没。

后来的事就如同做梦一般，真实和虚幻相互交织，他似乎能真切地触摸到时间在移动。他木然地面对不可控的局面，麻木地接受着发生的一切事情。

他失去了自由，在监狱里待了二十年。被他失手打死那个人，名叫杨子健，是个泥瓦匠。事实是杨子健作为包工头，给姐夫家盖了一大座院落，但姐夫却未付他分文。这天他只不过是前来讨要工钱，发生了口角，推搡了几把，就被不明所以的他用墙角的扁担打了个急死。杀人就要偿命，才判了二十

年徒刑，杨子健家人一致认为法院判得太轻，之所以如此偏袒，那是有人找了关系，送了钱。杨家人坚持上诉，要求枪毙他。所以尸体一直没有下葬，说要等到沉冤得雪那一天才会入土为安。杨子健八十岁的老母亲每每想及此事，便泪流不止，终于在盲了双眼后不到半年也随他去了。及至此，儿媳妇也就带着一双儿女改了嫁，去了临县的一处人家。

在他服刑期间，母亲过世了。他在狱中就得知了这个消息，具体是怎么回事，并不是很清楚，他也有一丝疑惑，心里琢磨，没病没灾的怎么就突然不在了呢，但也并没有觉得特别不可理解，毕竟也上了岁数。现在终于刑满释放回到了家，和妻子云雨一番，待到云开雨散，这才问起这些年发生的变故。二十年沧海桑田变化翻天覆地，让他心生奇怪的物和事都很多，但顶重要的就是母亲的亡故。他问秦兰香母亲是何时何地何故去的？兰香告诉了他具体的时间地点，说是前年八月十七日，就是在家里的病床上去的。问及何故，是生了什么大病？兰香却有些吞吞吐吐，言语中多有掩饰和迟疑。终了，还是经不起他的再三盘问，这才勉强说出个中缘由。

前年夏季，是个多年未遇的大旱天，秧田都干出一道道口子来，世界像极了一个火炉子，好似要把人和动物都烤熟了来吃。农村的水田，阡陌纵横，彼此一条细细的田埂分开各自的一亩三分地。但偏有一些眼皮子

浅的人，暗地里做小人，非要在自家的田埂下往里掏一两公分，日积月累，也就多蚕食了那么一分二厘的地界儿。倘若遇上也是不肯吃亏的人家，就起了纷争，终至于斗殴打架，老死不相往来。

话说这一日，他的母亲在地头上守着渠道，看着一小股清水往自家秧田里流。日头正毒，太阳就像悬在头顶的火盆。于是，他母亲就从藕塘折一个荷叶倒扣在头上，端端地坐在地头上眯着眼打盹。突然，听见“噔噔噔”的脚步声，一个人快步走到面前，大声呵斥：这么大岁数的人，怎么这么见小！他的母亲侧目一看，原来是村委会主任韩永刚正怒气冲冲地朝着她咆哮。她疑惑地把荷叶从头上拿开，扭头四下看看没有别人，确定说的是自己，就更加疑惑，反问道：是什么事儿？韩永刚说，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干的好事儿，这么大年纪了，不知道干点人事儿，那么见小，能发多大财气？一边说，一边把他母亲从地上拽起来，拖到两家分界的田埂那里，用手指着一个地方说，你看，你看，你好好地看！

他母亲就看到有一筷子粗的水正静悄悄地从韩家的秧田里往自家秧田里流，如果不细看，倒也难以觉察。他的母亲就发狠赌咒说，哪个会这么见小？做这种没屁眼儿的事儿来！这土地里，老鼠黄鳝蚯蚓到处都是，钻出个洞眼儿来也说不定，怎么就赖到我头上了。觉得家里没有男劳力，就好欺负吗？

本来也没什么大事，搁在平时，堵上就

好了，大不了再争犟几句也就完了。但是很多事情就这样，话赶话，事赶事，意想不到就发生了。正巧了，前几日，韩永刚又被任命为村主任兼村支书，一股子威风豪气还聚在胸膛里没个地方弥散，神色自然就倨傲起来，和谁说话都是一副高门大嗓子，训孙子一般。他的母亲并没想到这些，一来认为韩永刚和儿子年岁相仿，算是小辈；二来也是看着韩永刚长大的，现在虽然入了仕途当了村干部，好歹还是乡邻，抬头不见低头见。但没承想到，韩永刚发狠地跳过来推搡她。她不服，也就抓住韩永刚的胳膊撕扯。在哭闹叫骂声中，韩永刚两记耳光就甩在了他母亲的脸上。她愣了愣，啐了一口血唾沫再次扑过来，却被韩永刚一脚踹倒在了秧田里。随后，韩永刚又跳进秧田，去抓住她的头发，使劲把脸朝淤泥里面按，直到她呛了好几口水，这才抬了胳膊。她母亲像个泥人一样瘫在田埂上，她发狠说要拼了命，但体力不支，几次挣扎着要起身，却又倒下去，只能躺着咒骂。韩永刚这才骂骂咧咧地背着手走掉了。

秦兰香告诉他，母亲披散着头发，像在烂泥塘打了滚儿一样，看不出个人样来了。她回来自己洗了澡，又哭骂了一阵，就再也不说话了。老人自觉委屈，但又没有办法，一个人在屋里掉眼泪儿，偷偷拿衣角擦了。在灶膛前烧火的时候，望着锅灶里腾腾的火苗，眼窝里也噙满泪光。提桶喂猪，看着猪圈哼唧唧抢食的畜生，也叹气掉眼泪珠儿。没过几天，她就精神垮掉虚了脱，下不了床，又

过了几天,就断气儿去了。兰香告诉他,咱妈身体好好的,连个头疼脑热的都没有过——就是心里有气憋着了,想不过。兰香说,他母亲的葬礼由韩永刚主理,韩永刚作为村里最有威望的人理所应当当地成了知客,安排着大事小情,流水席他吃了好几轮,还喝醉发了酒疯,掀了一张桌子,打碎了好几席的盘子碗碟儿。

他就不作声儿,暗地里把一口气吸得很长。他半天才说话,说明日里去给妈上个坟。

3

他回来的第二天,第一件要办的事情就是去给母亲上坟。一大早,秦兰香就挎着竹篮子上街去买火纸。买回来后,她把一摞摞的火纸等分开,找了一张百元大钞,依次从头到尾地抹了。抹完后找根绳子系上,两个人就提着往后山的那片坡地走去。

田埂两侧水稻叶子和杂草生长得蓬蓬勃勃,把一条蜿蜒的小路埋在了里面。他像蹚水一样,在这郁郁葱葱的草叶子里跌跌撞撞地走。他问兰香,我记得以前这条路很宽的呀!兰香说,田地在这路两侧的人家,都偷偷摸摸地今年铲半拃,明年掏三公分,时间一长,路就窄得过不去人,成了羊肠小道。她说着,就使使劲往脚下的田埂上踩,一大块路面就垮下去,她就说,看,都掏,掏空了,一踩就塌一块,地也就又多了一巴掌。他不屑地说,芝麻大一点儿!秦兰香说,什么东西不都是积少成多的吗?

两个人继续在杂草和稻草蓬勃的碧波中蹚行,他的目光在前面劈风斩浪。突然,他注意到前面不远处的坡地,建筑了一座气势恢宏的墓地。两棵如盖的刺柏树立于两侧,中间平台用水泥打成,四周雕栏玉砌,正中的位置矗立着一个高大的门楼,飞檐斜刺,有如皇家陵塚。于是他就问,这是谁家的墓地,这么气派,应该是个人物。秦兰香撇撇嘴答道,老韩家的,韩永刚现在出息了,他安排修建的,说是花了不少钱。他又问,这里埋葬的是他的什么人?他的父亲还是老爷子?秦兰香答,他父亲还在,是他爷爷的墓地。他又疑惑,他们家老爷子死得早,不是埋在东边那个半山坡上吗?兰香道,迁墓了。听说是找了外地高人看过,祖坟迁个好位置,能保子孙兴旺发达加官晋爵。这不,迁到我们这块地上这几年,韩永刚就当上了村主任,还在城关镇买了块地和人一起盖房卖,叫什么来着,搞房地产,现在有的是钱。他问,印象中这块地是他家的,怎么就变成了韩永刚家的坟地了?这块地肥,种什么庄稼都有长势。他看上了能怎么办?五抢六夺的要拿自己的地对换。人家是当官的,你敢得罪?!他不忿地说,过段日子等老子收拾他。秦兰香说,你可别惹事儿。咱们小老百姓,夹着尾巴过日子就行了。吃亏是福。恶人自有恶人治。他故作轻松地笑笑说,我就是那恶人呀。秦兰香就翻了他一个白眼儿,不再作声。

他又往前走,兰香说,以后咱们也给妈换个地儿。他一边用手拨着杂草,一边问,

没事儿迁坟做什么？兰香说，听懂风水的人讲，老韩家的祖坟占了这地儿，对我们家不好，方人，处处压着我们一头。我倒不是迷信这个，但是听到了，再不信，心里也会不太舒服。他没说话。兰香继续说下去，有一回，一个过路先生说，这座山是卧虎的形状，老韩家坟地在虎的心口窝上，是要害部位，它得时刻保护，所以能得到庇佑。咱妈的坟在虎口，饿虎扑食，很凶险。你看，他们家种的两棵刺柏也是有说头的，那是逗虎棒。那石雕围栏，相当于城墙堡垒。你想，他们逗了老虎发威，自己倒是躲得好好的——我也在想，最近几年身体老是不太好，不是今天头疼，就是明天闪腰，不知道和这个有没有关系。后半句是秦兰香的玩笑话，她说完戏谑地笑起来。她抬眼一看，只见他朝韩家墓地大跨步走去。他跃上墓碑前的水泥台，叉开腿站住，拉开拉链，一泡尿就滋出来。蒙尘的墓碑被一阵急尿冲刷，倒干净了，镌刻的孝子贤孙的名姓也清楚地显现出来。周遭的小虫子受到惊吓，慌张地跃上草茎尖，弹跳到远处去了。他的尿很长，冲洗了墓碑，还绕了整个坟地一圈有余。画完包围圈后，他这才抖擻收回收裤裆。

他动作麻利地跃过草丛和沟坎，跳回到路上来。秦兰香嗔怪地白了他一眼，又数落了几句，便不再言语。又往前走了一两百米，就到了他母亲的坟地前面。不出意外，野草已经将整个土丘覆盖，墓碑也被低矮灌木的枝丫和高茎草叶歪斜着伸过来遮挡蒙蔽，他

思想着，那个能说话能哭能笑有喜怒哀乐的母親就埋在冰冷的土壤下面，被蚯蚓蚂蚁细菌蚕食腐化，融化进土壤再也不见了，就心头一酸，眼眶就湿了。他忍了一下，把眼睛往上看，又转了转，眼泪儿就干了。兰香在旁边把火纸折好递给他，他就接过去，跪在地上一张一张覆上去，山间摇晃过一丝风，火苗子就一股劲地乱窜。待到火纸都烧成了白灰，他才立起身子，用手掸膝盖上的灰。他说，你先回去吧，我收拾一下，拔拔草，弄利索点儿。你看，这儿全都荒了。秦兰香就说，那你拾掇完就早点回去，还有活儿。他没吭气，转过身去。秦兰香就挎着竹篮子走掉了。

4

徒手拔草的确费劲，好半天才弄得像个样子。他用脚踩、捻，把虚土和坑洼踩踏实平整了，这才往回走。

在路过韩永刚家豪华的墓地时，却吃了一惊。他站住了，定睛一看，这才看清有七八个男人在墓地前的平台上说笑，很是热闹。就在这当口，他们也发现了他，其中为首的正是韩永刚，他挖了下手，招呼他过去。他就过去了。他走近才看见地上放着不少的酒菜，心想这么巧，也祭祖呐。但是却见众人支起来一张折叠桌，把酱牛肉、花生米、兰花豆、卤藕等各式凉菜及七八个炒菜都端出来，在简易桌上一一摆放整齐。摆在在一起的塑料凳也被一一安放好位置，这才谦让一番纷纷落座。韩永刚把他按在了西边的位子

上，他扫视了一圈，这些人都不认识，就有些不自在。好在喝了几杯以后，他们都吵吵嚷嚷地划起拳来，也没人注意到他。于是，他就坐着听他们说话。这才明白闹这一出的缘由：原来韩永刚现在身兼村主任和支部书记，大权在握，在城关镇拿了几十亩地，盖的几栋楼房也都售出了个好价钱。这不，就被几个堂兄表弟亲朋好友怂恿着来祖坟祭拜一下，也好让老祖宗在地下脸上有光！说是来感谢老祖先在天之灵的保佑，其实是显摆给乡邻看的。一桌子人都敬韩主任酒，奉承他官运亨通，能一直干到北京去。他侧着眼睛看墓碑，尿渍已经干了，但还能隐约看到一丝潮湿的痕迹。

太阳越发毒了，土地也炙烤如炉，上下夹击的炽热让人像一个装水的筛子，汗不停从皮囊里冒出来。众人终于都喝多了，硬着舌头说一些不着边际的胡话，这时候，才有人提议回去喝点茶水，歇一歇。他们这才纷纷歪歪倒倒地站起来，脚下飘飘然，走得手舞足蹈。一行人鱼贯而行地往前走，他走在队伍的最后头。他看见韩永刚在他前面，嘴里嘟囔着，脚步在拌蒜。突然，韩永刚脚下一滑，重心不稳地将要摔倒，他紧上一步，顺势伸脚一勾，韩永刚就从田埂上一跟头栽倒在沟坎下面。别人都没看见，他也装着没看见。韩永刚是自己从沟里鼻青脸肿地爬起来的。

5

韩永刚家大门口旁边开着一个超市，

超市门前有一块宽敞的空地。平日里，来买东西的人会把摩托车和自行车支在东边那一排杨树下。树底下放着几个石墩和磨盘，聚了一些闲人杵着抽烟，说些让未经世事的年轻男女脸红的荤话。刘庆喜和张柏江是这里的常客，一年到头随便哪一天——只要不刮狂风下暴雨——都能看到两个花白脑袋拱在一起下棋。刘庆喜把木制的棋盘往磨盘上一放，叮铃咣啷的棋子就从塑料袋里咕噜噜滚出来。在这一丛人旁边的阴凉处，还有一丛人，他们是打麻将的，围着一个方桌，哗啦啦洗麻将牌，又“哐当”“哐当”地把牌拍在桌子上。

他回来的这段时间，除了帮秦兰香打打下手外，也没什么活儿干，所以一有空，他就到这里看人下棋打牌。有人输了棋牌下桌，要换他上，他就小心地笑笑，说自己不会，就是看着玩儿。他的确不太精于此道，而且观战也好像心不在焉，时不时的眼光就朝韩永刚家门口飘。他回来后，韩永刚主动上门来寒暄问候过几回，说要是有什么困难可以跟他反映，能帮到的地方，一定会尽心尽力尽心尽快地解决。他也谦逊地表达了对村干部关心他的感谢。再后来，出门要是在路上碰上韩永刚，他就赶紧在脸上做出笑，主动招呼一声。要是韩永刚停了脚，他就快走几步过去，从口袋里掏出烟双手递上。那次，他看见韩永刚买了几件啤酒，正从摩托车后座往下卸货，他赶忙从围观下象棋和打麻将的人群中出来，快步走过去，帮韩永刚把啤酒扛

进了屋里。搬完啤酒,韩永刚给他烟,他就接了,和韩永刚站在院里抽烟,扯了好一会淡。如此这般几回,他和韩永刚的关系越发亲近了,有事没事就找他帮忙干点小活儿,搬搬东西,抬抬重物等。秦兰香就说他,你别朝人家老韩家凑!他就笑笑,说自己心里跟明镜儿似的。你就别管了,我有自己的打算。

这一天,他在人群里看人下象棋的时候,瞥见韩永刚推摩托车从院里出来,就走过去打招呼,问,书记,出门去呀!韩永刚就说,王鹏飞家生了个儿子,办满月,请他去喝酒。看来今天又得搞一场大酒了,一想到喝酒,就肝儿颤。但还得去,没办法。说完,就发动摩托,一脚油门,驶远了。他看着摩托车消失在远处,再看看打麻将和下棋的两堆人群,顿时觉得索然无味,就点一支烟,边抽边回家去了。

他把自家的摩托车推到枣树下,自己跨骑上去。他用手比画着量出自己脖子所在的高度,然后小心翼翼地平移 to 枣树身上,用大拇指的指甲狠狠一掐,划一道记号,再拿卷尺量出地面距离这个记号的高度。一切都准备停当,他回屋找出一卷风筝线,用剪刀剪下一长段,整齐地缠绕成一股装进裤兜。

天色暗下来,十米开外,已经很难从面孔上分出男女老少,他这才挺身轻手轻脚地向一条小道上走去。这条道他是识得的,往返王鹏飞家必定要从这里通行。天一擦黑儿,这段路上就几乎没有了人行走,现在更是死寂一片。这条路的两头倒是连着两处村

落,但这中间十来里地却无人居住,道路两侧生长着一溜杨树,再往外延伸,平地上长的是庄稼,峡谷里拱立的是峭壁。站在高处往前看,很远的地方才泛出隐约的灯光。

他在一个拱桥前面停住脚。这个拱桥由石块垒砌,一侧道路是个倾斜的陡坡,另一侧少许平缓,但大约一百多米远的地方,则有一个夹角极小的转弯。石拱桥没有护栏,只是简单地连接着野沟的两端,这个野沟深约十丈,沟底交错着不规则的硕大石头。他把风筝线紧紧地绑在了在坡面和桥体连接处的两侧杨树身上,风筝线绷得直直的,在手电筒微弱的光照下,映射出一丝寒光,就像一把割裂黑夜的利刃。

王鹏飞要留韩永刚过夜,说让他明天一大早再回,但韩永刚坚持说没事儿,跨上摩托就飞驰出去。他骑了半个小时以后,就到了拱桥的位置。他骑得很快,在拱桥下坡的时候,韩永刚以为自己的摩托车长出了翅膀在空中飞,前面的大灯铺了一条白亮亮的跑道。韩永刚飞呀飞呀,突然他的脑袋也从脖子上飞了出去,他的身子和摩托车从桥上坠落,扎进了深沟里尖锐的石头堆里,破碎的声响短促有力,马上就恢复了夜的安静。

他坐在半山腰一块凸起的石头上,看着刹那间归于死寂的响动,咧开嘴无声地笑了笑,点起了一支烟。

韩永刚是第二天早上被过路人发现的。几只饿得身子像刀片一样的野狗把他的头叼到了马路边上,相互齧着牙争抢啃食,这

景象被早起赶路的人瞧了个正着。路人疑惑地逼近，喝开了野狗走近细看，吓得浑身激灵，一个屁股墩坐在地上，连滚带爬地惊起来。不到半天，这事儿就传遍了整个村子，很快警车也都呼啸而至。

这个案件倒不复杂，就是有人在这条陡坡两侧的树身上拴上了一根纤细结实的风筝线，在韩永刚骑着摩托车飞驰而过的时候，它就像一把锋利的刀片，割断了他的脖子。警察赶到的时候，风筝线上残留的血迹已经风干，隐隐泛着紫黑的颜色。不过万幸的是，此后这段时间再也没有其他人骑摩托车经过，所以除了韩永刚，也就没有第二个人受到这条锋利的风筝线的伤害。不过，这是一场后果严重的恶作剧，还是一场有人精心策划的谋杀案，就不得而知了。警察在案发地点拍照取证，又找相关人员录了口供，这才离开现场。

要想把韩永刚的尸体拼凑全乎并非易事，从那么高的地方摔下来，尸身早就七零八落。再加上深沟里河水湍急，野生动物时有出没，肢体的残骸就分散得到处都是。最后拼装起来，却怎么都找不见心脏和肠子，可能是被野狗和饿狼吃掉了。众人就不再找寻，草草殓了。

韩永刚本来就不是一个安分的人，加上近几年官运亨通，财源广进，于是乎，就更加横着走路鼻孔朝天了。平日里，他在外面和别的女人勾三搭四，回家来看自己老婆就这也不好那也不对，对宋颖就一直没个好脸

色。只要一句话堵了他，就大打出手。所以，韩永刚惨死，宋颖并没有特别难过，但作为法律上的夫妻，在人面上她还是得装作悲恸的样子，顿足捶胸号哭上几气，但很快，也就恢复了和往常一样的日子。

他以前有事儿没事儿就朝韩永刚家跑，献些小殷勤，帮些肩挑背扛的小忙。宋颖自然也会递一条毛巾给他擦擦汗，送一杯茶水让他润润口。一来二去两人也就熟了，眉眼间渐渐就少了几丝生分，多了几分熟络。韩永刚不在跟前儿的时候，两个人也会开几句暗藏机锋的玩笑。你这一回来，秦兰香可就不一样了，可有男人撑腰了，以前走路都是抿着脚，现在咋就叉着腿了。看她傲的！他就说，锁眼儿长时间不上油，锈了，钥匙可就捅不进去了。夹枪带棒地你一句我一句，两个人就心照不宣地笑，宋颖伸巴掌拍他，他就跳开了。

这天是韩永刚头七。宋颖准备了祭品装在篮子里，她嫌太沉，就招呼他帮着提拿一下。他就一路跟在她的后面，朝后山坡走去。韩永刚埋葬在半山腰的一块平地上，树木葱郁遮天蔽日，鸟声啾啾千转百回，好一个清幽的所在。

走着走着，宋颖猛地停下了脚步，他一下子就撞上了她的后背，宋颖扭过来就抱住了他。他放下提在手里的竹篮子，也顺势揽住了宋颖的肩膀。在监狱里待了二十年，他年轻的力量都积蓄着，他的身体像一个高压锅，火苗在体内翻腾、压迫，只待泄压阀的阀

芯弹起，它就像一条蟒蛇一样“嘶嘶嘶”地吐出猩红的信子。宋颖轻咬着下唇，眼神带着幽怨地盯着他看。宋颖呼吸急促，双唇轻启，吁出温热的呼吸，小碎花衬衣领口两颗扣子没有系上，露出还有汗渍的脖颈，胸口很明显地剧烈起伏。他是一只狼，牙齿锋利，四肢矫健有力，他把衬衣扯掉，随手一扔，就搭在了韩永刚的墓碑上。他又开始解自己的裤子，抠开了皮带和扣子，拉开拉链，再晃一晃腰，就全部脱落了。他牵着宋颖的手，带领着她，一起向古老神秘又危险刺激的境地进发。

这是一场惊心动魄的冒险，她触碰到他发烫的下体，吓得赶紧一缩手，但又被他捉住，她不敢动。他扳过她的身体，从背后抠开她的内衣。宋颖面朝着墓碑，闭上了双眼。他粗糙有力的手掌在她身上游走。他们身上都沁出一层细密的汗珠，后来她双手按着墓碑，让他从后面进行冲刺，耳边传来紧锣密鼓的声响，连绵不绝，一直到两个人都倒毙在地上。

6

小杨警官没登门之前，他知道这一天早晚都会来。他可能心存侥幸，但他又对侥幸没抱太大幻想。他不逃避，他不期待，他在等待，只是他不知道自己等待的那一天具体是哪一天。他从来没有过恐惧，但或许有过片刻的不安。他认为，这是他唯一确信自己能参与其中的公平。

头一天下午，他决定自己做一锅萝卜炖肥肠。他去超市买了萝卜、花椒、香叶等佐料，又去自家菜地拔了几棵葱洗净切段，再拍几头蒜和生姜，萝卜滚刀切块，一股脑儿放进锅里。切碎的肥肠先开水添料酒焯一遍，再加油盐酱醋爆炒上色，完毕后和萝卜掺在一起，注入开水，直至没过有二指，扣盖用大火煮。

不到一个时辰，锅里开始冒出香味，他揭开锅，香浓的雾气就从大铁锅里腾出，扑面而来。锅里的白萝卜炖肥肠还在咕嘟嘟颤动，他朝着被水汽笼罩的锅里吹一口气，夹起一块萝卜和肥肠在碗里，用筷子戳戳，一插即透。肥肠熟透了，入口即化。香味在屋里弥散，这是一种难以用语言说出的混合味道，就像是小羊羔肉和猪肉的混合物。上面漂着一层亮油油的油珠花儿，可是这油珠花儿是弯弯的，像密密匝匝挤在一起的小小的月亮。

兰香疑惑地问：“猪油、羊油、牛油、鸡油、蓖麻油、菜籽油的油珠花都是圆圆的，咋这是半圆？”他低着头没有直接回答她，只是轻轻地说了一句：“人油就是半圆的，像月亮。”兰香突然想到韩永刚至今下落不明的心脏和肠子，意识到了什么，俯下身子干呕不止。

小杨警官进门后说明来意，他淡然地点点头，表示配合调查。小杨警官说，你需要跟我走一趟，去局里接受询问，做一下笔录。我们也是按规定办事，请你理解。他顺从地表示理解，就跟着小杨警官上了那辆桑塔纳

警车。

出了村子，车速慢了下来。在行到村口那棵大槐树下时，车停了下来。小杨警官摇下车窗，把胳膊支在车窗框上抽烟，他吸得很大口，也很深，再慢慢喷出来。小杨警官说，你要不要。他没作声，小杨就扔一支烟给他，又帮他点了。小杨警官坐在驾驶位往远处看，后来他睨了他一眼，说，你知道我是谁吗？他疑惑地说，你是杨警官。不过，你长得看起来像一个人，但是我又想不起来具体是谁。

杨警官鼻孔冷笑地吭了一声。杨警官扭过头来，你再看看。他又看了一眼，还是没有认出来。杨警官问，你知道那个墓在那树下多少年了吗？他说，差不多有二十年了。小杨警官又问，你还记得里面埋的是什么人吗？他没作声。你杀了人，可能你自己认为，你已经受到了相应的法律制裁，但在受害人的眼里，这远远不够，你永远都是一个杀人

犯，直到你死去。他疑惑地坐着，身体僵住纹丝未动。空气中，时间开始变得凝滞和窒息，他能听见自己眼皮眨动和喉咙咽唾沫的巨响，于是，他动了动屁股。在这一瞬间，他不经意地瞥见前排座椅下塞着一条无比熟悉的女士内裤——那是他给兰香买的。他似乎意识到了什么，似乎透过厚重的黑幕窥见了一个慢慢浮现出来的秘密，他开始有点恐惧和不安。他的唇角动了动，脸上的肉也不自然地颤跳了几下。

你过去！小杨警官平静地说。但显然他这不容置疑的口气，有一种让人无法违逆的力量，这是一个无法抗拒的指令。

他推开车门，不安地下车。他缓慢地移动着蹒跚的脚步，往前慢吞吞走去。“砰”的一声枪响，一颗子弹从后背贯穿他的心脏。与此同时，小杨警官正狠命地把自己的头撞向车窗。



高玉洁，湖北房县人，毕业于汉江师范学院。曾赴贵州、广东担任中学语文、历史教师，现在北京从事文字相关工作。曾在《诗刊》《牡丹文学》等报刊发表散文、小说30余篇。小说作品在2021年《收获》APP全国征文大赛中连续两期入围复活赛。

✕

骆驼山

陆龙和

✕

—

靠近苦桃河上游的西岸，起伏的山峰围绕着一个盆形的山坳，只要不是下雨天，从早就有人和牲畜从那些小屋里钻出来，在山上山下活动。

玉米地经过夏季充沛的阳光和雨水的哺育，玉米秆和叶子都绿得发黑，仿佛挤一下，就可以从里面滴出墨来。整个玉米的颜色已由夏季的淡绿色变为现在的五彩缤纷。

成群的野猪往玉米地里拱，王大树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只能每天守在地头撵野猪。一连好几天，王大树都在绕着地头敲铜锣。他这个办法还不错，不用像别人一样扯着嗓子喊，只是累坏了手和脚，一天到晚铜锣敲下来，浑身像散了架。昨晚在骆驼山下自家玉米地守了大半夜，后半夜回屋刚睡着，王

大树做了一个梦，他梦见那些野猪把他家玉米地啃了一大半，野猪们哼唧哼唧，好像是朝他笑，咋撵也不走，反倒成群结队围着地边搭建的窝棚，拉了满地的猪屎。王大树被这个梦气醒以后，抹了一把脸，心急火燎地穿衣起床，往背笼里装了两个冷馒头和一壶水，背起背笼提着铜锣走出了家门。

去玉米地的路上，路过一口山塘，影影绰绰的，王大树听到水塘附近传来呻吟声。他蹑手蹑脚来到山塘边，一双布鞋出现在他的眼前。有人跳塘？他打小就听老人们说过，这口山塘每隔几年就会“收”一个人。想到这儿，他脑皮就有些发麻。他一边大声喊有没有人，一边放下背笼，扬起手上的铜锣“咣咣”就是几锤子。似乎哪里有动静，他不确定具体位置，就放下铜锣，跑去折了一根树枝，试探性地往水塘里一顿乱搅。一不小心，

• 025 •

一个趔趄栽倒在塘里。

王大树奋力抓住塘埂边上的水草，好不容易才爬上来。这时，突然从一处水草丛中传出一阵傻笑。循声望去，王大树发现草丛中躲着一个人，还是一个女人，散乱的头发表遮住半张脸，浑身湿漉漉的，隔着一件白衬衣，透出一对坚挺圆润的乳房。

王大树直愣着双眼，但他很快就反应过来了，他问，你是哪个？咋跑到这儿来啦？！女人一言不发，紧皱着身子只是对着他傻笑，好像在看他的笑话。王大树见眼前这个女人有些疯癫的样子，不是像跳塘的人。他想，真晦气！遇到一个傻不拉几的疯女人。算了，不管她。他把背笼里的两个馒头捡出一个，留在女人的布鞋边，背起背笼，提起铜锣，径直往自家玉米地方向走去。

二

当赶到自家玉米地时，已经日上三竿了。王大树绕地边转了一圈，发现自家玉米没有一棵被毁，悬着的心这才放下，回到窝棚，坐在棚口的石墩上，点起旱烟袋，猛抽了几口。这时，透过烟圈，他恍恍惚惚看见了一个人影正往这边靠近。慢慢的，他终于看清了，是那个女人。她的腿好像还有点跛，杵着一根树棍一瘸一拐地往这边渐渐靠近。

王大树心里“咯噔”一下，女人跟过来了，这可咋办？

王大树想吓唬女人赶紧走开，提起手边

上的铜锣，“咣咣”就是几下。女人似乎被王大树的这种做法给震住了，站在原地不动。王大树坐在那儿，继续吞云吐雾。

正是中午时分，太阳像火一样炙烤着玉米地，绿油油的玉米叶子打起了卷儿，有些受不得一点旱的，整株开始蔫不拉几低下了头，玉米棒子也随着垂下来。不远处的地边上，女人卧在一棵桐子树下，一动不动，凸起的大肚子，让王大树很是讶异。

王大树顶着烈日凑近女人，指了指她凸起的肚子。女人望了望王大树，微微张了张嘴，憨憨地笑了笑，站起身，用手拍了拍自己鼓鼓囊囊的大肚子，一瘸一拐地往窝棚这边走过来。王大树紧跟其后来到了窝棚，取出塑料壶装的凉水递给女人，女人望了一眼王大树，仰起头，“咕噜、咕噜”喝个不停。王大树一把夺过水壶，说你不能喝冷水，然后指了指窝棚边上的石墩。那女人顺势一屁股坐了上去，不一会儿，竟然靠在窝棚的门梆上睡着了。

王大树提起铜锣，绕玉米地转了一圈，吼了几嗓子，敲了几十锤，连野猪的气味都没闻到，想必野猪这会儿也回去睡午觉了。回来后，女人还在打着小鼾。王大树找来一件旧衣服搭在女人身上，嘴里念叨着，你先在这儿睡会儿，我回去弄点吃的上来，晚上还要守夜呢。

等王大树从山下提着吃的来到山上的时候，女人仍然卧在那里，只是早醒了，正眼巴巴地往山下瞅着，等他上来。王大树把准

备好的饭菜递到她手上，女人二话不说，开始狼吞虎咽吃起来。吃到一半，她朝王大树望了望。王大树说，你直管吃，我已经在山下吃过了。女人吃罢，摸了摸嘴，挥了挥手，又指了指凸起的大肚子。王大树想，这个女人不仅神经有点问题，还是个哑巴。

等太阳落山了，我送你下山，这儿不方便，野兽也多。王大树试探性地跟女人说。女人向王大树丢了一个白眼。王大树有些着急，搓着手在原地转圈。忽然，他停住脚步，拉起女人的胳膊就往起提。女人纹丝不动。王大树向她吼：趁天黑前，快下山！女人指了指天，又拍了拍凸起的大肚子。王大树明白了女人的意思，对她说，你先下山，到我屋里住下，晚上让秀英过来陪你，我晚上还要在山上守野猪呢。女人点了点头。

天逐渐黑了下来，王大树领着女人到了家里。家里总共就两间正屋，外屋客厅连厨房，偏屋里外隔成两间，靠外是王大树平日住的，里间原先是王大树父母住的，现在只剩下一张空木床。进屋后，王大树烧了一锅热水，让女人进屋去洗澡，换一身干净衣服。想起换衣服，王大树一时犯了愁。突然，他想起里屋箱子里他妈走时留下的几件衣服。就进屋拖出木箱，翻出来一件有点泛白的红色上衣，又找了条裤子，走了出来，递给女人，示意叫她洗澡了换一换。说毕，就转身关上房门。

这时，隔壁的秀英走了过来，见王大树进屋关了门，又用簸箕堵了窗户，就蹑手蹑

脚地来到窗下，就起哄：驼背，驼背，小心点，人家可是怀着大肚子哦，悠着点劲啊！

王大树背上长了个肉包，形似罗锅，认识他的都叫他驼背。王大树不吭声，秀英见没有动静，就跑到大门处，用脚猛踢了几脚大门，嘴里说：哼，还不让我看呢，你就守着吧，小心地里的玉米让野猪糟蹋完。

王大树“砰”的一声打开了大门，迎面正撞上闯进屋的秀英。王大树扯起秀英来到大门外，说，秀英，今晚上拜托你一件事，一会儿我上山守野猪，你帮我过来看看这个女人。让她住一晚上，明天就送她走。另外，今晚上的事，你可莫对外说啊。驼背，你放心，我不说。秀英干脆地回答。

洗完澡，女人换上了王大树找给她的衣裳，走了出来。王大树见女人洗完澡像换了个人似的：白皙的脸，微翘的鼻子，隆起的胸脯。这是个让任何男人看了都有想法的女人。为了掩盖尴尬，王大树端起洗澡盆，径直往大门外走去，“啪”的一声，把水倒掉。这时，他看见一个黑影在屋头厕所那边晃了一下就不见了。

王大树身子一闪，迅速回到屋里，关起大门，开始做饭。王大树会做的，也是唯一拿得出手的，就是做玉米饼，当地都叫浆巴馍，是把绿叶包裹的玉米棒子上的嫩玉米一颗一颗抠下来，用石磨推出玉米浆，然后适当加点面粉，调成糊状，用桐子树叶包成一个一个的饼，再放到锅里炕。

王大树在灶前做着玉米饼的时候，女人

赶忙过去帮忙往灶洞里添柴火，时不时还站起来看王大树做饼子。王大树干得更起劲了。

当王大树把炕熟的玉米饼放女人面前时，女人的眼泪涮地涌了出来。王大树不知怎么安慰她，就给她拿卫生纸，示意她擦眼泪。王大树好像在哪儿见过这眼神。他想起了他妈。

王大树清楚地记得，他妈是在他七岁时被人拐走了，至今三十多年了，杳无音讯。妈当时一定是太饿了，听信了别人的谎话，才抛下自己和这个穷得叮当响的家。想到这，王大树心里酸酸的。眼前女人的婆娑泪眼，多像妈走时最后一次望他的眼神啊！

女人含着泪大口大口吃着玉米饼，王大树的心尖颤了一下，胸腔里漾起一股酸楚。是女人的打嗝声，才把他拉回到现实。女人不知多久没吃上饭呢，埋着头一连吃下了三个玉米饼。王大树宽慰地笑了，心里敞亮了许多。起身倒了碗开水放到女人面前。袅袅升腾的热气为沉闷的屋子注入一丝鲜活。女人发丝后的眼睛眨了眨，像那水样晃了晃，就又落寞地暗淡了。

窗外，夜色浓浓如墨，像块黑布将小村包裹起来，连同整个骆驼山，都沉入静寂的安谧里。

三

来到玉米地，王大树像往常一样，绕玉

米地敲了一圈铜锣，就回到了窝棚。夜已经很深了，坐在窝棚的木架子床上，抽完一袋旱烟，更没了睡意，思绪像蛛丝一样在脑际缠绕。每到这时，眼前就会出现三十年前的那一个昏黄的日头和那片玉米地。妈手提一只竹筐沿地边打猪草。没一丝风，抽了穗的玉米像一个个做错事的孩子，蔫头耷耳地垂着头。这般祥和的乡野谁也想不到会有不测发生，可那个彪壮的汉子就是在这刻出现的，他像一匹掠食的狼，从玉米地里窜出，拽起妈钻进了玉米地。过一会儿，他看到一个男人走出玉米地，往骆驼山那边疾步走去。从此，这一幕经常出现在王大树的梦里，每每被母亲那声尖叫惊醒……此刻，他耳畔又噉地响起那种声尖叫，心一惊，噌地坐起身。

王大树拿起手电筒，飞一样向山下跑去。一把推开房门，随着叫声，女人发疯一般扑了过来，紧紧抱住了王大树，浑身抖得筛糠一般。王大树轻轻地拍打着她的后背，声声安慰到：莫怕，莫怕，有我呢。女人像被王大树拍醒了，睁开惺忪的睡眼，又猛地推开王大树，回到了床上，用被子捂紧了身子。

夜，又恢复了宁静。

王大树掩上房门，拿起手电筒出来，朝秀英屋那边瞄了瞄。秀英屋里的灯还亮着，两个人影映在了窗户上。王大树叹了口气，径直往山上走去。

王大树没有了睡意，躺在窝棚的木架子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女人的面容总是在脑海闪现，那眉眼，那鼻子，那嘴巴，那胸

脯……想着想着，心里就呼地涌出一股燥热，浑身像被火灼烤一般，每个细胞都膨胀开来，似有种无形的力推举着向上飘升。但他又想起了女人哀怜的眼神，她一定是遭了不少罪，像一只被偷猎来的动物，逃掉了，现在又落到了自己手里。想到这儿，他的心里就一阵隐痛。

外面刮起了风，吹得玉米叶子刷啦啦响，时不时传过来几声哼哧哼哧的怪声，偶尔还有玉米秆折断的声音。女人从屋里飞跑出来，一个男人撵了出来，男人像自己又像赵强健，男人撵出屋，女人飞快地向骆驼山方向跑去。不一会儿，他看见自家玉米地里一阵响动，呼啦啦响了一阵子，又听见咔嚓咔嚓掰玉米棒子的声音，而后又传来吭哧吭哧啃玉米棒子的声音。他拿起手电筒和铜锣，顺手拿起一把砍柴刀，摸到玉米地深处，他看见了一团黑影，只见黑影站了起来，撒腿就跑，玉米秆倒了一大片。就在黑影站起来那一瞬间，他看得清清楚楚，是女人！

“啊”的一声，王大树从梦里惊醒了，一头坐了起来。他朝棚外看了看，外面寂静无声。

四

终于熬到了天亮。王大树快步跑下山。

刚到稻场边，就看见赵强健从秀英屋里出来，往这边走来，后面跟着秀英。赵强健是村上负责骆驼山这边的治安小组长，他是骆驼山一带有名的爱管闲事的人，过来准没有

好事儿。

王大树见自家大门掩着，猜想女人肯定还没起床，就迎过去，跟赵强健和秀英打招呼：难怪一大早树上的喜鹊喳喳叫呢，原来是来了贵客呀。好你一个王驼背，捡了个女人也不给村上报告一下，小心告你非法同居！赵强健劈头盖脸就给王大树一句。王大树并不急，推开门，把赵强健和秀英让进屋里。

王大树走到房门口，见房门敞开着，就往里面看了一眼，屋里没人，他猜想女人是不是上茅厕去了。就挪椅子让客人坐，说：那女人这会儿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趁你们都在，我把我的真实想法给你们说一下，本来我是准备今天就去村上报告此事的，赵组长你来了正好，顺便把这个女人给我带走，越远越好，我可不想占这个便宜，你们没看见人家还怀着孕，你们说咋搞？

赵强健瞄了一眼屋里屋外，仍没见那个女人，就另起话题，责问王大树：叫你不再种玉米了改种茶叶，你咋硬是不听？这一季收了，给我老实种茶叶，每年种的苞谷还不够野猪啃了，你还有劲守着，小心野猪把你也给收拾了。

我说组长大人啊，你们叫我种茶叶，我吃啥啊，也不能光喝茶过日子吧。王大树一边递茶，一边回话。

你个死脑壳子，茶叶卖了不是钱啊，有了钱啥子买不到？秀英在一边帮上了腔。就是，光晓得吃吃吃，没一分现钱，还想说媳

妇，你想打一辈子光棍啊？赵强健喝了口茶，用手在嘴前比画了一下。

秀英又说，驼背，你把女人藏哪儿啦？还不叫她出来，让赵组长瞄一眼，说不定赵组长能给你想个办法呢。王大树脸一红，随口说道，没啥好看的，估计这会儿怕你们，躲起来啦。秀英又说，人家肚子是不是与你有关？王大树气急，满屋子找东西想打秀英，赵强健马上打圆场，才作罢。

秀英又说，干脆把女人留给驼背算了，驼背打光棍都快四十年了。

王大树，听我说，别乱来，先把这个女人好好给我养着，有个三长两短我拿你是问，等我请镇上派出所查一查再说。王大树嘴里满口答应着，心里却想，住我屋里，让我伺候这个孕妇，地里的野猪哪个给我守呢？赵强健似乎知道王大树在想什么，临走时又补了一句：你守你的野猪，叫秀英抽空过来照看一下。她是过来人，比你懂经。站在一旁的秀英，脸唰地一红，屁股一扭，走了。

等赵强健他们走远了，女人蓬头垢面地跑进屋，昨晚换的一身衣裳已经是皱巴巴的。王大树见女人这个样子从外边进来，准备问几句，才想起十哑九聋，女人根本听不见，欲言又止。

女人稍微整理了一下衣服，用手指了指外边，又指了指王大树，用眼死死地盯着他，一言不发，像是很生气的样子。王大树以为是女人疯病发作了，就没搭理她。女人转身跑到水缸边，舀起一瓢冷水，咕咚咕咚猛喝

了一气。王大树试着用手去拦，示意她少喝冷水，小心肚里的孩子。女人根本不在乎，喝完凉水用手指了指墙角那个泡菜坛子，看样子，是想吃酸菜。王大树连忙从酸菜坛里捞了一个大萝卜递给女人，女人接过萝卜就大口大口吃起来。看着女人吃得咔嚓咔嚓的样子，王大树心里五味杂陈。酸儿辣女，看来女人怀上了一个男娃。

吃过早饭，王大树正在稻场上收拾蔑背笼，秀英端着碗饭，一边吃一边往王大树这边走来。她坏笑着问王大树，昨晚上咋样？

啥子咋样？

没碰她？

碰哪个？

明知故问，嘻嘻，不说我都晓得。秀英朝屋里瞄了一眼，接着说，昨晚上后半夜，女人去哪儿啦。我说驼背啊，你走狗屎运了呢。

王大树不吭声，把蔑刀往板凳上干拍了几下。秀英见王大树生气的样子，也不好再往下说，就一边吃，一边往自家屋走去。

王大树望了望骆驼山顶上的日头，背起蔑背笼往自家玉米地走去。

王大树住的房子正对着一座山，那山因酷似伏地骆驼，当地人就直呼为骆驼山。山脚下，苦桃河绕山自西向东流过，山下河岸两边满是苦桃树，一到春季，桃花烂漫，王大树越来越喜欢上了这个地方。十七八岁那年，父亲去世后，他就把山坳里十几亩耕地整了出来，一年四季种上了庄稼，也算吃喝不愁，单身汉的日子过得还算滋润。他逢

人就说，我咋没有女人，这些地就是我的婆娘，我喜欢着它们，它们也喜欢着我呢，要啥有啥。

王大树想着去玉米地掰点嫩玉米棒子，回去再给女人做玉米饼吃。不一会儿，就到了地方。人把高的玉米秆像迎宾的队伍一样，整齐地排列在路的两边，列队欢迎主人归来。他一边走，一边欣赏着这些快到手的玉米棒子，心里热乎乎的。不经意地一抬头，远远地看见从窝棚里走出来一个女人。仔细一看，吓了王大树一跳：那不是秀英吗？！

王大树干咳了一声，秀英觉察到有人来，就扎紧衣服，快步溜进了玉米地里，瞬间不见了踪影。王大树看见他窝棚里的被子皱成一团，地上还有香烟的烟头。他心里就像吃了苍蝇一样恶心。

回到屋，见王大树回来，女人傻傻地笑着，递给王大树一缸子凉开水。王大树接过女人递给他的凉开水，咕噜咕噜喝了一长气。王大树把玉米棒子倒在地上，开始拾掇起来。女人也学着他的样子，拾掇玉米棒子。

五

第二天，当王大树回家的时候，没见到女人。屋里屋外找了一个遍，始终没见女人的影子。王大树顿时紧张起来。突然，他想到了山上。等他赶到当初发现女人的塘边时，还是没见女人的身影。又喊了几声，没有任何动静。这时，从山坳的玉米地里燃起

一阵浓烟。王大树顿时慌了神，赶紧往那边跑去。

王大树老远就看见窝棚被一片火海包围，一个人影在火光下跑来跑去。是女人。王大树气喘吁吁地跑到大火前，大声叫唤着女人，叫她别打了，快过来。女人根本听不见他的喊声，王大树急了，冲进火海，一把拽着女人，往背风的安全地带跑去。

熊熊燃烧的烈火，不时发出“噼噼啪啪”的燃烧声，火焰随风四处乱窜，肆无忌惮地吞噬着一切。好在地里的玉米秆已经收割，周边都是一整片的空地，火苗无法蔓向树林。

站在背风地方，望着窝棚慢慢坍塌，瞬间被火苗吞噬，王大树的腿都吓软了。一边的女人，看见大火越来越旺，手舞足蹈起来，嘴里不停地念叨：好，好，烧，烧，烧死你们。王大树只顾关注熊熊大火，旁边女人开口说话，他根本没注意。等女人再次大声重复的时候，他才回过神来。

王大树惊呼，你不是哑巴吗？

女人没答话，继续说，驼背，你看，你看，火快灭了。

大火让“哑巴”女人不但恢复了记忆，还开口说话了。这让王大树一时难以接受，但他顾不了那么多，惊喜地拽起女人就往山下跑去。他一边跑，一边大声喊着：疯女人好了，女人说话啦！女人能说话啦！

还没等他俩跑下山，迎面正碰到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赵强健和秀英。赵强健和秀英

几乎异口同声地问，女人会说话啦，真的？咋一下子就会说话了？

王大树正想回话，女人在身后说，我本来就会说话！

赵强健赶紧说，会说话就好，会说就好。秀英也赶紧补一句，会说话好，可莫乱说啊。

王大树以为是秀英叫女人不要说窝棚失火的事，怕引起林业上注意，就没往深处想。就跟赵强健和秀英说，现在没事了，大火已经快熄了，冇得事，没燃着树林。

身后的女人走到王大树前头，对赵强健和秀英说，窝棚失了火，烧了更好，也不用王大树每天守了，这以后啊，估计连野猪都不敢来“偷”了。秀英的脸唰地一下红了一大片。

赵强健和秀英匆匆地走了。女人走在前面，王大树跟在她后面，想跟她说话，但见她脸色不好，就作罢。过了一气，女人捂着肚子，蹲在地上。王大树问你是不是不舒服，女人没有答话，脸上露出痛苦的表情。王大树上扶住她，看到女人脸色已经苍白，裤腿处的鲜血直往脚跟流，就知道问题很严重了。他赶忙扯起喉咙喊远处的赵强健和秀英。那两人停住了，扭过头，停顿了一下，又转过身继续往远处走。

女人拉住王大树的手，气喘吁吁地说，他们是不会救我的。王大树愣怔了一下说，不会吧？我不管。他拿起手机给赵强健打电话。电话接通了，王大树说，赵组长，这女人可能是因为刚才奔波劳累，现在要流产了。赵强健说，奔波？那是她自找的，能怪哪个？

边上的秀英对着电话喊，人命关天，你还计较啥？先救人！

结束通话，赵强健和秀英就向这边飞奔过来。秀英一看女人的情况，就惊呼，不好，快，送镇上医院。

但是，一没车，二没担架，咋个送？再说，去镇上医院还有几十里路，要是走路去，最少也得走上几个小时。王大树急得团团转。

不能等了，只能背着走，遇到车子再说。秀英一边检查女人身体情况，一边大声吩咐。

我咋背哟，一个驼背。王大树急得满头大汗。

我来背，赵强健一边说，一边做好背人的架势。王大树和秀英费了好大劲才把女人扶到赵强健的背上，怕不稳当，王大树又找来一床被单，从后面把女人的屁股兜起来，捆绑在赵强健的肩上。

赵强健在前面吃力地跑，王大树和秀英在后面紧跟着。

不行，秀英，你赶快去村上卫生室说一声，想办法叫个车来，我和驼背先走。赵强健吩咐道。秀英说好，扭头就往村卫生室方向跑去。

赵强健背着女人一路小跑，在骆驼山梁子上的时候，女人似乎不行了，没有哭叫，只是大口呼着粗气。

赵强健说，这儿有我，你快回去弄点糖水来。王大树扭头就狂奔起来。过了好一会儿，糖水端来了，给女人喂进嘴里后，终于慢

慢有些反应。她吃力地睁开双眼，瞄了一眼面前的两个男人，眼角微笑了一下，流出了一股热泪。

这时，村卫生室的黄医生骑着摩托车带着秀英过来了。黄医生从后备箱里取出急救包，说，顾不得那么多了，只能先救大人，秀英来给我搭把手。王大树和赵强健双手扯着被单，把脸扭到一边，把女人、黄医生和秀英围在里面。

半个时辰后，总算把女人从死神里救了回来，但是她腹中的胎儿没保住。女人死死地抱着用被单包着的死婴，号啕不止，久久不让王大树带走包袱。

六

在王大树的精心照护下，女人的身体逐渐有所好转，几天后，基本上可以下床活动了。

王大树知道女人身体虚弱，就没与她多说话，什么事都顺着她。一连几天，女人每天早上都要去骆驼山上埋死婴的地方。她有时拿几个馒头，有时拿几个核桃，还有的时候，拿几片干树叶在坟前点着。开始几天，王大树见她拿着东西去，就没在意。有一天，他看见那边冒烟了，吓坏了，连忙跑过去，用脚将火踩熄。女人没有以前那样傻笑了，只是低头往山下的屋里走去。此后，女人不再去山上了。但每天吃饭时，她总要多舀一碗饭、多放一双筷子在桌子上。见女人有所改变，王

大树这才放下心来。

这一天一大早，王大树像往常一样，吃了饭准备去看苞谷地。女人忽然叫住他，对他说，大树，你先别忙，我有话对你说。王大树心中一喜，看来缠绕他多日的谜底就要解开了。

女人说，我晓得你最关心的是我的身份，现在，我回答你。我姓江，叫江桂枝，家住你们隔壁县的江家沟。去年腊月间，我家里失了火，当时我被吓懵了，就是他们说的精神病。我肚子里怀着娃儿，疯了后就到处乱跑，没人管得住。没想到，跑到这儿就遇到你。

王大树说，那你男人呢？

女人说，不要提那个没良心的，他在外面有女人了，自从我怀孕后就再也没回来了。

王大树哦了一声。

女人说，所以，我最痛恨在外面瞎勾搭的狗男女！

王大树说，所以你就烧了我的窝棚？

女人说，其实是我多余，如果我头脑清醒，也不会做那糊涂事。其实也要感谢这场大火，它把我烧清醒了，烧回了原来的样子。现在，我觉得很对不起赵强健和秀英。我想请你现在去接他们到家里吃晚饭，跟他们说声对不起。

王大树满口答应。

过了一会儿，王大树回来了，说是秀英回娘屋去了。桂枝叹了口气说，其实他们都

是好人。停顿了一下，桂英又说，大树，你要是再碰到他们，一定要代替我向他们道歉。

王大树点着头说，嗯嗯，就冲他们在路上救了你，我们也要好好谢谢人家。

七

天擦黑的时候，王大树从地里回来。一进屋，他就闻到肉香。桂枝看见他进屋，就说，你快洗洗脸，马上吃饭。王大树心里一阵暖流，这是哪辈子修的福？回到家里，还有口热饭吃呢。

肉香来自火炉上的吊罐。吊罐里熬的是腊猪蹄子汤，枳树莢子在锅底下呼呼地燃烧。看到王大树洗了脸，桂枝揭开灶上的锅盖，从里面端出热气腾腾的几盘菜，然后又从吊罐里舀了一大钵子汤。王大树说，你不要忙，都由我来做。桂枝说，你别动，今天我要好好地伺候你。说到“伺候”，王大树的的心里立即涌起一阵暖流。桂芝又说，有酒吗？王大树说有，就从里屋拿出一壶苞谷酒。王大树给自己倒了一杯酒。桂枝说，给我也倒一杯。王大树愣怔了一下，然后倒了半杯酒，递给桂枝。

两人就坐在那里对饮，等把一次性杯子里的酒喝完，两人都感觉晕晕的。王大树把桌子收拾干净后，坐在火炉边。这是夏末初秋的夜晚，但骆驼山一带海拔高，用得上火炉。女人也拿了把椅子走过来，围着火炉坐下。王大树点上旱烟，吧嗒吧嗒抽起来。女人走到灶台后，拿来一些干柴，往火炉里加了些柴禾，望着窗外远处的骆驼山，王大树眼神变得迷蒙，那里有云有雾有山有树……他用手摸了摸背脊，不禁咯咯地笑出了声：像，真他妈的像，前面有个头，也有个脖子，关键是脊背上还有个小山包，活活的一头骆驼啊！

桂枝噗嗤一声笑起来。

王大树忽然正色说，你还是走吧，我会耽误了你。

桂枝乜了他一眼，没答话，然后拉着他的手说，别这样说，我们……睡吧。

第二天早上，王大树比平时起得晚。当他醒来的时候，在床上没看见桂枝。再到屋里屋外搜索一遍，仍然不见桂枝的身影。

王大树非常焦急，他连忙奔向骆驼山。他心想，桂枝说不定在当初他们相遇的塘边等他呢。



陆龙和，湖北省作协会员，现供职于湖北省竹山县文联。先后有短篇小说《瞌睡笈》《苦桃河》《明天正期》《走，回家》《心事》等发表于《长江丛刊》《短篇小说》《含笑花》《武当风》等刊物，小说多取材于农村，擅于通过细节思考人性、农村、农民等社会问题。

✕

通常大家借用一杯酒来隐喻(组诗)

张 静

✕

• 035 •

生活

沙子 碎砖块 玻璃渣 铁钉
这些被拆卸掉的生活场景
撕裂的木板 纸屑 胡乱散落在地面
剥开外饰的墙体 灰白粗粝的柱子
支弄着的电线 剥离的生活真相
墙体上曲曲弯弯的沟壑
水泥灰 腻子白 红砖的红
这五颜六色的生活
飘起又漂浮的灰尘 进入墙体的钻头
它们扬起又回落的尖叫
这个世界的喧闹 叫嚣
被推搡 堆在一起的柜子
横陈在生活里

这栋楼每天继续着的
生旦净末丑 宫商角徵羽
这生活的日常 这密布的生活

被风拂过的部分

风铃是静止的
静止的还有这个屋檐
是风在阐述
风在渲染 风还在抒情
四月的深山因了这风铃
递增了山的厚度

此时。还需要一杯茶的比拟

一杯茶 坐进深山
成为山风拂过的部分

既然

既然是冬季
我就不动春季的生发和繁华
夏的热烈也不再向往

我就老老实实待着
既然远山继续枯萎
我就看天际勾勒出山的线条
有风灌入骨缝 发丝
就裹着躲过藏起

那天 母亲撒手抛开人间
我和弟弟就把她变成了一个土堆
而后我们大家都发烧 咳嗽
生活推着揉着
我们慢慢走着
有雪就一起弥漫
冷寂的日子
我们就驻守这季节的抽象里

通常大家借用一杯酒来隐喻

开始 时局是拘谨的腼腆的
各自紧捂胸口 仿佛捂着一座深矿

通常是第一杯酒的辛辣或苦涩
第一杯酒也并不能打动什么

三杯酒酒吧 所有的酒杯都有了指向
或浅酌或猛抽 有起桌、围桌转的
也有对面敲桌而饮的
一杯酒有了眩晕的症状

一杯酒 开始倾吐
回忆往事 追溯从前
就一个问题大谈阔论的
也有咬耳低语的

酒 始终是清醒的
它在不同的手中辗转
不同的眼睛里 心里呈现
一杯酒有一杯酒的乾坤
一杯酒有一杯酒的命数

就这样 一杯酒在酒桌上
成就了世界
替人们抒发并比喻了此生

失眠

卡在生活的某个当口
情节里 转弯处 狭小的地方
晾晒 黑色帷幕里的孤独
尚未捋顺的白日
此时 续上夜晚
始终无法抵达的梦境
不解的悬念 始终悬而不绝的案情
始终谷底的搁置
我无法畅行的昨日 过往
噩梦

雪的消息

一场雪先发布了头条
一场雪比拟了屋顶 门前台阶
并白描了远山
我们凝神 倾听 回望
任雪密布 被雪洗涤
在一场雪里回忆过去铺垫此生
一场雪是否经过失眠的暗夜

就汹涌着漫过山河 寂寥万物
归隐了生灵

无不是

无不是形色匆匆的奔赴
无不是此处到彼岸的行走
无不是现在 — 无不是过往
无不熙熙攘攘的人群
无不是纷纷扰扰的声响
无不是尘土飞扬的追逐和虚无
无不是每个转角的茫然和无措
无不是病态的喧嚣和病了的世界
无不是尘埃满面的路途
无不是迟到的问候多余的话
无不是散场的戏不见的人
无不是言语的苍白言不由衷的话
无不是人生四季春夏秋冬的转场
无不是不断的抽身和转离
无不是不解的此生了不断的选择
无不是逝了再也不见的时光
无不是追忆找不见的昨天

我们终将走出草木茂密的此生

草木将让出它茂密的部分
还小路以前身
果实在枝头炸裂
树叶正低头找寻下一个出口
时光之下 无不是过往 无不是此生
我们来不及道别 就已转身
风按下季节聒噪的部分
进入夜晚的静谧
在这寒寒窸窣的吟颂里
生命将开启新一轮的转场

我最好的诗句来自夜晚

身体里僵硬的部分 被夜唤醒
在夜的围栏里谋篇布局
被夜抒情 可抽象也可意象

夜的辽阔用来铺展
用来营词造句
启动动词名词 用白来隐喻
和夜来一次长谈 额头对着额头
追索 寻找 回望 漫游
一枚词回到它的意义
密语 倾听 蜕出 立新
都将由夜推敲 夜来编撰

夜的守护者守护着夜
守护那些盐碱的部分

隐在冬日

这几天的风向变了
人们口里的措辞停在冷上
一夜之间
急剧下降的还有时光
都在下坠 连同这半辈的此生
适合冬藏 窖藏密藏

落叶

焦糖色的树叶落在马路上
不小心碾压到
听到咔嚓咔嚓
一个季节骨骼断裂的声响

怕

想采摘几片树叶制作书签
顺便摘几朵花
左右看了看 也回望了身后

仰头看了看天
正有半轮明月高悬

怕这或明或暗的窥见

白天 鸡也是叫的

午时的鸡叫穿过山梁上的砖瓦房
停在山凹里的白菜苗 萝卜叶上
这一声又一声的鸣叫
掀开窗帘 落在床头的台灯上
这一上午的静谧有了注解

秋是有层次的

仍有青的清脆绿的视野
当然的红 必须的黄 暗淡的灰
及 正退场和生长的事物
像不像我们赤橙黄绿青蓝紫
无需修辞的此生



张静，笔名：艾静子、静子。中国电力作协会员、湖北省作协会员。湖北省第五届高研班学员。鲁迅文学院首届中国电力作协高研班学员。作品曾在《诗选刊》《中国诗歌》《青年文学》《诗歌月刊》《长江文艺》《星星诗刊》《诗探索》等报刊发表。有作品收入2013年度《湖北诗歌现场》。诗歌集《花开茉莉》获第九届湖北产（行）业文艺楚天文学类特等奖。著有诗集《花开茉莉》《有风来过》、诗歌散文集《草的轻语》。

❖

我不小心折进你的城市(组诗)

孙婵媛

❖

那个恍惚的苗寨午时

照片允许我 端住自己
维持住自己
不同于生活里我常常将自己松绑

在逐渐模式化、商业化的古街里
在夜色阳台
在村寨灯光里
我还未能地投入自己 托付自己
我们总渴望有乌托邦来忘忧
却常常被现实告知
心灵的秩序
需要亲力亲为

和朋友小聚的三日
我们从不同地点奔赴

我逐渐话少
难以安慰另外失落的伴侣
收拢自己 说不出道理
旅途 身边 情侣、友人、亲人
一一自顾自地擦肩而过
我们也作别人的背景和旁白
微微 不那么重要的
配角

人生少有闲置的时刻
我假意地放空
和朋友在日头高照的村寨
不和谁攀谈
不和任何事件发生粘连
想起
曾经说过
“我

已经上了锁”
我撬开的谁的锁？
锁住了我

夜行记

一段时间
常常选择夜行

抵达一座车站
抵达夜的深处
在行李无数次开合里
逐渐归纳出行逻辑
我在一次次出发、抵达中
携着旧自己 到新自己那里去

火车的轰鸣
车轮与轨道的摩擦声
人在熄灯之后彼此的窸窣声
都是
我该卸下的提示音
要 重新装上一副逻辑
替换一套情绪
贴合另一座城市的肌理

我常常在路途里感慨
这世界人有好多
好多

拥挤、急迫
冲撞、推搡
人们都着急地生活、奔赴

谁都不让谁的难看面孔
谁都无暇顾及谁的可怜模样
人群冷漠行走
我也随着冷漠
一起冷漠掉

影视剧里的家长里短、现场播放的争吵
谩骂
电话里的哭求、当面的爱语
我们困在一个铁皮箱子里
推动各自的生活
滚滚向前
我们演绎着也看别人演绎着
他们的作品

一个人一段路

常一个人一个行李一段路
心中笃定
倒没有什么孤不孤独
人与人 有误解、欺瞒
有厌倦、失望
诸多不快乐的成分
不
不
不
也许我与我之间也存在误解、欺瞒
厌倦、失望
我要先原谅自己
才好善待
同我一样的
人

学会不期待
是
我在出经常温习的一课
一旦一个人把自己全身心托付出去
能量太过丰沛
凡人肉身会承接不住
两个灵魂

惟有
保持警惕
摁灭 每一次依赖的偷袭
如此清醒

贵阳

逼仄的马路
不规则的招牌
霓虹灯闪烁里
新大厦 旧居民楼一起冒头

这座城市
和我彼此距离
彼此熟悉

混乱行走里
有我喜欢的安心

喜欢

去 陌生
去 打探

去 剥离掉
旧我
去
无人识我的地方
重新开始与剥离

我不小心折进你的城市

临时行程
临时转弯
弯折进
朋友的城市 广州

穿梭在朋友
身边的人物关系里
构建她
每日生活的气息

陌生的语境陌生的环境里
唯一不陌生
只剩
她
多年不变
吞吐话语的方式
推演世界的逻辑

茶
被煮沸在每一个餐桌
与人斟茶时
要轻叩两声
似敲门

迎
他人赠予的或甘
或苦

这方水土
带甜
带少油的淡
似人
寡语冷清

九声六调
所有听不懂的
在耳边散成
杂乱语音
那么
我
是不是也常常
被敲击
碎成一声
杂音
“啊”

室友

十堰到宜昌距离约三百五十公里
我走了三年

从凌晨 夜色里潜入宜昌的腹地
偷偷潜回我的十八岁

我喜欢室友这个称谓
它比别的称谓更明了我生活的怪癖

更了解关起门来
我们毫无保留的自己

我曾经也希望 延迟三年的时间
让大学的围墙再庇护一下我的稚嫩
我能躲在书本和年龄下面
维持一些空白
但这一刻
还是要把我的室友 把理想中的我
推出去了
再也不能往后延迟了

于是我带着三年后的自己
与留存记忆三年前 我的她们
会面

我用了每一次行走的六小时十一分钟

我们的宜昌

我
在宜昌的夜风里
清醒
用尽感受
调取我回忆路径
察觉这座城市里每一支红绿灯的变化

所有能亮起来的灯 被照耀着的建筑
裹挟记忆库里星星点点
向我奔袭而来
重叠着的记忆 一张张被展开
直到睡去

见到我的室友们
用奔跑、用冲刺、用拥抱、用尖叫
用我攒了三年的想象

我们
细数那些我们看得见的彼此变化
一路向后推进
记忆找寻那些看不见的变化
我们
用五个小时的语速压缩三年的故事
尽量不旁落太多重要事件
我们
像讲述别人的故事
其中的苦痛挣扎 欣喜若狂
被一句冰冻的话 轻描淡写

窗外持续落雨
雨砸在室友工作室的窗台
砸在我们相互喂送句子的间隙里
我们语速飞快
思维跳跃
在共同记得又各自展开的事件里来回
穿梭
我们叹息 惊讶
我们鼓掌 又突然沉默
我们聊认识或不认识的人
我们介绍过去和现在的自己

校园爱情

继续行进在校园里
截取每一个路口的画面

学校细微变化
我悄悄在脑子里比对涂改
学校依然小
路径小道建筑坐标在我脑里快速演算
出稿
学校依然大
我说别再见的人就再未入眼遇到

校园爱情在我身边一一经过
他们简单 黏腻 旁若无人
后来我知道
爱情与婚姻的缔结有诸多可能
可让我微微赞叹的仍是
在最好年纪最多选择的此刻
是我放弃掉任何退路
眼里
只有你

校园爱情
不当逾越矩 不当过分 更不当
痴情
应当悄然 适量 承受得起

沿记忆之光

去我常去的操场 体悟辽阔
吃我常吃的砂锅小面 回味岁月之短

我把四年浓缩在这些符号里
图书馆的某一格藏着只有我知道的
秘笈
操场台阶第三行有我送出去的念想

宿舍楼梯间有我开辟的新天地

我

逃课的最佳路线

谈判的最佳方位

恐吓过我的废弃车辆

安慰过我的顶楼

我喜欢的那半条鱼

那块面包

小店在消失 大门紧闭

新店开张 宾客纷繁

没等待可言

味道是最私人的事情

消失的小店

就是消失的绝版味道

不可复制

连同我们的青春正渐次丧失

两天的时光

一天雨 一天晴

像四年的晴雨也对半劈开

日升日熄

云来又散



孙婵媛，就职于国网郧县供电公司。有作品发表于《国家电网报》《湖北电力报》《脊梁》等报刊。

❧

穆历冰的诗

穆历冰

❧

山村

时光在谷穗上
点点滴滴
成熟下垂
农闲时的欲望
在酒罈发酵
在庄稼人面颊燃烧 多好！
没有时尚 没有喧嚣
只有流淌的油绿
扯拉渐黄的谷稻
从这个村庄通往 那个村庄
无名的土庙中央
供奉各路神灵
一盏炷火 几把供香
偶尔愿许的庄客
村口的小河 流淌欢笑

没日没夜的 诉说

走过

云 从山涧走过
风 从树梢走过
白鹭 从湖心走过
色彩 从四季走过
我 从你眼泪走过

致露易丝·格丽克

我折服于这个女人
犹如被梦魇
扼住咽喉

泪奔 却
喊不出来

在西方
有如此凛冽的凝香
她经历了怎样的洗礼
让灵魂挣脱
魔咒浸泡的绳索
用身心过滤
汲月光修剪
世上孤傲如星的清冷
平素如神坛敬香
袅袅幻化 大美无痕
……

我杵在黑的中央
想象你

“寂静世界之上 一只鸟的鸣叫
唤醒了黑枝条间的荒凉。”

祭

一棵树
选择在春天死去
殇
那首诗
刻在从凤霞植入的石头上
凄美
令意象变异
萦绕时空的咒语
这世上
有些东西

决不随时光流失而减弱
何谓有意？
何谓无情？
那个“影”那个“恨”
那段灿灿闪烁的
雕刻于肌理之中的
爱情

水墨

光 流动
年末将至
远去的荣辱、伤情以及约定的遗憾……
笑着 笑着
皱纹就爬上了前额
却留得一冬温情
被厚厚冷藏
你 伫立在光的脚下
乱了方寸

初吻（忆房陵西门河）

流光 熨煮
永远无法稀释的生活
凛冬之月 何其皎洁
迷失的泪 点 化
那个夜
任由河流缠裹
关闭呼吸

深处弹出卵石的动静

那棵树

我们只是擦肩
没有停留 没有对视
可我却摸到了
你的倔强与傲慢
你的根须盘结着
无休无止的自信

我听到叶子于脚边
叹息 走远……
像过时的组合
沿路吹唱命运与江湖

人生不易
爷们儿！咱得站住了
血脉、攀爬、爱情、河流
加在一起 足够绕痴一生
如何分辨
哪半是梦？哪半是醒？
如何表达？
灵魂被扎后

漫无边际的疼痛

梦语

瞧 我的梦想
只是一个幻化的东西
我穷极一生 以执着
拥抱磨难
伫立于错位的空间

汨汨
五味遣流
明明是无以言表的孤独

眼睁睁 迎来黎明
爆！毒辣的白光
灵与肉的对白
如羽弄骚 轻飘苍白
善于在今天
装B！
让旧的烦恼以新的姿态
绽放
忘却！忘却
忘却是做也做不完的功课

冬之恋

而冬
激情过后的沉寂
发端 飞扬
光艳 飘散
二十几个春秋
只在今朝含泪一瞥
风 在原野游走
等候
轻漫地挥洒时间
故居如尘封的典籍
找不见
青涩快乐的从前

远山
空漠如画的远山！

天湖行

是一个千年不醒的蓝色之梦
太阳在这里洗浴
月亮在这里卸妆
风之梳 轻轻理顺层层银波
那绵延的弧线
从天迹次第迭送到臂弯轻舒的沙滩
秩序地归一于巨大的空寂和永恒的
宁静

像佛的手印
打湿在起伏的高原之巅
平卧如蓝色世纪
崭新如延伸画卷
心中的“纳木错”啊
让所有世物
尽数逍遥在幻象纵横的现实

蓝色浸透了乾坤
冰心断隔了尘环



穆历冰，毕业于天津美术学院，中国工艺美术雕塑专业委员会会员，中国雕塑家协会会员，深圳市新空间公共艺术研究院理事，深圳市美术家协会会员，著名雕塑家，高级工艺美术师，著有诗集《火原》《站在高山上》。

✕

“丧门星”散记

老 菱

✕

• 049 •

01

还是从父亲送我上学那事说起吧。那是1946年。

我发蒙读书很早。四岁多，父亲就着手我上学的事。不久，便把我从奶奶身边强行拉走，亲自将我送到县城西关边缘的一家私塾，交给了一位跛脚的张先生。

像做梦一样，突然我被放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这让一向任性的我很不自在。父亲事先没说让我上学的事，也没给我讲读书的好处。长那么大，我的世界都在奶奶身边。奶奶对我的溺爱和娇惯，让我变得泼皮、蛮不讲理、且不知天高地厚。当那位其貌不扬且跛脚的张先生，叫我在位上坐下准备讲课时，我扭头就跑了。

这一跑，十几个孩子顿时乱成了一锅粥。我料定，跛脚的张先生追不上我。没想到，他虽然追不上我，但他可以发号施令。跛脚的张先生随即叫个头比我大、也比我高很多的那个叫张杨的男孩把我逮住，很快我就被“缉拿归案”了。

途中，我一边哭叫，一边不停地挣扎着。我的一只鞋还被张杨拖掉了。

这个叫张杨的家伙毫不费力，就很得意地将我拖到了张先生面前。张先生叫他拿条板凳放在教室前面，又让他扒掉我的裤子，把我摁在板凳上。先生递给他一个鞭子，让他抽打我娇嫩的屁股。刹那间，我瞧见了张杨那讨厌的圆脸上洋溢着得意的笑容，这令我异常气愤。随之，张杨便分外高兴地扬起

鞭子，毫不留情地在我的屁股上挥舞起来。

我像被宰杀的猪一样尖叫着，并且对这位跛脚的张先生开骂起来：“你这个跛子啊，好大胆呀，竟敢打我？！我奶奶知道了，一定会抽你的筋，扒你的皮！”

那天，身受重伤的我，被几个大孩子抬着痛哭而归。奶奶见到如此这般的我，痛哭流涕，泪流满面……奶奶很生气。责成我父亲找先生理论理论。

父亲说，养不教，父之过。先生教育的好啊，何错之有？

许多年后我才知道，这位跛脚的张先生，竟是大名鼎鼎的首义元勋张振武先生的嫡子。

02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离开只有一面之缘的张先生后不久，我就随全家南迁到离县城 130 余里的官渡了。不久，家里又张罗着让我上学。开始拜在私塾先生韩世杰门下，后转入官渡小学。当我读到三年级时，暴风骤雨不期而至，我们全家被扫地出门，被赶到离官渡 30 里地的三吉沟的大山里。

这个过程要说的话太多，还是一笔带过吧。

在那座孤寂的没有人烟的山顶上，我们一家饥寒交迫，求助无门。在接近年关、大雪纷飞的日子里，大人们一个个相继死去。我只能在乡下乞讨，又辗转于宝丰乡下给人放牛。后瞅住机会，我光着头，赤着脚，讨米要

饭到县城，先后被外婆和叔父收留。那时，表兄在校读书，我天天缠着，寸步不离，说我想读书。后经城关小学教导主任魏老师应允，我才被破格插班到四年级就读。

回到我插班的第二年。五年级上学期，班上突然来了个插班生。据说，还有一位和他同时从县中“空降”到城关小学的。只不过，那位“空降”到六年级，而这位更惨，“空降”到了我们五年级。

世上无奇不有。从县中初二，到小学五年级，已经不是“留级”，而是跨校“遛校”了。这应该是本县教育史上空前绝后、浓墨重彩的一笔。更让我想象不到的是，这位“遛校”而“空降”到我们班上的角色，竟然是当年在张先生门下，幸灾乐祸、高扬着鞭子抽打我屁股的坏蛋张扬！

自从经历了人生第一次被打的屈辱之后，我幼小的心灵上，就留下了对张扬这个恶魔的深刻印象。我一直叮嘱自己，对这家伙要敬而远之。这人，长着一张罗盘般扁平的大圆脸，苍白无血色，阴险且冷酷；两眼总是虚眯着，好像随时都在琢磨歪点子和馊主意。一看便知，这是个惹是生非、心怀不轨的坏蛋。

03

1956 年夏，县中改为一中。当年，我以小学毕业全县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入一中。没想到冤家路窄。当我跨进一中大门正式上学时，竟然看到了这位我永远都不想再见到

的身影。他佝着身子，披了一件灰不拉叽的旧制服，像个吊儿郎当地痞。我不知道这家伙这次是怎么考上的，但我不得不承认他很聪明，无须像我一样努力，就能轻而易举地再次跨进了这个学校的大门。

张扬见到我，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嬉皮笑脸地跑到我面前，还拍着我的肩头说，柯林呀，怎么样？我们又成同学啦！我什么也没说，只用鄙夷的眼神把他剜了一眼。看来，当初打我屁股的事，他早已忘到九霄云外了。我在心里叮嘱自己，不能给这货好颜色，离他越远越好。

老天保佑，虽然我不幸和张扬这家伙同在一个年级，却没分在一个班。他在东头甲班，我在西头丙班。甲乙丙丁，是按年龄从大到小分的四个班，同在一幢新盖的教学楼一楼。

1956年秋入校，到1959年夏毕业，这个时段正是全国人民忍饥挨饿却热火朝天地大办钢铁时期，学校也好不到哪儿去，师生们同样整日饥肠辘辘，却豪情万丈地投身于勤工俭学、开荒种地、抢收抢种和大办钢铁运动中。

我和张扬不在一个班，关于他的奇闻轶事，我漠不关心。可是，他不安分的本性，还是不时地整出一些让人意想不到的幺蛾子传到我的耳朵里。

04

开学不久，他们班就曝出了事关张扬的

新闻。

一进学校大门，就是一座用弧形石条砌成的圆形水池，上边架着一座石拱桥。张扬上学时，就轻而易举地在水池里捞了只不大不小的青蛙，趁人不备，便悄悄地放进了一个女同学的书包里。当女孩上课掏书时，便摸到了一个滑溜溜、肉糊糊的活物，吓得这女孩一下子尖叫着从凳子上跳了起来。教室顿时大乱，全班同学都围着女孩看稀奇。老师费了好大的劲，才控制住局面。吓坏了的女孩，事后给张扬取了个恶毒的诨号叫“丧门星”，一下子就让张扬臭名远扬了。

“丧门星”不知啥时候、在什么地方捡到一颗步枪子弹，他一直装在裤兜里，随时拿出来在同学面前显摆。那天清早，张扬去约同伴上学，进门便见同学家煤炭炉子上正烧着开水。“丧门星”见状，灵机一动，火速从兜里摸出子弹丢进了火炉。

一声巨响，只见烧水的鼎罐被冲得老高，一阵烟雾腾空而起，把人的魂都吓掉了。“丧门星”反应极快，趁这家大人还没反应过来，他就拉起同学溜之大吉。

连续的恶作剧让“丧门星”臭名在外。全校的女生见了，像见了魔鬼似的躲之不及；男生们也心怀怯意，不敢轻易和这家伙接近。值得我“幸灾乐祸”的是，这个让人讨厌的“丧门星”，第二个初一年级还没读完，就被学校开除了。原因是写反动标语。

我们学校有700多名学生，校内却没有一个较大的公共厕所。有个大厕所，却建在

校外的广场边。土墙平房，一字排开。左边男厕，占三分之二；右边女厕，占三分之一；一律蹲坑，没有隔板。

一天，如厕的男生们惊奇地发现，大厕蹲位后边的土墙上，不知谁用粉笔写上了斗大的仿宋体标语：“一切为了早日回家吃饭！”当时，国家提出的口号是“一切为了早日实现共产主义！”校方很快得到消息。在校长的陪同下，公安局好几个警察都亲临臭烘烘的厕所现场。

这位肇事者便是“丧门星”张扬。校长念他年幼无知，一再恳请警方对他宽大为怀、免予刑事处罚，并应承学校一定给予该生开除学籍的严惩。

——此后至毕业，“丧门星”便从我们眼前消失了。

05

在一中读书期间，因我是孤儿，享受特等助学金，每月6元，一日三餐无忧。假期留校，同样有助学金保障。所以，我对外界发生的事情知之甚少。

1959年夏，毕业考试尽管我成绩全优，却因父亲的历史问题，仍然名落孙山。出校门不久，在堂叔介绍下，我进了建筑队，先当小工，后学木匠，虽然工资微薄，但总算有了糊口的正经职业。

县城虽小，东头刮风下雨，你在西边不想知道，也会淋到你的头上。

“丧门星”被开除后，就跟着他父亲做泥

瓦匠的行当。他父亲并未正儿八经地拜过师学过艺，而是迫于生计自己“剽学”的。大活干不了，只能接一些修墙补灶铺地坪的小活。这个淘气的儿子跟着他，并非继承他的衣钵，而是凑个人数，挣几个零花钱，糊个嘴而已。

凭良心说，“丧门星”并非一无是处。他虽然生性顽皮，喜欢惹是生非，却不狂言，更不夸夸其谈。他似乎早就明白，有些事情是只能说不能干的；有些事情是只能干不能说的。他家里收入微薄，生活艰苦，但从不着急发愁，他照样娶妻生子。他那张扁平的大脸，照样终日乐呵呵的。在连续生下两个女儿之后，媳妇再也沉不住气了，她愁眉苦脸地对张扬说，这咋办呀？

“丧门星”问，啥咋办？不到长城非好汉，继续生呀！

媳妇说，生多了，怎么养得起啊！

“丧门星”说，天无绝人之路呀，媳妇别怕，你听说过世上有被尿憋死的和尚吗？没有哇！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你大胆地生就是！

有这话垫底，媳妇得到安慰，也受到了鼓励。话又说回来，即使不安慰，不鼓励，她也阻挡不了“丧门星”的造人运动。

俗话说“虱多不痒，债多不愁”。后来媳妇又生了一儿一女。然而，让人们没想到的是，他们一家虽然人口增加了，生活水平不但没降低，反而活得更精神了。媳妇还常常带着女儿，一起眉开眼笑地逛街、购物，一家

人的衣着也变得时尚、甚至时髦起来了。

彼时彼刻，县城的人都整日愁眉苦脸，满脸菜青色，衣着一片黑灰，年龄大的人腿脚浮肿，甚至丧失行走能力。县城静寂，没丁点儿生气，像一位久病的老人，无声无息的硬撑着……

06

民以食为天。在那个年代，人们最突出的感觉是饿，最迫切的愿望是吃。老师带领我们学生帮助农民“双抢”，麦收时，把麦穗在手上一搓就喂到嘴里。遇到收蚕豆，把豆荚剥开，将蚕豆米喂进嘴里。无论果实是否成熟，我们都会感到分外香甜。

宋辉是我关系最好的同班同学，和我同年同月生，他们姊妹和我也以兄妹相称。初中毕业后，宋辉和母亲一起到堵河边捡矿子（石灰石）、挑矿子、烧石灰，从事的都是这类繁重的体力劳动。盛夏酷暑，河坝里没有一丝阴凉，加上过度劳累，宋辉突发心脏病而英年早逝。宋妈妈痛失爱子，伤心过度，好几个月卧床不起。她女儿找到我说，大哥，你就抽空到我们家去坐坐吧，我妈看到你，等于看到我哥了呀，这样或许能让我妈挺过这一劫。

其实，宋辉妈妈对我本来就好。他们家粮食指标不够，就想方设法维持一日三餐，常买些便宜的萝卜缨，晒干后切成碎末，腌成酸菜，把面皮擀得菲薄，做成盒子，撑一肚子萝卜缨，炕成菜盒子充饥。每次做菜盒子，总不忘给我留两个。

宋辉去世半年后，有次我到他们家去，宋妈妈竟悄悄地塞给我两个很大的白面馍馍。接到白面馍馍，我竟愣住了！好久没见过这等美食啊，这可是饥荒年救命的东西呀！

宋辉母亲身体不好，他们家的粮食定量也朝不保夕，不到月中就没粮了，其余时日就只能靠瓜菜代。宋妈妈看出了我的心思，悄悄地对我说，柯林呀，你吃吧。这是宋辉那位小张同学资助我们的一些粮票，帮我们渡过了难关呀。我点点头，接住白面馍馍，心里便猜到，宋妈妈说的这位同学一定是他。我在心里思忖：真没想到呀，这个惹是生非、令人讨厌的“丧门星”，竟然还知道扶贫济困呵！

后来，我又到同街的另一户熟人家去，推门进屋，他们正吃晚饭，桌上竟放一饭筐白面包子，惊得我几乎叫出声来。那一筐诱人的包子啊，即使县领导，在那年月也不一定端出来呀。这是个未解之谜，直到后来我才知道原委。

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丧门星”鸟枪换炮的潇洒日子没过多久，一日，县里就在人民广场召开了公捕公判的万人大会。犯罪嫌疑人就是“丧门星”张扬和另一名同案犯。罪行就是印制和贩卖假粮油票证。

——道听途说，另一名同案犯疑是公安卧底。

07

“丧门星”的父亲张成功，本姓许，不姓

张。他是过继给张家的。张家一介平民，衣食无忧，说不上富庶。到了张成功主事当家时，曾在县城开过栈房，也只温饱有余。1938，戊寅虎年，中年得子，便把这个儿子当作宝贝蛋般宠爱，正应了“穷汉养娇子”那句古话。“丧门星”不思进取，游手好闲，好逸恶劳的习性，均拜他老爹张成功所赐。

张扬老爹去世那天早上，他去找朋友帮忙张罗后事。一见对方，他就把双腿一拍，算是打招呼，然后就面带笑容地说：哎！毕业啦，毕业啦！朋友们开始还以为他家有啥喜事。见朋友没听明白，张扬又说，老爹毕业啦，请各位兄弟们帮忙呵！

不知过了多久，那年腊月，天气阴沉，我放工归家，路过大街转角时，一人喊我，抬头一望，声音来自老街照面墙脚手架上。此人头戴报纸折叠的帽子，罩着一件脏兮兮的长衫，正用白灰刷墙。仔细打量，竟是“丧门星”啊！我心想，他从监狱放出来啦？

我仰着头问他，你放出来啦？

他笑哈哈地高声答道，放出来啦！放出来好几个月啦！好像他出了趟公差似的。

我问，怎么样呀？

“丧门星”继续笑答道：什么怎么样呀，没样！没样呀！

——没样？快过年了，没样？我口袋里恰好装着刚发的那个月的工资，32元还没捂热呢。我仰头对脚手架上的“丧门星”叫道，下来一下吧！

听到这话，“丧门星”一出溜就从脚手架

上跳了下来。这时，我将1张10元、1张5元的票子递到他手上，他毫不客气地揣到裤兜了。一个“谢”字都没有。我给张扬了15元，自己留下17块钱，算是我们全家的“过年份”吧。

大年在一个飘着大雪的早上来临了。初一上午，张扬两口子带着他们穿着一身灯芯绒新衣服的孩子们，欢声笑语地来给我们拜年了。

当他们踏进我们家门时，我们却是家徒四壁。天气寒冷，无柴炭取暖；衣衫单薄，无棉衣加身；厨房既无鱼肉，也无鲜蔬；我的妻儿面面无表情，都踮踮在堂屋的角落里……妻子勉强张开嘴，脸上挤出一丝生硬的笑容说，稀客呀，请坐！同时还用冷冷的目光在客人们的新衣上扫了一眼……我也站起身，强打起精神来表示欢迎。

08

上世纪90年代初，我们一家先后离开了家乡。像拓荒者一样，带着一家人在一片新的土地上，继续修补着我们破碎的人生和未知的命运。

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退休20多年后的今天，当我再次想起那个同样多灾多难的“丧门星”时，早已没有丝毫的嗔怪和愤懑了。

而他，这位1938年出生的“丧门星”仍然健在，仍然无忧无虑地活在这个他也许热爱、也许仇恨、也许什么感觉都没有的世界

上。他的一生，荒唐，错谬，玩世不恭，甚至作恶多端；但他也有善心乍现的时候。因为他的善心乍现给他带来的福报，足以让他的晚年不至于太凄苦，甚至可得善终。

人的一生是在忽明忽暗的感觉中度过的。“丧门星”曾救过宋辉一家，毫无疑问，或许他还救过我不知姓名的其他人。宋辉的父母早已作古，但昔日张扬的救命之恩，仍时

刻挂在宋辉小妹心上。为张杨子女的工作安排，他们夫妇不遗余力，帮助他们成人后都能安居乐业，为家庭为社会做贡献。或许，张扬做的善事远不止我提及的这些，但这已足以让“丧门星”天使与魔鬼的双重天性得以呈现。

——这是一声对往事不再回望的喟叹，这是一腔对岁月无限深情的宽解。

• 055 •



老苾，本名江达。湖北竹山人。1942年6月生。自幼爱好书法与文学，成癖成癮，不改初心。

✕

一锅鸡汤

贺 兴

✕

• 056 •

国庆节假期加上十多天的年休假，终于凑齐了时间，去往了川西自驾的路上。自驾出去玩，我已经有十多年的经历，是路上老客，非常沉迷。随着日子的慢慢老去，我自驾走过的地方越来越多，能吸引我去的地方也就越来越少，所以对一些着迷的地方，一直珍惜着，计划着，把一些精品的路线和神往的地方向后放一放，藏一藏，吊起自己兴趣，铆足劲，再去好好玩。

川西就是我历年的珍藏地之一。

说实话，因见过了大川大河，这次川西自驾，我对川西的物候风光并不是最期待的。让我期待已久，让我心心念念不辞朝夕赶过去的是藏在味蕾深处鲁朗小镇的那一锅石锅鸡汤。鲁朗的石锅鸡是 318 公路上的一道网红美食，用附近老百姓家时收购来的藏香鸡，辅以手掌参、松茸、藏红花、天麻

等药材，用当地特产的石锅慢火炖制，汤中有一股淡淡的药材清香，鸡肉爆嫩而味美。因多在网上看其他人的川藏旅行，以及他们对石锅鸡的评价，让我对这一道地产美食神往不已，认定那一种川藏线上的人间致美之味。

欲望就像酒越酿越陈，新冠疫情三年，断离了许多去远方的梦想。在网上神游，川西那块宝藏之地越来越清晰，每一块风景，每一个山梁，我核对了一遍又一遍，深深地印在我脑子里，如身临其境，无法按捺。得到假期，便早早地收拾好卧具、炊具，整理了床车，保养好车子，去医院做了体检，就迫不及待地出发了。

前过的那座山，你是什么山？过了昌都寺，才能到雅安，在茶马古道上，听这样的一首歌特别来劲。山川逶迤去，美景迎面来，

车影掠过，无边的川西美景既养眼又提神，但我无暇顾及。心中念念不忘的还是快去鲁朗吃上那一锅热鲜的石锅鸡，去感受这次旅行的极值时刻。车过理塘，爱人高反严重，出现呕吐。打听路边小餐馆老板，说这种情况非常严重，需要赶快去医院吸氧，不然会有生命危险。听完吓一身冷汗，赶忙寻着路找到理塘县人民医院，护士驾轻就熟，开票交钱，不久便氧气伺候，本来想吸半小时，结果被告知一个小时是最低下限，既然掏钱了，忍着时间，也要吸够一个小时。我自己虽然没有吐，但也头昏脑涨，感觉反应迟钝多了。为了行车安全，我陪爱人吸了一个小时的氧气。吸氧的时候，爱人还打趣说，为了一锅鸡汤，受这个罪太不值得了。

吸完氧，地已经黑了，但天还很嘹亮，真不愧是天空之城。理塘海拔高，不敢有丝毫停留，勒着性子硬着头皮往前开。早上在康定吃的早饭，中午车上吃的零食垫的肚子，除了上厕所，下车拍照，中途没有休息，全凭这一锅鸡汤吊着一路往前走着，挨到凌晨两点，终于把车开到海拔 2900 米的香格里拉小镇，网上介绍说，这里没有高反，才安心驻车休息，一路担忧不必多说，在翻越兔儿山、海子山的路上看到多起车祸，天上不时飘着小雨，高原的夜是寒凉的，这对初到高原，不谙世事的我来说，直观的警示深达内心。

游览了亚丁景区后，终于吓尿了，再也不敢往前面走了。在路边藏族人家买了松茸，顺便打听起石锅鸡的做法，当家的藏族主妇用流利的汉语和我们交流，她说石锅鸡没有固定的做法，最主要的调料是手掌参，其它的随便放就好，用的鸡就是自己家的走

地鸡。面对爱人严重的高反，得到这个基本的做法后，最终我们艰难地做出决定，不再为一锅鸡汤去冒险，原路返回。

返回的路上，幸运的在雅江买到品相更好的松茸，在新都桥买到了藏红花和手掌参，还有像小手指大小的藏地天麻。希望和好奇是生命里最好的东西，也最能治愈人心。决定原路返回时，真是心灰意冷，但理性告诉我，已经无法再为一锅鸡汤而去冒险。但在新都桥买到手掌参时，吃石锅鸡汤的愿望又重新燃烧起来。于是我们旅途的重心转向如何找到一只地道的藏香鸡了。功夫不负有心人，走出新都桥镇不久，在胡杨林深处遇到一位放着一大群牦牛的藏族大哥，他可以把他家的藏香鸡卖给我们。藏香鸡个不大，肉也不多，没有内地的土鸡实惠，但为了能吃一锅地道的石锅鸡，最终还是咬牙盘下一只并请大哥帮我们料理干净。

新都桥海拔不算太高。找好露营地，爱人躺在车里休息，我支上锅，点着炉火，开始炮制鸡汤，洗锅剁肉下料，户外做饭炉具和锅很重要，为了能吃上这一锅鸡汤，这次自驾我专们添置了高原汽油炉，火力很大，能爆炒牦牛肉的那种猛火。鸡汤很快煮好了，迫不急待地尝一口，感觉很一般，再尝一口，还是很一般。端到车里让爱人闻一闻，尝一尝，她说除了松茸的香味还算浓，也觉得很一般。

喝了两碗鸡汤，吃了从家里带来的杠子馍，失望自不能禁，担心高反，也不敢过度思虑，早早地睡了。

回来之后，想着这一锅失败的鸡汤，不

知是哪出了问题！感觉如果不是被网上那些人骗了，也许就是当地人为了宣传地产美食，推销特产，对鲁郎鸡汤的美味人为进行了渲染，误导了我这样的菜鸟。因带回来的松茸、手掌参、天麻还够再煮一次鸡汤，看着剩下的食材又再一次萌生煮鸡汤的愿望。为了让这一次愿望成能成功，我没有再选用高压锅煮，而是专门从网上购买了一个荥阳黑陶土砂锅和可以慢火长时间熬煮的电陶炉。装备准备好后，从菜市场买了一只我们当地的母土鸡，油黄油黄的。吃过晚餐，收拾停当，我便开始再次尝试煮一次石锅鸡汤。加水、下料、剁鸡肉，闷上盖子、调好火力，一家人静静地等待这锅鸡汤，打算是要慢慢地煮上一个夜晚的。

开锅撇沫后，把火再调下一点，慢慢地炖着，先去休息了。躺在床上，因惦记着鸡汤，睡意轻了许多。慢慢的，鸡汤的香味在空气中若有若无地飘着，起身去厨房去查看，真是惊艳到了，在轻漫升腾的热气中，土砂锅中的鸡汤微微翻腾，满厨房松茸的香味混合着鸡汤的味道，真是人间珍馐，但鸡肉还没有扒火，还要继续慢火熬着。

躺上床上，想着那晚从理塘赶路到亚丁的情况，真是后怕极了！两百多公里的路竟

然跑了五个多小时，夜色下的天空之城，湛蓝如昼的夜空上，除了明净如大盘的月亮，再无另一丝的杂念和云彩，天空是亮的，大地却是黑的，在车灯的照射下，我们的床车在这条高原公路上倔强地往前走着，因担心遇到熊，也不敢开车门下车休整，龟缩在车上，前边的一切都是陌生的。看着爱人难受，我也不敢停车，硬撑着往前开，盼着快点开到海拔低的地方。夜色下，兔儿山、海子山的旷辽伴着高原深夜的冷风一一掠过脑海，央迈勇、仙乃日、夏诺多吉神山旷世绝立萦绕心间。

清晨，爱人的惊喜吵醒了我，得知鸡汤煮成了。睡意朦胧，竟把煮鸡汤的事忘了，还好锅没熬干，火候刚刚好，松茸的香味和鸡肉的香味一切刚刚好，炉子经过一夜的工作状态还挺好，看来这炉子才是科技狠活儿，为这一锅鸡汤立下了功劳。和爱人分享着这一锅鸡汤，分享着我们这风风雨雨三十多年的日子。

生活林林总总，都有保鲜期、新鲜感，尝过之后，也就忘了，但幸福总是在眼前的这一刻，还有等待这一刻来临的每一天里。日子总是在山绕水转中，不损梵行，不负倾城，动起来，走过去，不问结果，不问前程。



贺兴，湖北郧阳人，检察院工作，法律职业，多静好动，喜欢旅行，偶有写作，常有作品见于《诗刊》《检察日报》《正义网》《秦楚网》。着笔于心，深根故土，愿在笔下，纸端，云上，阳光里与您相约。

✕

我的父亲

余 芸

✕

2023年是我走过人生路中过的最快的一年，父亲在阳历新年的第二天离去，没有等到他最牵挂的孙子成家，也没有等到他疼爱一生的老伴送他一程……带着众多的不舍和留恋，顽强地支撑了十天后离去。没有经历过至亲离世的我在家人的支持下懵懵懂懂地成长，虔诚地精心准备祭奠父亲过后每个期、清明、百日、七月半、寒衣节，不知不觉在慌张忙碌的学习中即将迎来一周年的祭日。在经历这些事情期间，我感觉父亲一直还在某个角落默默地看着我们，也常在习惯给他准备日常用品过程中惊醒，无法接受父亲再也不会回来的事实，不经意间也常想起父亲生前的一些片段，有时感到人生的凄凉，甚至有些恐慌。一年后的今天，我压抑着情感的波澜，用颤抖的双手、笨拙的文字追忆父亲生命中的点滴历程，作为菲薄的祭

品，奉献于父亲的灵前，为了忘却的记念。

1

父亲1941年5月生于房县沙河乡原东方大队8组，有关他的往事，念念不忘的是祖母常含泪讲的“是骨头三嗦”。祖父年轻时比较贪玩，家境每况愈下，被亲戚和乡邻低看，三寸金莲的祖母承担了大部分养育父亲兄弟三人的重任，日子过得捉襟见肘。幼年时的父亲想必是不幸福的，在某个大年初二，年龄都是个位数的兄弟三人，徒步去给几十里外、家庭条件好的姑姑拜年，期望能吃点肉、饱餐几顿。赶到时天色已晚，饿着肚子夜宿在姑姑家厨房后的杂物间。深夜饥肠辘辘无法入睡的父亲听到他姑姑问他姑夫：娘屋的三个娃子来了，煮一块肉给他们吃？他姑夫说：煮啥子肉，是骨头三嗦，把大年三十中

• 059 •

午啃过的骨头用萝卜片煮煮就行……本希望去打牙祭的父亲，瞬间泪流满面，人穷连至亲都看不上，大过年的用啃过的骨头打发。一夜未眠的父亲在凌晨时分赶紧叫醒哥哥和弟弟起来回家。据祖母说三个娃儿又饿着肚子回来，后来父亲再没去过他姑姑家吃过饭，说父亲每提起此事都会流泪，也不止一次说，一定要争口气，混个样子，不能让子孙后代再受到这样的歧视。祖母讲，父亲每谈起此事，她心如刀绞、每次也表态：只要你们几个好好混（念书），砸锅卖铁也要供给。祖母给我们讲这话时的语气和眼神，在我年幼的内心画下了深深的一道印记，至今都还清晰。祖母的确做到了，为了孩子们能读书，不杀年猪，凡是能卖钱的都变卖成学费。也正是祖母的鼓励支持和父辈们的艰苦勤奋与拼搏，兄弟三个都靠读书走出了大山，从事的都是受人尊重的职业，一位是专业技术人员，一位是从基层干部转为国家干部，一位从事教育事业，这在当地是前无古人的，轰动全乡。直到今天，故乡老一辈人仍然以此为例教育鼓励孩子。直系孙子辈 16 人，定居省会城市 6 个，职业遍布了各行各业，个个都是行家里手，远远超出了小脚祖母想象。现在回想，如果没有祖母格局、支持和供给，按农村的惯例，恐怕后辈绝大多数都在乡下与泥土做伴而苦熬日月，更没有枝繁叶茂的第三代。这背后，凝聚了祖辈和父辈多少艰辛与汗水！多年后，当我在异乡工作、生活中每每遇到困难想放弃的时候，一想到父亲童

年的那个夜晚，小脚祖母的坚韧和认知，动力瞬间起来了，绝不能让我的孩子受到这样歧视，更不能不如旧时的小脚家庭妇女。晚年的祖母和父亲看到后代远远超出所愿，一代更比一代强，那份发自内心的惬意和自豪，是自带着光芒的。

2

父亲的节俭，在大家庭是出了名的。听母亲说她嫁过来时，父亲从不吃肉，说吃了拉肚子不舒服等等原因，每次有好吃的都让给祖父祖母或哥哥弟弟，成家后范围扩大到他的孩子。树大分枝，父亲兄弟三人成家后通过各自的努力从高山上的东方大队 8 组大雾山搬迁到河边土地肥沃的 2 组和 3 组，起初祖父祖母随子女较少、条件稍好的小儿子生活。父亲常年工作在外，小家的人口逐渐增多，半边户的家庭就母亲一个劳力，哥哥们放学回家后也尽力干些家务或挣点工分，日子过得凑合甚至有些紧巴。记忆中但凡有点好吃的，父亲带头不吃，不是留给了长辈就是给来客吃了。对于邻居或亲友，但凡张口借粮油或其他，父亲从不拒绝，甚至还很大方，母亲的娘家，也就是我的舅家、姨家，基本上都从我家借过粮食、油，甚至糖和鸡蛋等各种物品，而且一借基本上都是未还。在那个缺吃少喝的年代里，这些都是稀罕物品，除了过年外，平时高高挂在父母卧室的楼顶或锁在柜子里，在期盼节年的等待中逐渐都成了他人囊中之物，为此我们很是

生气和无奈，多年后谈起桩桩往事仍然有些不得释怀。随着孩子们陆续参加工作，家庭条件日益改善，当这些稀罕物再也平常不过时，母亲才发现父亲不仅是能把肉当主食吃饱的人还极喜甜食。孩子们争相购买各种最好的吃穿用度，即便如此，父亲还是常常把自认为好吃的让给老伴或子孙，剩下的、临期的是自己的，这种习惯伴随了终身。亲戚朋友乡邻任何家有红白事或难事，他知道必行情赶礼，生活有困难的，必解囊相助，礼金和礼品必是丰厚的，经常甚至超过他的收入范畴。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他自己买的一件最贵的皮袄已有二十余年，舍不得穿，依然是九成新，其他的衣物、日用品全是子女购买的，那多半是因为不知道价钱能坦然接受。父亲的有些节约习惯现在想起还很让人生气，经常让急性子的我暴跳如雷，比如打胰岛素用的消毒碘酒几元一瓶舍不得买，导致针眼感染后又自行治疗引起严重的并发症住院；嫌波立维贵不按剂量和疗程服用导致病情得不到控制；停气期间舍不得用电磁炉炒菜连吃三天菜煮饭导致血糖升高入院（斯人已逝，我买的电磁炉依然没有开封），凡是为自己花钱、花自己的钱都是吝啬到极致，例子举不胜举。无奈之策不论是食物还是药物，日用品还是衣物，细到牛奶水果蔬菜粮油，小到棉棒酒精口罩手套，子女们每周买好备齐，以防重蹈覆辙。直到现在，远在千里之外的二姐依然习惯每月给老娘准备好药物。父亲言传身教的待人处事和

节俭作风影响了我几十年，尤其是近十年多的近邻生活，更给我刻下了深深的烙印，有些恐怕还将影响我一生，如自律，凡事亲自动手不麻烦别人，习惯把最好的东西分享他人，物品用到最后才丢弃，从不浪费任何食物等等，不过在节俭方面我有他的前车之鉴带有选择性了，更多是出自对食材和物品的尊重，同时我也常常会为当初的说教与盛怒忏悔。因为随着年龄增长和阅历增多，我体味到父亲的这种习惯是来自于经历了生活最底层民众的艰辛而留下来的，是达济他人的习惯，是融在骨子和血液里的，也是无法改变的。父亲是靠坚韧不屈的意志、吃苦耐劳的品质和强烈改变命运的决心，加上自己一生的努力、一步一脚印才拥有今天幸福的生活，所以格外珍惜，精心维护。这种靠自身努力、自强不息的拼搏精神是留给子孙们一笔最好的财富。

3

父亲是一个很有志气的人，童年到姑姑家拜年受辱事情让他觉醒，自此开始，拼搏终生。上世纪艰苦的六七十年代，上有两位老人，下有六个上学的子女，负担之重，自不用说，父亲从不抱怨。从担任大队会计起步到多个公社、区、乡镇任主要领导，陆续担任多个大型项目指挥长，经手过上亿资金，经历数次审计，父亲总能以清正廉洁顺利通过。父亲是位有五十多年党龄的老共产党员，也是首批获得中组部“光荣在党50年”

荣誉称号的老党员，对党有着坚定的信念和深厚的感情，无论在哪个工作岗位，总是一心扑在工作和事业上。当普通干部，不怕吃苦，脏活累活抢着干，任劳任怨获赞许；当副职干部，胸怀大局，密切配合，独当一面讲奉献；当领导干部，身先士卒，团结同志，群众爱戴建功绩。他用一生诠释了在党爱党，在岗爱岗，做到了一腔热血写春秋。他长期工作在基层一线，总是深入了解和亲身感受群众的疾苦，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帮助群众发展生产，解决群众生活中的实际困难。特别是在担任万峪河乡党委书记期间，他带领全乡干部群众艰苦奋斗，发展农业生产，让群众填饱肚子；开展多种经营，增加农民收入；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群众生产生活条件，铸造了困难时期的“万峪精神”至今传颂。多次被评为模范干部、优秀共产党员，依稀记得原东方二队——他建的第一幢房屋，墙上贴满奖状，后来获得的荣誉证书更是不计其数。

4

对待祖父母，父亲可真是个大孝子。祖母一生为人和善、精明能干，三个儿子忠厚孝顺。年轻时，但凡有点好吃或稀奇物件，儿子们必第一时间带回给祖母享用，据说，高情商的祖母在儿子们参加工作后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娃子们比我见识多，以后享用的机会比我多。言外之意，娃们年轻、路

更长，现在是她享用的时候。家里条件改善后，祖母每周至少一只鸡，每天都有肉和蛋，三餐之间还有罕见的零食，早期是儿子们给的保障，接着又有孙辈的关爱。每次外出回家，父亲必陪祖母聊天，与祖母分享所见所闻，祖母总能从儿子的口中了解到外面的世界，增长了很多见识；乡邻们谁家有困难，祖母也第一时间给儿子们说，让儿子们解囊相助，是远近闻名的热心余奶奶。更难能可贵的是儿子们成年后在家境起初都不好的情况下，但凡听说有杀猪卖鸡或好吃的，都会想方设法买一点给祖母送去，有卖吃的乡邻也会第一时间给祖母送去，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祖父母离去。晚年的祖父祖母分开和儿子们居住，祖父在我家，很清晰地记得每次饭菜上桌，父亲总是先给祖父盛好端到手上后自己再吃。在那个没有小吃店的时代，一日三餐都是在家解决，房县人早餐往往都是面条、炒米饭，偶尔吃顿包子或肉汤煮火烧馍，祖父和父亲酷爱面食，每逢早餐遇到炒米饭时，父亲总是会给祖父冲碗鸡蛋花就着甜薄脆饼干或梅豆角（房县的特色、一种甜面点）做早餐，祖父床头柜里总是放有那个年代稀有的点心。祖父的胃口好，遇到少见的肉汤煮火烧馍能吃两碗且能连顿，每次早餐有这个饭时都是头天晚上剩下的，当时没有保鲜措施，量不会多，基本上是给上班的父亲准备的，每当此时父亲都会端给祖父，祖父心疼儿子，在推辞中享受这顿爱的早餐，父亲和我们一起吃面条或其他，这个印

象太深刻了，尤其假期的三餐基本上以我为主做的时候，碰上这个早餐，我尽量加菜保证到两份，父亲依然还是让给了祖父。父亲的这种行为潜移默化到我们这一代，父亲不在家的时候，我们也自觉地这样做。导致后来我见了火烧馍就不由自主想起了祖父和父亲，想起了肉汤煮火烧馍的场景，近三十年不吃这个饭，现在又加上了父亲的离去，忘却这个画面会是更艰难的。言传身教，善有善报，父亲的晚年和最后时光，子女对他的关心照顾更胜一筹，尤其是长女，在他卧床期间最无助的时候，寸步不离地陪伴着他有尊严地走完人生最后的路。我也阅人无数，很少看到有人的晚年能达到或超过父亲的水平，尤其是儿女不弃不离地精心照料和呵护，给年迈的父亲撑起了一把坚实而宽大的爱伞。

祖父去世后，祖母又随父亲居住了一段时间，在交通不便、异地他乡生活的我趁休产假期间回了一趟房县，有幸和祖母生活了一周多，清晰地记得八十多高龄的她除了肉汤，基本不吃带水食物，早上偶尔吃顿面条不要面汤，爱吃油条油饼不喝粥，如果觉得食物干，不是奶粉就是糖水，父亲总是按祖母的喜好一大早出去买回来。中午的米饭喜欢劲道且粒粒分明，父亲在煮饭的实践中摸索出经验，掌握了诀窍，做出的米饭总能让祖母满意，配一大碗肉类，再吃上一大碗米饭，胃口好消化快，晚上还照样是干食物，让哺乳期的我自叹不如。心态好，从不会因

为情绪或他人的态度影响到吃饭睡觉。遇烟抽烟，遇酒饮酒，逢人说好，层次分明，偶尔与儿媳拌嘴简直经典，句句戳心、字字入骨，让我至今佩服不止。如：母亲带情绪说父亲每天一大早要出去给祖母买油条烤饼之类的干食，还要回家给大家煮苞谷粳或粥太辛苦，让祖母和大家吃一样的，别磨人。祖母笑咪咪地不紧不慢地说：我喜欢吃啥，我儿子知道，会给我买，也会给我做；你要是心疼他，想吃啥，你可以自己做，或者让你儿子买。言外之意：你不如我，也是假心疼。两个哥哥，当时一个在长沙，一个在深圳，确实做不到如父亲这般对祖母的照顾。轻飘飘的一句话，让母亲哑口无言，落荒而逃，再也不提此话题了。即便饮食如此，祖母身体除了血压有点偏高，心脏还是五十多岁的水平，耳不聋眼不花，穿针做饭，生活起居样样能干，分得清、叫的出四世同堂大家庭中近50人，对每一个人的评价中肯独到。多年过去，我再也没有遇到过第二位这种奇人。因大儿子生病，爱子心切已九旬的祖母毅然回到沙河老家单独居住在大儿子家的偏厦里，方便看望照顾大儿子，某个午后和大儿媳拌嘴情绪激动导致突发脑溢血昏倒，很久才被发现，错过最佳治疗期，父亲从长沙赶到后，不愿放弃，继续请医治疗，寸步不离照顾了十几天，至诚孝心未感动上苍，祖母还是走了。办理祖母的后事时，父亲和他的儿子做了一件老家闻所未闻的事情，盛情款待前来吊唁的亲朋好友，不收礼金。大姐收拾祖母的遗

物时，父亲给祖母买的各种吃的喝的还有满满一大柜子，腌的咸鸡鸭蛋肉类还有几大罐等等充足的食物，现金还有近千元。祖父去世时的衣物是祖母准备的，祖母知道他的孩子们没有办这方面事的经验，提前把自己后事要穿戴的衣物准备齐全、套好，走后方便孩子们给她穿戴，这在农村是极少见的。

5

身体一向硬朗的父亲，79岁时还能做近百个引体向上，扛几十斤重的大米，腰板笔直，走路带风，和孩子们在一起，从来不让子女做事，外出购物，也不让子女拎物品，甚至吃饭，也不让子女起身盛饭。自从2020年3月10日在武汉疫情封控期间不慎摔伤髌关节后，健康状况开始走下坡路。一生坚强不给别人添麻烦的父亲在髌关节粉碎性断裂一个月无医无药的情况下，强忍着剧疼等待武汉解封回堰治疗。现在回想，在没有止痛药，也没有安眠药的情况下，父亲忍受的疼痛是多么巨大啊。武汉解封时间定在4月8日，他的大女儿和小女儿两家4月5日从长沙提前赶到武汉帮忙收拾行李，在车上铺好棉被，准备好路上用品，凌晨解封的第一刻启程把老爹护送回十堰，住进二女儿提前联系好的医院。当时因为疫情，医院很多耗材都缺乏，为了能尽快站起来，没有选择性地用了技术不太成熟的国产髌关节，由于卧床太久，腿部已产生了严重血栓，为防止手术中血栓流到其他部位造成更为严重的后

果，医生建议在做腿部手术前先做过滤网手术，愈合后再做髌关节置换手术，然后再取掉过滤网。每次手术前各种繁琐的检查约两天，已偶尔有些糊涂的父亲对加强CT和核磁检查特别害怕，每进去时都特别紧张，全身发抖。清醒时也念叨：光菊（二女儿）在这上过班。每次手术前抓住我和海燕（二儿子）的手不放。可怜巴巴的眼神至今让人心酸流泪，每次手术基本上都是四个多小时，几次手术做完，天气也从初春到了初夏，乍寒乍暖的天气让父亲每次从手术室出来后全身都是冰冷的。经过这三次手术和疗养，终于可以下地走路了。本以为父亲经历了此劫会基本上和以前一样生活自理，安度晚年。世事难料，母亲的无知、阿姨的顺从和疫情多次封控，父亲陆续又在家摔了两次住进医院，身体更是每况愈下，但还能下地活动。2021年7月，因糖尿病并发症第四次住进医院，入院不到一周，疫情暴发医院再次封控，这次严禁人员进出，长达二十来天，只有请了院内的两名护工轮流照看，护工的敷衍照顾不仅导致父亲生长了褥疮，加上长时间卧床，还造成肌肉萎缩，父亲再也没有站起来了。疫情解封后我从竹山回来在医院见到父亲，前后判若两人，形如枯槁，抓住我的手，语无伦次：我好冷，他们把我绑着，不给我盖被子……每每想起这个场景，我依然会颤抖，泪流满面；依然会怒火中烧，想打骂人。父亲从住院到离去的很多细节，像扎在心头的一根刺，不敢动，不想回忆，也不想描

述。头顶三尺有神灵,善恶终有报,天道好轮回,自顾老天放过谁?父亲以顽强毅力与疾病抗争,不完全是为了自己身体,他更在意的是身体好了,能自理,不给子女添麻烦。正因为如此,一生诸事明白的父亲,没听医嘱,才急于下地走路,想恢复到往常,也才导致事与愿违。世上没有后悔药,人生也没有重来,希望天堂没有疫情,父亲不再坎坷,生活得如儿女们所愿。

父亲卧床后话不多,导致后期很少说得完整,一次我逗他:琪琪(我女儿)是参加工作还是读研究生!(当时女儿选调生和研究生都入围,还没定夺)他非常迅速且大声清晰地说:读研究生。在场的人惊呆了,因为父亲的生日,和往常一样,大家齐聚,那天二姐一家返回深圳,从早上到中午,无论大家咋说,父亲都不接话,总是似笑非笑地望着大家。女儿顿时感动得泪流满面。(她知道外公很久不说话了)无论父亲多么不愿意面对卧床现实,但在他心目中,孩子多读书多长见识才能有出息的初心未改。还有一次是办房产证的时候,我问他房产证办谁,他说:办给你妈。我说:为什么?他说:这样娃子们回来还有个家,有个落脚的地方。我惊呆了,但瞬间明白,在父亲的眼里,祖宅就是子女在老家的风筝线,有屋子在,线就在;若线断了,风筝只能飘荡于浮华的异乡都市,难觅归宿。按照父亲的意愿,费尽周折办到了母亲名下。到现在,我越来越深刻地意识到,父亲是对的,也是有远见与卓识的,对母亲

是责任,对子女是爱,房屋不仅是风筝和线的关系,还有他最了解母亲,她的个性和为人处事是与任何人都无法相处太久,更无法共同生活的。意识到父亲来日不会太多,照顾他的大女儿问他身后安葬何处,他回答:凤凰山。父亲一生都不停在奔跑的路上,搬了六次家,退休后随儿子住过深圳、长沙和武汉,最后选择定居在十堰。在疫情最吃紧、医疗资源最紧张的年底,父亲未能熬过冬至因新冠肺炎再次入院住重症监护室,意识到凶多吉少,大儿子从武汉赶到,在酒店里住了十天,每天到处打听购买静丙针、白蛋白等稀缺自费药品,大家都盼望着奇迹再次出现。一生都深爱孩子的父亲靠顽强精神支撑、让腊月初出生的四个孩子过完最后有父亲(外公)在的生日,等待他最牵挂的孙儿忙完工作,亦婿亦友的谭教授回来,像往常一样大家庭整整齐齐地迎接新年。弥留之际,与他曾经拥有的第四次家相隔百米左右。身后选择地还是故乡、曾经的家门口。哪怕时光荏苒,故乡才是根深蒂固与自己血脉相连的根,那里有生他养他、伴他童年、少年、中年的土地,有让他思念萦绕、梦回百遍故土、兄弟和爹娘。

父亲的一生,扮演的每一个角色都是优秀的。他的细心耐心和预见性,我们这一代都无法和他相提并论。他担心半辈子没有成长母亲若后他离去、会给孩子带来负担,健康前竭尽全力安排好母亲养老的相关事宜。他也能够清楚地记得大家庭每个孩子爱

好，每到节假日，都提前晒好被子，准备好各自爱吃的食物，专用鞋子、杯子等等物品。聚会时孩子们喝酒聊天，他端茶倒水，笑眯眯地看着，孩子们打牌熬夜，他在旁边默默地陪着，孩子们上床睡觉后，他轻轻地开始打扫战场，收拾卫生，刷拖鞋，洗杯子……第二天一大早，不知疲倦地又给孩子忙活各种早餐，不准孩子们插手，让孩子们依然都是孩子。点点滴滴，历历在目，慈父形象牢牢地刻在我们这一代和下一代的心中。儿孙三代目前 25 人，对父亲都是心存感激、满怀感恩和崇拜敬佩的。父亲的一生，是一把火，一盏

灯，烛照子孙；又像一头牛，载着一辆家徒四壁、人员不断增多的板车，从乡间走向城市，从贫穷走向富足。父亲以仁爱的胸怀，顽强的毅力，执着的信念，正直的品德，克己利人的善良，给儿孙镌刻了一座人生的丰碑。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父亲做到了，吾辈和下辈不会数典忘祖，也正在祖辈和父亲所希望的路上努力向前。

平生躬耕行善事，心照天地与人寰。愿一生善良、努力、辛劳的父亲，在天堂里无病无灾，幸福无恙！

• 066 •



余芸，70 后，自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文学创作，有数篇散文见诸报刊。

✕

岁月变幻中的桥

杨志艳

✕

落日的余晖懒洋洋地爬过山冈，照射在静谧的大地上，两岸的溪水潺潺流淌，又到了一个“风送梅花过小桥”的寒山瘦水季节。

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中曾如是写道：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这是我记忆中读过的有关于桥与风景相映成辉的最美乐曲。古代才子不但有家国情怀，而且在四海为家的漂泊生涯里也有着“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般的愁绪。

桥，自古以来就被人类寄托着内心的喜悦与忧伤，诗词歌赋里的桥大多读起来有着幽幽的意境之美。不管是以前的拱形桥还是现代的箱梁乃至T梁桥，它的美在工程师的眼里似乎早已是熟视无睹。日复一日地行走在桥梁的巡检中，这些工程师们时而像父母一般溺爱地抚摸着自己的孩子，时而犹如

大夫的客观“把脉”，经过一系列的“望闻问切”以后，从而得出关于一座桥的初步诊断结论。他们的骨子里早就根深蒂固地融入了安全永远胜于美貌的信念。

设计院的档案柜里封存的图纸几乎概括了所有大、中、小桥的模样。记得某年我陪一位院长下乡勘测桥梁，在吃罢午饭喝水的间歇时光里，她讲起了三十多年前刚参加工作的一段经历。她说那时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由于受时代条件的限制，那时还没有桥梁检测车，所以一座座年代久远的拱形桥能否安然无恙地矗立在河面之上，根据拱形桥力学原理，拱圈是桥梁跨度结构的主要承载部分，所以它是否存在病害显得至关重要。可人立于桥面之上，对于脚下的拱圈与腹拱是否存在病害也无从知晓。为了解秘某座桥梁的受力状况，评定它的病害程度，

让桥面之下腹拱的真实情况大白于眼前。于是这些文弱书生们便想到了一个有些冒险的土办法。那就是把粗壮结实的绳子一头绑定在牢固的地方，另一头拴在技术人员的腰上，只身前往探索，那时的她还是一位体重尚不足百的小姑娘，于是自告奋勇，毫不迟疑地去找一座桥在风霜雨雪中留下的那些“岁月印记”。

与此同时，眼看天色已晚，另一边的腹拱也得察看，于是瘦削的技术骨干也如法炮制，待身轻如燕的她拍照记录回到原处，气定神闲地坐在石板上专心等候。反观那位男工程师不但回来得晚，而且累得大汗淋漓，气喘吁吁，司机见状立马给他递上提前备好的水以便补充能量。他一边喝着水一边自嘲地说：“人不服老不行，行动不再矫健，比不上小姑娘了啰！”

又过了一段时间，大家聚在一起讨论此桥的加固方案时，领导顺口问了一句：“你们之中谁下去察看的病害？”于是有人如实作答。当那位领导听说某某人只身前往时，顿时关切地询问：“他那岁数体力上吃得消吗？”“他受惊了，以后不会下去察看了，”有人幽默地插话。没想到领导听岔了，领会错了意思，反问道：“男人还能受精？”结果本该是严肃的会议内容直接演变成了一桩莫须有的乌龙事件，闹得全场尬笑不已。

现代人一天过的桥比古代人一生走过的桥都要多，尤其是在那个食不果腹，交通不便的过去，桥被人一步步地踩在脚下，人

们在丈量自己步伐的同时也在测算着桥的长短，桥在他们心中是永恒的舟，是延伸的路，载着人们奔向幸福的生活。

中国的老百姓喜欢把雨后的彩虹称之为彩虹桥。那五光十色，曼妙无比的梦幻色彩让人不由得想起牛郎织女的鹊桥相会，寓意圆满地渴盼着拥有一位“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神仙眷侣。当然，如果情侣不睦，吵架闹分手，生气的人还会冲对方大声地吼叫：“以后咱们一刀两断，路归路，桥归桥。”明白人一听就知道这是一对怨偶，生气的那一方无非是想等着心上人来哄哄自己，说点儿开心的情话罢了，这个世界上但凡是相亲相爱的人，哪有可能真的“路归路，桥归桥”呢？它们永远是相互联结的整体，缺一不可，他们惺惺相惜，互相欣赏，相互成就，紧密相依。

自古以来，桥与人类的生活都休戚相关。刘禹锡的《柳枝词》里便可尽悉古代才子与佳人在桥上告别时的无尽思念与惆怅：清江一曲柳千条，二十年前旧板桥。曾与美人桥上别，恨无消息到今朝。和平年代，夜幕三更天，星铺满天宇，一位桥边姑娘尽可以在“月上柳梢头”时约会有情郎，不知是哪位幸运儿可以划向姑娘的心海。以古为鉴，可以知兴衰；以史为镜，可以明事理。赫赫有名的“七七卢沟桥事变”，掀起了近代史上全民族抗战的大爆发，中国军人为了保家卫国，坚决抵抗，那一年的卢沟桥备受摧残，它不但见证了将士们血流成河的英雄壮举，而且也被后世之人深深铭记：勿忘国耻，振

兴中华。在血雨腥风的战争年代，北上抗日的红军向天险大渡河挺进，一举飞夺了泸定桥，把敌人甩在了身后，保证了长征的胜利会师。由此，桥见证了人类太多的悲欢离合，桥也是用来表达重逢与离别的重要回忆点。广交朋友的仗义之士免不了要在桥上迎接贵客，送别亲朋好友，从“忆昔午桥桥上饮，座中多是豪英”的诗中便尽显了陈与义心中的百感交集。

我曾在书中看到有人说：“桥像一条远方的长虹，顿时出现在渴求生者的心上。”国人热衷于赞美桥，对它是满满的热爱，但也有难免一言难尽的时候，世人避而不谈的是传说中人临死之前要喝孟婆汤，走奈何桥，忘掉前尘往事，安然上路。倘若某位长辈猝然离世，那些哭得呼天抢地的家属们便会在灵柩抬过的桥上抛撒冥币，希望阴间的亲人一路走好。无论生活是晴空万里还是阴霾重重，但一定不能在桥上辜负生命，留下令人难以置信的惊恐现场，让熟悉的亲朋好友每逢过桥时便会涌出一股悲悲凄凄的低落情绪。我们都是万丈红尘里的凡夫俗子，要知

道世界上的人那么多，总有一个人是来温暖你的，世上的桥姿态万千，总有一座留下你的倩影。时光默然安静地记录与见证着时代变迁中的人与事，时下的私家车、动车、高铁让我们的脚不曾与桥有丝毫亲密接触就发生了位移，那一座座的桥还没看清楚就已飞奔远去，好些桥与人似乎不曾照面就已飞速促成了此行者的目的与愿景，把古时候那句“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这句小家子气势的话抛在了光阴的尽头，一去不复返。

“我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还多。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饭还多。”以前听这句话都听出了老茧，现在说这话的人早已双鬓斑白。某日陪她逛公园，走过人工桥，我教她用手机拍照留存，她就像是一位勤奋好学的小孩子，全程充满着新鲜感，一会儿拍小桥风景，一会儿拍落花流水，好不惬意，全然忘却了她曾经说过的话。

不管是新桥还是老桥，在桥梁工程师的眼里，它们就像是嗷嗷待哺的“婴儿”，书写的都是满心的欢喜与关切。



杨志艳，《婚姻与家庭》签约作家。作品散见于《中国校园文学》《散文选刊》《演讲与口才》《佛山文艺》《散文》《好日子》《做人与处世》《思维与智慧》《37度女人》《新青年》等报刊。

■ 家书 · JIASHU

✕

给灿哥的一封信

肖冰

✕

• 070 •

灿哥：

读你的名字总是偷偷地，莫名欢欣感动，想来大概是天使见着一个可爱的小孩，就派他来找我了。

第一次遇见你是在市文联举办的“西关笔会”作者群，你因工作时间与活动重叠，没能参会，就这样在一段录制的视频见到了你，那清瘦脸庞上炯炯有神的双目，带着温和笑意的唇角，整洁的衣衫，不觉使我心中一震。

被平静加持的生活，会随着内部不安分因素改变原来的样子。两年后冬天一个晴朗的日子，我们见面了，看到你的那一刻，我无比感动，依然是那个干净明亮的人，那样与众不同，气质清冷得咄咄逼人，见到你，我的苦

楚，悲伤，压抑，突然从身体跑出来，不再打扰我。你是那样柔和得望着我，平静得像永远，在阳光铺好的林荫大道，我走在你旁边，忘记了所有，只想这样走下去。

走近你，我知道了你的经历，你的求学，你的恋爱，你的病痛，你的坎坷，你面对一切已经淡然，善良的愈发动人，这是我最欣赏的地方。你说你是笨拙的，不知道怎么对一个人好，但你是真的呵护着我。你见到我就兴高采烈，不加掩饰的真诚暖得就是一枚太阳，允许我坏，允许我做自己，仿佛你要把我写成一本书，用恒久力量表达你的心意。

你不允许别人伤害我，对我的夸赞直观从不权衡利弊，你说我是你特别的人，在心上，眼里，在唯一的玫瑰中，想把全世界都

给我。

在你的一封信里，已然把我当成妻子，对我的期盼，对我的温情，对我的执着，溢于言表。我相信，我们的婚姻不会是一座受困的围城，而会是水乳交融的宁静。我们的婚姻一定要战胜平庸生活，抵抗人生路上的坎

坷不平，婚姻不是战场，生活才是，在寂寞里相拥，在喧嚣里成长。走长长的路，编织长长的烟火，念长长的诗，抬头看南回大雁，偶尔迎接，偶尔放弃，甘之如饴。很庆幸，在我们这里，一加一等于我们。

• 071 •



肖冰，1989年生，湖北人，竹溪县作家协会会员，作品发表于《绿野》《河南诗人》《浩然诗刊》《湖北诗歌》《平鲁文艺》等报刊。出版个人诗歌集《旋转的雪花》。

✕

给程蔚林小朋友的一封信

蓝 菁

✕

• 072 •

我亲爱的二宝：

二宝，转眼间你已经快要五岁了，而你刚出生时妈妈每天抚摸你那瘦瘦小小脚丫的情景仿佛还发生在昨天。你知道吗？当初你差点无缘来到这个世界上。当时妈妈生了一场大病，2016年9月份妈妈经历了最后一次手术，而2017年的春天妈妈得知有了你，我很担心你的健康，但在外婆、奶奶、爸爸的轮番劝慰下，我才决定好好做产检，如若一切正常就生下你，最后你平安降生了，合该我们有这一世的母子缘分。

你是一个男宝，所以我和你爸爸教养你姐姐的那些经验很多都不适合套用在你的身上。你活泼好动，从会走路至今做过的调皮捣蛋的事儿数都数不清，我曾经很懊恼地自问，是我这个妈妈不称职吗？

有些时候你做出的事情超出了妈妈能

忍受的底线，又正赶上妈妈情绪崩溃的当口，妈妈动手打过你，事后看到你白嫩的脸上泪珠不断滚落，妈妈也很心痛。我时常拉着你的小手，惴惴不安地问你：“二宝，你觉得妈妈爱你吗？”你每次总是很大声地回答：“妈妈爱我！”每每听到这样的回答，想起我曾经施加在你身上的武力惩罚，我总是心虚莫名。

有一次你又做了让我气愤的事儿，我很生气地说：“二宝，你这么调皮，总是给妈妈添麻烦，我都不想爱你了！”你气愤地跺着脚，挺起小胸脯，冲我大喊：“不，你必须爱爱我！”你理直气壮的模样让我哑然失笑。你说出了我无法回避的事实——无论你多么调皮，无论你多会惹麻烦，我都得全心全意地爱你。因为你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你是妈妈的孩子啊。

去年夏天,我非常有幸和姐姐一起聆听了“三宽教育”平台聘请的专家来鄖阳区举办的现场讲座。现场有一个环节,她让各位家长在纸上写下孩子的优点,越多越好,有的家长写得飞快,有的家长抓耳挠腮想不出来。专家说,如果家长的眼中,孩子没有任何优点,证明你不是一个称职的家长,想到此,我飞快地回忆你的优点。妈妈一直认为你是一个社交能力很强,情商很高,内心赤诚的好孩子。

有好几次,在电梯里,你主动把自己的食物投喂给那些坐在婴儿车里的小弟弟小妹妹。去年夏天,爸爸带你去汉江边散步,你看到了正在拍婚纱照的一对情侣,你冲着那个漂亮的姑娘大喊:“新娘子,你好漂亮啊!”你童真无邪的夸赞惹得那个姑娘灿然大笑,我想在那一刻尽职的摄像师一定按下了快门键,为这对新人留下了一帧最美的照片。这个场景我虽未亲见,却可以想象。爸爸讲给我听的时候,我真的很开心,你的童真之举给别人带来了片刻的欢愉。

又一次,幼儿园里新来的老师很开心地告诉我:“我第一天刚来,程蔚林就抱着我,亲了我一下,还说,老师,我好喜欢你啊!”老师跟我说这话时,全程带着笑脸,纵然你后来表现得很调皮,老师依然对你极有耐心。孩子,你的无心之举又一次让我刮目相看。

上周,我接你放学的时候,对你亮出了我摔倒时被地面擦伤的右胳膊肘,前一刻还像只小鸟一样对我叽叽喳喳说个不停的你

瞬间变了脸色,你带着哭腔说:“妈妈,我好想哭啊!”那一刻,你眼中泪光闪动,我觉得整颗心都像泡在蜜里那样无比的甜,那一刻我内心有一个无比清晰的认知——我的二宝赤诚地爱着我。

有一次,你搬了凳子坐在主卧飘窗上,趴在窗户上,对着小区一楼广场上的小伙伴们喊得正欢,我发现后,很小心地把你抱下来。我扶着你的肩膀,很动情地对你讲,这样很危险,摔下去会死的。如果我的小二宝死了,那妈妈也不想活着了。沟通的过程中,你感受到了我语气里的凝重和深情,也看到我眼中涌出的泪光,你也哭了。我让你举起小手发誓,以后再也不爬飘窗了,再也不会打开窗户了。你稚嫩的声音,慎重的神情依然历历在目。此后,你果然再也没爬过飘窗。

这是我第一次用情教育获得了成功。我不禁在反思,过去的我为什么会那么愚蠢地认为,你不懂道理,非得试图用武力去降伏你呢。

那次讲座,“三宽教育”的专家还问了孩子们一个问题——你觉得你的妈妈有多少岁呢?孩子们答得五花八门,最后专家老师抛出了答案:“孩子们,你多少岁,你的妈妈就才有多少岁,因为以前她没有孩子,不会当妈妈。”

二宝,你也才四岁多,所以对于男宝妈妈这个身份来说,我也只有四岁多,如果妈妈曾经做错过什么,请你原谅我。我相信你已经原谅了我。我会和你一起努力成长,请

你多给妈妈一些时间，妈妈保证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二宝，你现在还不识字，不懂妈妈写了些什么。但是在你生命中第四个儿童节到来之际，我还是想写这封信给你，等以后读给长大的你听。妈妈曾经为姐姐写过一篇散文，今天妈妈也给你写信，希望你能明白妈妈很爱你，和爱姐姐一样多，我希望你们俩能一路相伴茁壮成长。

南国有佳木，十年蔚成林。这句诗，是你名字（程蔚林）的出处，也蕴含着妈妈对你

的殷切希望：人生的路还很长很长，未来会有风有雨，等你长大你会发现，人世间痛苦总会比快乐多。但是无论怎样，我希望我亲爱的小二宝，能永远保持一颗赤诚之心，永葆对生活的热情，成长为一个阳光向上的好孩子。

妈妈永远爱你，会陪伴你一起长大！

永远爱你的妈妈：蓝菁

2022年6月1日

• 074 •



蓝菁，生于1985年，目前在鄞阳区文联工作，兼任鄞阳区作家协会副秘书长。从年少时起便热爱文学，多年来不改初衷。对于人生，我相信秉持乐观豁达的态度可以战胜一切困厄；对于文字，我相信温柔善感的心可以是一切文思的源头。

✕

给女儿书

龚丽丽

✕

亲爱的女儿：

皎月如银，星光弥漫。望眼苍穹，不知在外婆家的你是否已进入梦乡。我起身坐在你的房间，书桌上那束粉色的月季花在灯光下显得更绚丽，如同金钗之年的你，萌发着青春的朝气。

十二年来，我对你的爱始于责任，久于关怀。一转眼，你已从我怀里的娃娃长成了比我高的小姑娘，我还没来得及多抱抱，你就踏上了探索梦想的旅程。尤其是你弟弟出生后，懵懂的你更是学着丰满羽翼，让我省心。

你的班主任蒲老师曾说“这孩子，你们都没管过，考这成绩很不错了”。这句看似安慰的话让我自责。的确，从二年级起，你就开始了一日四次的独自坐公交车上下学。你没有责怪过“别的同学都是放学后父母在门口接，而我没有”，你没有抱怨过“冬季的天太黑，你上学时和同校邻居约着一起走地下车

库”，你也没有指责过“我陪弟弟先睡，看都没看只给作业签了个名”……这几年疫情的跌宕，我和你爸爸多次受命于一线，而你，细心呵护着你弟弟，陪他玩玩具、给他读故事、带他早入睡。你的太懂事，让我有些愧疚，也有些心疼。所以现在的时间，我更可能多地倾向于你。不过我想，这些迫于客观条件的磨炼，将来会成为你人生路上的财富。

让我感动的不只是这些。谢雨涵爸爸打电话说“你组织的同学聚会让涵涵不再宅家里”；王乐萱妈妈说“你安慰甜甜不就一次考试嘛，下次努力就是”；12楼的爷爷好几次夸你有礼貌有爱心。还有，那次作为在升旗仪式优秀毕业生代表发言时的落落大方，都让我倍感欣慰。

然而，母爱是一场渐行渐远的分离。还有十多天，你就将迈入下一阶段——初中。三年也只是人生的一个短暂过程，将来，你

还有更多的一段一段旅程，也会遇上不同的老师、同学、朋友，不管在哪儿，妈妈都希望你依然善良、坚强、独立、乐观、自信。在此，妈妈也给你提一些小小的建议，期待我们相互监督、一起努力。

希望你多读经典。腹有诗书气自华。我知道你打小爱看书，在你的要求下，家里两个书架也屯的满满的。要知道，当今我们一天所获取的知识量可能要超过古人一辈子的知识量。但是国学作为中华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涵盖了大量的哲理和文化，凝集了老祖宗的智慧与心血，传承了中华文明的精髓和气脉，每每读来，仿佛与圣人对话交流，又仿佛回到了当时历史，妈妈希望你能多读读，汲取力量与精华，减少人生的弯路。

遇事多正面思维。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前些日子我们一起看了《长安三万里》，你对李白的遭遇愤愤不平。实际上，我们的人生都可能像李白，或时机不熟、怀才不遇，抑或遇人不淑、遭人诽谤，但你要相信“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如同《水知道答案》，当我们给水赋予正面语言时它会由杂乱无序变成美丽的六角形结晶。妈妈希望你多用积极的、正面的思维来应对生活中的琐事，自然会收获不一样的自己。

凡事多辩证思维。《道德经》说“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福祸如同硬币的正反面，相

互依存。邹忌暮寝自思，悟到了“王之蔽甚矣”的结论，劝谏齐王广开言路并“战胜于朝廷”；苏东坡被贬，同行狼狈他却洒脱地创作了“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的佳作。所以，妈妈希望当你某一方面很优秀、取得一些成绩的时候，你要意识到不如意的事情可能正在滋生；当你深处逆境、暂时不如意的时候，要想到否极泰来，有战胜的勇气和信念。

坚持与家人交流。《易经》曰“二人同心，其利断金”，我更相信家人同心，万事皆兴。这些年，你也絮絮叨叨给我讲过一些故事——你们给老师取绰号“大炮”，你的闺蜜和别人成为了朋友，你被同学改错了卷子多扣了两分……每次你讲，我都把自己幻想成你，设身处地去想想再回答你，以便达到共情，有时候我们像闺蜜无话不说。在以后的日子里，妈妈期望你坚持和我讲这样的故事，这个家有一盏永恒的灯，点亮着你归家的路。

忘了告诉你，这些天你没在家，弟弟没有吃冰淇淋，也没看电视。妈妈特意买了很多零食，等你过几日回来一起享用。

此时，窗外静谧，连知了都已歇息，你也应该熟睡了。我以明月为枕，托秋风入梦，伴你成长。

爱你的妈妈

2023年8月15日

✕

给翩翩少年的你

顾一生

✕

亲爱的顾泽新：

展信如晤。你在老家襄阳还好吗？愉快的暑假已然过半，你的高二学习生涯即将开启，而这正是“中流击水”的关键时刻！此刻的你，是否生出立于潮头、劈风斩浪的紧张感？距离高考不到两年，光阴一寸一寸消逝，都说奋斗是人生最好的注解，你，准备好了吗？

据了解，2023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1291万人，比去年增加98万人，再创历史新高。看看今年湖北的高考数据，湖北省高考报名总人数达到50.1万人。今年湖北高考报名人数比去年增加4万人，继2009年后重回50万大关。湖北省过线600分以上的理科生总人数达到19328名，其中文科生600分以上共计2071名，可想而知，竞争是多么的激烈！

不知眼下的你看到这个数据后有何感想？遥想去年，过600分能上个211大学，可是今年的竞争实在是太激烈了，容不得我们丝毫放松！“念念不忘，必有回响。”作为郢中奋楫笃行的一员，你必须抱有“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意志，懂得敬畏，以如履薄冰的态度对待学习和人生，才能笑到最后！

如果你想自暴自弃，糊弄自己的人生，那你对得起当年中考灯下夜读奋力冲刺郢中的初心吗？现在的社会，现实真的很残酷。我从6月10日就去了北上杭苏，本科以上打工的人随处可见，稍不努力就会被别人取代。除非你拥有无法替代的技能和独一无二的绝活，而且还必须年轻，年龄要在35岁以内，否则你只能做最基本最简单的工作，还要随时做好下岗的心理准备。丛林法则是指自然界里生物学方面的物竞天择、优

• 077 •

胜劣汰、弱肉强食的规律法则。如果你不想成为人类社会中的异类，如果你不甘于沉沦于庸常的人生，那么你必须适应和遵守丛林法则。

我也深知自己超龄，即使做了20年内精英仍然无法逃脱下岗的命运，因此，我不得已拖着沉重的行李箱，顶着烈日自费前往北京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研究所求学深造，这就是人们常说的要“居安思危”啊！魏征说过：“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儿子，我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你，不要给自己留下太多的遗憾，不要等到失去的时候才懂得珍惜。唯有努力打磨自己，沙粒才能变成珍珠，石头才能化作黄金，未来才能遇见更好的自己！

除了奋斗，记住切忌坐井观天，须知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要虚怀若谷，拥抱世界。你不去闯荡，就永远不知道自己有多么渺小！因为中国是个人口大国，从来都不缺乏能力出众又积极上进的人才！所以，请你必须认清自己不要企望父母会一直呵护并照顾你一辈子。你们这一代人已经十分幸福地生活在父母全方位的照料中，可是父母总有一天会老去的啊，离开了父母你该如何生活呢？所以，暑假你必须要学会独立生活，学会自己照顾自己的饮食起居和学业，因为我也在为生存而忙碌着！我也无暇顾及你的学习和生活！当你在房间里吹着空调玩着游戏时，你能否联想到我还在烈日下为了升斗米而暴晒着？我也仅仅只是为了让你能更好地

学习，将来更体面地生活！虽然我不知道你的暑假是怎么度过的？可是我依然相信你能自觉自律，我相信你是眼里有光、心中有梦的男子汉！加油啊，儿子！

说了这么多，我不知你能否理解我的用意？如果你能够利用暑期“弯道超车”，争分夺秒地去学习，去扬长补短，那么，你距离自己的军警梦就会越来越近！常言道：“树无根不长，人无志不立！”因为少年的你被我们整个家族所关注，所以我在你9岁时就让你立志，你也许不懂我的良苦用心！我相信总有一天你会明白的！都说人因梦想而伟大，因实现梦想更伟大！你现在不仅仅是在为你自己而学习，也是为了家族中那些父老乡亲关切的目光而奋斗！梦想是曙光，照亮夜行者的路。希望你的前路辉煌，未来可期！

你从小跟着奶奶长大，我和你妈又常年不在家，你一定要多听奶奶的话，奶奶年龄大了虽然有点啰唆，可她都是为了你好！这个世界上除了父母，就是曾经教育过你的恩师和提拔培养你的领导，和曾经帮助过你的人，这些都是你生命中的贵人！所以你要做个明事理懂感恩的人！世人皆知“羊羔跪乳，乌鸦反哺”，何况人乎？

高中第一年已划上句点，接下来的高中学习就看你自己的实际行动啦！要知行合一，要规划好自己的学习，目标具体而可行，“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同时，不要盲目地只低头拉车，还要抬头看路！这样你才能事半功倍！阅人无数不如走成功之人的前路，可

以多汲取殷校长所著的那本《历年郧中高考状元们》中所谈到的状元学习经验，如果不能创新学法，那就模仿他们，参照状元们的学习方法。每一个高考状元身上都是一个真实的教科书，这样就能节约时间弯道超车！

最后，祝你在日后的学习中，拿出你该有的学习状态，活出不一样的郧中精彩！这

里，我将唐朝孟郊的《登科后》赠送给你：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祝你早日圆梦！

一直深爱你的爸爸：顾一生

2023.7.30

顾一生，湖北襄阳人，早年研医，后于商业领域奋楫扬帆数十年，性格开朗，为人真诚，笃学深思，崇尚“爱拼才会赢”的人生格言。

✕

给未来妻子的信

李 灿

✕

• 080 •

亲爱的肖冰：

你好！你我见面已经有大半年了，感谢你出现在我的世界，而且这段时间一直陪伴着我。我也很荣幸能在今生遇见你。

我们即将结婚，今后在生活上还会遇到很多困难。不管怎么样，有你相伴，再大的困难我都会克服。结婚是终身大事，任何人结婚后都要面对各种各样现实的问题。在这里我有几个建议，愿意和你分享。

首先，不要总回忆过去。今天不是忆苦思甜的时代，没有多少人愿意听我们的“光荣历史”和苦难经历。过去的事情可以为我们提供经验教训，成为我们的精神财富，但没必要变成包袱。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毕竟时光不能倒流，面对既成事实，坦然接受就好。每个人回忆过去，都会有一些遗憾。季羡林说过，不圆满才是人生。想通了这一

点，你就能做到心如止水。

第二，不要空想未来。我知道你和我一样，是有理想的人。我们对未来有一些憧憬，这本来是好事。可是，我们要明白，未来的事情毕竟是捉摸不定的，计划往往赶不上变化。既然不能确定，不如少想一点。今天有一个想法，明天又有一个想法，想多了思维反而会混乱。活在当下最重要，解决好我们当下的每一个问题，才是我们目前要做的。对未来可以有大概的规划，但不能一根筋，要懂得变通。

第三，做事要分轻重缓急。我知道，你有很多想法，其实我都是支持的。你和我一样热爱文学，你在文学上的进步很快，成绩很大，一切都有可能。我知道你还学过平面设计，可惜没有找到这方面的就业岗位。我们即将面临结婚、生养小孩等问题，这段时

间要以身体为重。有些爱好如果暂时不能兼顾，可以先放一放，等将来身体恢复了，随时可以捡起来。至于说就业，将来你也可以慢慢寻找工作岗位。即使你找不到工作，我养你也是天经地义的。总之，你现在养好身体，保持好心情，我就放心了。

竹山和竹溪文化上同根同源，我们能相识就是缘分。你选择了我，我要一辈子对你负责。尽管我会有压力，但我认为只要能带

给你幸福，我付出一切都是值得的。

最后，还是希望你每天都有好心情，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你要相信，我就是你坚强的后盾。

祝你心情愉快，身体健康！

李灿

2023年8月1日

• 081 •



李灿，1987年生，湖北竹山人，祖籍湖北英山。竹坪小学教师、十堰市作家协会会员。作品见于《演讲与口才》《堵河》《交通文化》。

■ 专栏 · ZHUANLAN

✕

汉水流域“寄死窑”与《栖山节考》

杨 菁

✕

• 082 •



杨菁（杨肇菁），出生于鄂西北郧阳府，毕业于武汉大学，执教于北京某大学，行走五大洲数十个国家。在《当代》《小说家》《当代作家》《长江文艺》《芳草》《时代青年》《知音》《艺术明星》等刊物发表文学作品多篇；在《文艺报》《中国戏剧》《戏曲艺术》《文艺与争鸣》《艺海》等报刊发表学术论文多篇。出版长篇小说《绿水倾城》《欲望水城》《在埃及说分手》；小说集《从前有座山》；学术论文集《在舞台深处邂逅》。曾获“全国戏剧文化奖”一等奖等。

前些年回老家时，在有关部门的安排和文友的陪同下，到湖北省十堰市郧阳区青曲镇汉江边的一个小村落考察了传说已久的“寄死窑”。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就听说过“寄死窑”的故事。相传在很久很久以前，年满六十岁的老人，不管健康与否，都要被送上山，遗弃在洞中，给三天的食物，然后任其

死亡。那个洞，就叫“寄死窑”。传说很古老，古老的让我一直以为那只是个传说，就像“牛郎织女”“王母娘娘”和“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传说一样，都是人们海阔天高编造出来的。

那天，我们从市里上高速到了青曲镇。青曲镇素有“秦锋楚锐”“麋庸门户”之称谓，

是旧时连接商洛，毗连豫陕，遥距荆襄的重要水陆要道。回京后跟一位剧作家好友说起“青曲”之行，她问清楚是哪两个字后，赞叹道：“好美的名字！”

作为一个当地人，原来竟没感觉到这两个汉字的美。

在镇上没有停留，又开车走了十几里曲里拐弯的乡间山路，穿过村落，到了江边。下了车，走过一片沙滩地，跳过几个小水潭，朝山坡没走几步，就开始手脚并用爬上一段嶙峋的石崖陡坡。下面，还有几大块“纤夫石”，当年纤夫拉纤时，绳索在坚硬的江滩石上硬是磨出一道道深深的凹痕，看的人触目惊心。继续往上爬，拐过去，就看见在离江面几十米高的朝阳的山崖上，错落散布着十几个不太规则的方形的洞口，站在立陡的山崖上看过去，那些黑洞虎视眈眈，心突然吊起来了，有了惶惶然的感觉。

一行人走过去，在洞口向内张望。石窑呈筒状，窑内空间约一米宽，两米长，可躺下，不能直立。内壁有打磨过的痕迹，正中还有灯龕和烟痕。窑门口的石壁上也凿有不太清晰的波浪纹和树叶纹的图案，窑口有一长一短两个安装木门的槽痕，两侧有对称的栓门杠石凹。把人关进去后，从外面插上栓，就无法逃脱了。我们的“向导”黄先生是地方史文化研究学者，长期以来收集整理郧阳当地的民间故事和传说，来此地考察过多次，也到丹江口市官山镇的几处“寄死窑”进行过考察。他介绍说，在那里还发现了莲花瓣

的灯龕；风化了的动物雕塑；还有的洞中有一个人头大小的小洞，小洞中凿出一块倒悬石笋状的尖利的石头，关进洞中的人，在无法忍受痛苦时，可以触石而亡。这里只是待死之地，到人真正死亡后，就被掩埋在另外的地方，所以在目前发现的所有的“寄死窑”里，都没有发现尸骨。

黄先生又说起了《斗鼠记》，那也是我小时候就听说过的传说，那是关于废除“弃老”风俗最著名的传说。远古时期，麋子国里窜来了一只黄牛大小的犀鼠，横行乡里，祸害百姓，举国之内，无人能降。乡下有个叫杨三的孝子，头年将年过六十的父亲藏于家中，对外谎称父亲失足落水，被江水冲走了。老父亲得知犀鼠作怪的事情后，口授秘诀，让杨三养了一只几十斤重的黑猫，斗败了犀鼠，从此国泰民安。皇帝嘉奖杨三时，杨三斗胆说出了实情，让皇帝认识到老人值得孝敬和尊重的价值，从此废除了这个习俗。

汉江流域是古人类部落的密集区。麋子国在商代属古庸国，战国属楚地，传说发生在一个有据可查的时间地点，与“寄死窑”的存在相印证，证明了“寄死”现象是真实发生过的习俗，不是毫无根据的传说。是不是可以这样假设，“弃老”的风俗大概在春秋战国时就废止了？或者说，在战国之前，的确存在着“弃老”的风俗？

站在“寄死窑”前，看着悬崖下流淌的汉江水，有风声掠过耳旁，不由不想到，在月黑风高夜，那独自关在洞中濒死的人听着外面

的风声水声，或许还有野兽的吼声，是怎样一分一秒挨过去？那是何等恐怖的时刻？人类求生的本能在这些“寄死窑”里曾碰撞出怎样难以承受的苦痛？沉默的石头依然沉默，这些苦痛是无法考证了。

同时，我想起了日本电影《栖山节考》，那是在世界上声名遐迩的一部影片。那里面也有“弃老”的习俗，不同的是被弃的老人年龄是70岁，那些老人是由家中长子背到栖山顶上祭山神的。

江边这个小小的村落不知有什么历史渊源，从有“寄死窑”的山崖上下来，黄先生说对面的山上还有几座汉墓，我们又爬了上去，捡了几块有鱼鸟造型的残破汉砖才下山。

回来后，在网上查了查，根据目前能掌握的资料，全世界有很多地区和民族都曾有过“弃老”的风俗和传说，在古代亚洲，日本、越南、韩国有“弃老山”，印度和泰国有“弃老国”；在古代欧洲和非洲，国王、神王、祭司等一旦出现衰老、皱纹、白发、疾病、身体有缺陷或畸形，就会被族人处死。在很多文献中都有“贵壮贱老”的明文记载。“匈奴……壮者食其肥，老者饮食其余。贵壮健，贱老弱。”（《汉书·匈奴传第六十四回上》）“百姓丁壮者驱之以归，羸老者咸杀之，或断手凿目，弃之而去。”（《旧唐书·吐蕃传》）

“断手凿目，弃之而去”，这比送到“寄死窑”更可怕。

有学者还列出了表格，从拉美到欧洲、亚洲，都有“弃老”的习俗。但无论是日本的

“姨舍山”、韩国的“高丽葬”弃老山还是印度的弃老国，都是没有实证的传说，只有在汉水流域郧阳府管辖的地区，发现了有证可考的人工石洞“寄死窑”。

这一趟走下来，那个曾经虚无缥缈的“寄死窑”，就实实在在搁在心里了。郧阳这个地方历史悠久，文化内涵深厚，有很多的人物和故事都是这样蓦然出现，一直盘旋在脑海里，无法忘记。我只是有点遗憾，汉砖、纤夫石、寄死窑，这样货真价实的历史遗存却得不到足够的重视。我在长篇小说《绿水倾城》中稍稍触及，但连皮毛都算不上。

搁在心的东西似乎没有动静，却在暗中发酵，能变成佳酿吗？陆陆续续的看了不少这方面的资料，对“弃老”这个风俗还存在着很多的争论和质疑。因为中华文化是“孝为大”“孝为先”“以孝治国”，这种“弃老”的风俗跟儒家思想有着极大的冲突，因此怀疑其存在。我小时候在父亲的训导下，读过“二十四孝”的故事，读得浑身不舒服，我反正不喜欢那些“存天理、灭人欲”的可怕故事，虽然我对父母很孝顺。几千年封建社会对“孝”的倡导，已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但人类历史是一个发展的过程，生命应该有一个完整的链条，“弃老”风俗或许正反映了整个人类从野蛮到文明的历史进程。

在这个漫长进程中，还有更多惨烈的存在，恩格斯、达尔文、赫胥黎都曾阐述过一些原始部落人吃人的“食人”风俗，“食人族”的故事并不是传说。《史记》中也有多处记载了

“易子而食”的野蛮存在，互相杀害对方的孩子而食之，这比“寄死窑”残忍多少倍？对这个过程，能够视而不见吗？

也有很多争论是关于“弃老”风俗发生在什么历史时期，有说可能发生在母系社会到父系社会的过渡期；有说是在渔猎和采集时期；有说是原始社会的末期；有说是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时期；也有人认为是发生在极端自然灾害后艰难的恢复期，总之，是在一个生产力非常低下的时期。

这种推断是否科学不得而知，根据我的经验，很难说这样的习俗只能发生在远古时期。在某些封闭偏僻与世隔绝的地区呢？在“彩云之南”的泸沽湖畔，不是还有母系氏族社会的活化石摩梭人存在吗？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到访过此地，据说现在已经面目全非。

上世纪七十年代，我下乡插队的村庄是离县城不远且紧邻公路的各方面条件较好的生产队，但其劳作的方式基本停滞在刀耕火种的时期，饥饿的故事到处流传，能吃饱饭就是很奢侈的事了。我多次听到有社员说情愿去坐牢，因为据说牢里还有白米饭吃。每年都有社员拿大米跟我们知青换红薯，一斤米换五斤红薯，然后储藏在地窖里，度过漫长的冬季。这一点跟《栖霞节考》中大雪封山时村民只有土豆糊口很相似。

村里最漂亮的姑娘大香有次在干活的山坡上充满憧憬地对我说，她一生下来，算命的就说了，她是个命好的人哩。那时十几岁的我一脑门子的想入非非，对她的“命好”

很感兴趣，万一她是个大富大贵娘娘命呢？就问道：算命的没说具体是怎么个好法？她的眼中闪着荧荧的亮光自豪地回答道，说我这辈子能吃饱饭哩！

我当时那个失望！能吃饱饭算啥“命好”嘛！从城里下来的我理所当然地想。大香和我生长的“城里”，空间距离不过几十里远。

她当时的神情和她这句话，至今无法忘记。而且，她说这些话的语气和《栖霞节考》中辰平续娶的媳妇吃上了鳊鱼饭的喜悦多么的相似！

这不过是几十年前的事情，现在听起来像天方夜谭。

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当然这样的故事不具有考据的价值。但从文学创作的角度看，有太多事情只能假设推测想象，或者逻辑推理，是无法考据的。我不想考据，我想寻找“寄死窑”背后人类生存状态的秘密，我相信人类的秘密有一部分就来自这种封闭和原始，来自那些我们不可知的存在。

在电脑上，我又看了两遍《栖霞节考》，1958年版是木下惠介导演的；1983年版是今村昌平导演的，并于当年获得戛纳电影节金奖，取得了世界性的声誉。在中国，今村昌平有很多的影迷，尤其是年轻的影迷。58年版的电影是戏剧化舞台风格，故事的推进和栖霞小调的音乐节奏紧紧相扣，给人以紧迫诡异的感觉。83年版虽然用了很多象征主义手法，蛇、鼠、鱼、青蛙、燕子、昆虫、猫头鹰不时带着隐喻色彩穿插其中，但整体风格是

写实的，导演手法和拍摄技术更具蒙太奇的特点。在今村昌平的版本里，出现了火力挺冲的猎枪，有猎枪就有子弹火药，故事应该不是发生在远古时期。两个版本不分高下，只能说是陈年佳酿，历久弥新，看了依然有一种痛彻心扉的震撼感。

虽然艺术风格和拍摄手法不同，但故事的主要情节大致相同，仍然是二战后日本著名小说家深泽七郎的小说《榑山节考》的框架。这部短篇小说中的故事是深泽七郎根据榑山小调虚构而成，“节”在日语中也有“曲调”的意思，被认为是日本战后最优秀的作品，并得到三岛由纪夫的推崇。故事很简单：日本古代信州一个贫苦的小山村里，由于粮食长期短缺，老人一到了70岁，就要被子女背到山上等死，以供奉山神。故事从阿玲婆69岁那年展开……我们看到了在原始、粗糙、恶劣、严酷的生存环境中，人和禽兽一样只有最低级的赤裸的本能需求，像动物一般活着。同时，也让我们看到，在生命·人·自然之间还有种种残酷的平衡。

电影表现了一种“残酷之美”？

也有人说，这是一则关于生存的寓言。

还有人说，这便是那太有名的“优胜劣汰物竞天择”！

只能说，人类任何一种习俗的产生，都与当时当地的生存环境密不可分。是否“道德”的讨论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何况，很多习俗的道德性是由后人附加上的。当生活中只剩下吃饭、性、死亡时，生命的法则很

简单，贫困和饥饿使人们建立了最朴素的生命观：粮食即是生命。生之难，死之易，在绝境中，让族群传下去，让年轻人活下去是唯一的人生目的，是最大的道德法则。所以，在影片中，阿玲婆面对死亡，“残忍”地磕掉自己的牙齿，有条不紊地为子孙谋划今后的生活，从容镇定的为自己安排“后事”，甚至催促早日将她送上榑山，是深谙生存的虚无？还是明白必须牺牲个体从而保全集体是一种责任义务还是在习俗的压力下视死如归？

看着在漫天的风雪中阿玲婆如佛般坐化，那一刻，真的想流泪。真的是“残酷之美”！

人类在不断发展进化，唯有死亡是一个亘古不变的事实。

榑山下的人们把老人送上山和汉水流域把老人送进“寄死窑”只是形式上的不同，其结果是相同的。

所以，汉水文化研究学者潘世东先生认为：平静地迎接生，坦然地面对死，本是所有生命的两个自然流程，从哲学的意义上，应该是等量等质的，并无高下、贵贱、悲喜之分……古代汉水人，直面死亡，视死如归，其根本目的是为了保持后代和民族国家的绵延久远和持续发展。“寄死窑”风俗的形成和延续，不仅反映了汉水流域一定历史时期社会生产力和物质经济的发展水平，也反映了当时当地社会文化和文明的进化程度，并突出而鲜明地折射出汉水流域人们对生命和死亡的态度和观念。可以说，“寄死窑”习俗

不是野蛮落后，也不是恶俗不孝，它所昭示的是一种最古老、最朴素的死亡观，同时也是一种最自然、最理性、最世俗、最崇高的死亡观，它所反映的是汉水文化在生命哲学上最深厚的底蕴。

人类历史在其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多少“向死而生”的艰难历程？“寄死窑”也许是我们不愿回顾也不愿正视的重要一环。

然而那些传说没有被人们忘记，那些人工开凿的石洞如此真实地存在着。

深泽七郎根据几首民间流传的梢山小调写出了《梢山节考》，两位独具慧眼的日本导演又将其拍成电影，成了传世之作。看到这个创作过程，不能不受到触动；面对汉江河畔那一座座实实在在存在着的“寄死窑”，怎能无动于衷？

从青曲归来，我查找了很多资料，读了相关论文，也采访了相关的汉水文化研究学者，有一些研究还没有最后确凿的结论，比如年代。不过，我想，这是否是人类生命史上

的一个空白？是否能在这空白处留下一点痕迹？可除了那十几座“寄死窑”，很难收集到可用于写作的素材。幸而在几十年前我有过在乡下插队几年的经历，走进过与世隔绝的大山深处，见识过极端贫穷与原始社会的残余痕迹和异常天象，当时当地很多人对世界的认知还处在封建迷信的愚昧阶段；我有过端着饭碗和野狼对视的亲身经历，还听说过瘟疫流行的惨状等。当思路打开后，这一切都涌进脑海。

这将是一次自己把自己推到悬崖上，然后还要自己找路下来的写作之旅，然而，或许这才是写作的真正意义和价值吧。

人总还是要逼一下自己，才能走到不曾想过的地方去。

故事框架、人物关系、主题走向、表现手法等渐渐在脑中成型，打开电脑，敲击键盘，开始一段文学冒险的旅程吧。

这就是汉水流域“寄死窑”和《梢山节考》之考？

✕

旧时光——扒锯末

周玉洁

✕

• 088 •



周玉洁，湖北房县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湖北省作家协会签约作家，于《青年文学》《作品》《鸭绿江》等期刊发表文学作品上百万字，曾获二十多种文学赛事奖励，已出版《周姐姐讲成语故事》《中国成语故事》《美丽诗经》《成语里的历史故事》等图书 31 本。

扒锯末像一个接头暗号，只有我们的邻居，我们老西关街上的人才心领神会。那时，街西头有个竹木加工厂，街东头有个软木厂，但锯末仍旧是稀缺资源，它比煤、炭、柴便宜，又比落叶、枯草、稻粱秸秆和纸都耐烧。一顿饭要花去多少劈柴，几把枯草，几张引火纸、几根火柴那都不是开玩笑。曾经我们街上有个笑话，某某家新娶的媳妇做一顿饭居然足足花了 8 根火柴，她们背地里说起这事来，能笑出眼泪。足见，一个新媳妇是好

还是不好，评价的标准，在那时的我们街上可不是含混的。

总有探子时常在软木厂旁转悠，总有人会給这个厂的门卫奉上一根烟，然后夹着一只麻袋，飞快地闪进去，收集地上散发着松香味的黄金末子，再扛起一个装得要撑破肚子的麻袋，做贼似的从厂门口闪出来。那门卫，总会对人区别对待：若你呈上的是一毛钱一包的烟，就开大门放人，麻袋装多满都能闪出去；要是呈上烟的人给的是几分钱一

包的烟，待遇就不一样了，就得揣着自知之明，麻袋不能装得太鼓，因为门卫只会给你开小门，装多了别说闪，挤都挤不出去。

这样的门道大家都很清楚。虽说竹木加工厂那边总是敞开大门，可锯末总是只能看，厂里地上漏洒着稀疏的一层，即便拿着小扫帚厚着脸皮混进去，能扫半包带灰夹土的边角末料，不好烧，烟熏火燎还容易熄，白搭上许多根火柴和引火纸。竹木加工厂的锯末都装袋运走了，不知运到哪里去，大门敞的再开，能扫到的也不过就是那些夹带地上灰土的边角。于是，人们更关注软木厂。蹲守软木厂的人总像探子似的，心明眼亮，隔着栅栏，攀上围墙，只要看见厂棚地上的锯末能留住脚印了，就赶紧掏出香烟，拽出麻袋，从不失手。

如果有人走来，在你家的大人的耳边低低一句“扒锯末”，你就能看见那会心的一笑。不知道有多感激，也不知道得多么好的交情，多被高看，来人才会将这个稍纵即逝的情报告知。赶紧就去吧！机不可失不再来。我爸爸会迅捷地收住那一抹笑，嘴里叫道“快！抢火舌！”我奶奶必定从门槛内递出早已准备好的折成四方块的麻袋来，我爸爸抓起麻袋就跑了。我奶奶则接续我爸爸未及尽善尽美的礼数，倒一杯茶端出来，继续喋喋不休地感激那传递情报的来人。

后来，关于锯末的情报失效了。西边的竹木加工厂不再把锯末往外运，东边的软木厂也敞开了大门。门卫收不到人们敬奉的香

烟了，这两个厂子好像商量好了似的，都开始对外销售锯末了。厂门口都挂出木板，木板上浓墨黑字：5分一包，麻袋自备。

一条街的人急忙奔走相告，其实不必，人人基本上早已都知道了。驴拉木板车加草绳是十分豪华的装备，自行车后货架上绑上一只横木板是比较轻巧的装备，独轮小推车次之，最低端的是手抬背扛。一条街上车水马龙，运的全是鼓囊囊的麻袋。

我们家的总指挥是我爸爸，装备是比较轻巧的自行车。爸爸决定先派出全家去抢扒抢装，等家中所有的麻袋都抢装完毕，再慢慢一趟趟往回运。谁来使笆篓装，谁来使铲子装，谁绑扎麻袋绳子，谁守护麻袋和自行车，他都一一安排到位。可总指挥遇到了大问题：麻袋不够，所有的麻袋拢齐，才发现有数只腐朽不堪，数只被老鼠咬破洞，必得先找了布来补，否则全是白忙。在这个补麻袋的迂回战中，我奶奶和我妈发挥了充分的聪明才智，将两只腐朽的麻袋剪开拼接出一个超大号的麻袋——反正厂门口告示写的是5分一包，又不过秤，多大的包也是一包啊。于是，加长版的麻袋这种创举虽耽搁了一些时间，倒也磨刀不误砍柴工，使得我们得意扬扬地奔赴战场，还抢占了装得更多的先机。

没过几天，我们发现邻居们都把麻袋剪了，接续上一截子来，接上布，接上旧麻袋、旧雨衣、旧帆布，就有了五花八门好不壮观的各式各样的加长版麻袋。到了后来，大家都硬生生将一包装成了一包半的量，甚至恨

不得要接近两包。于是，门卫又能得着众人敬奉的香烟了——遇加长版麻袋拦住，上根烟，放行。往往，门卫的一只耳朵能夹四五根烟，手指缝里也都是烟。

不久后，厂门口的木板公告换了：一毛一包，大包两毛。

我第一次走进软木厂时，如同走进了一个童话世界。

那喧嚣的人流、电锯的响声，那催促与咒骂，那所有的声音汇聚成天籁。空气中飘着清香，那是树木的芬芳，连呼吸都是醇香的，一口气要拉得很长很长。

圆盘锯是那么神奇，四溅的白色、黄色的粉末，就像飘雪，就像落雨，就像在洒苞谷面，就像喷出芝麻盐，那是我小时候见过的最神奇的地方，满世界挥洒的都是好东西，美食与美景交集的幻境。

一根木头进去，数片木板被吐出来的机器简直就像演神话。

一座座原木堆积成的小山，远望去像烤黄的大面包。

一摞摞锯成型的木板就像淡黄色的巨大的一块块垒砌起来的新鲜的蛋糕片。

厂房那么长，那么大，顶棚那么高，那么远。

满地松软的锯末堆积成厚厚的颜色清新的绒毯，脚踩上去，脚印也是嫩黄的颜色。软软的，毛茸茸的，厚厚的，温暖的。那铺在地上的无穷无尽的锯末散发出的香气，吸引

我恨不得要抓一把喂进嘴里。

我站在那黄金末铺就的绒毯上发呆，如同站在一个金碧辉煌的宫殿里。我想着厂房的长度，比我家的屋子得是几间几十间呢？我想着屋顶棚的高度，比我家的顶棚得是几个高呢？

我的头上忽然挨了一个脆栗，我爸爸总喜欢那样冷不丁的责罚我，曲起食指和中指脆脆地在我脑门上敲一下，疼也不疼，倒被他吓到了。他面色铁青地冲我喊道：“抢火舌啊！还不快去张麻袋口！”

我想起我的任务来，我是帮爸爸张麻袋口来的，我妹妹和我，四只小手把麻袋口朝着四面拉伸开到最大最圆，我爸爸一笆篓，我妈一铁锹，他们轮流朝着麻袋里喂锯末。

神话很快就消失了，童话也都是骗人的。不一会儿，我就泪流满面，睫毛上、眼眶里、鼻孔里、嘴巴里、头发上、衣服里、鞋子里，都灌进了锯末，粉尘和锯末四处飞扬，我们很快就看不见彼此，只觉得眼眶里涩涩的难受，刺痛得流出泪来。吐锯末吐得连唾沫都干了，呼吸逐渐困难，鼻孔要被尘末堵实。闭起眼睛，调整呼吸，张开嘴巴猛吸几口气，再换成鼻孔吸。在痛苦中等待，终于装满了一袋，可是还不能松口气，我们扶着爸爸，他穿着翻毛大皮靴，站到麻袋里去踩，将锯末踩得瓷实得再也不能缩下去分毫，又继续一笆篓，一铁锹继续装。

那是很久后都不散的肺腑里都是锯末的气息，鼻涕和咳出的痰里都还有锯末的微

粒，洗完了头发还是满头的锯末，翻过洗净晾干的衣角也总能抠出一团团凝成硬浆糊状的锯末块来。那是噩梦，像是总也不能摆脱，总也不能收拾干净。好不容易清爽起来，忘掉了那些微尘，上一回扒的锯末又快要烧完了。

烧开水、做饭、炒菜，一天几顿都是要用到锯末的。自打街上有了软木厂和竹木加工厂，家家的柴灶和煤炉子都经过了改装。

将一个圆的木棒槌竖立在灶洞中央，围着棒槌一把把洒上锯末，再以小铁勺一点点压实，洒一层，压一层，直到手离开棒槌，棒槌能自己在锯末的护卫下站立不倒。最后的一关，是最不能掉以轻心的，轻轻的，轻轻的，就像怕吵醒了熟睡的婴儿那么轻的动作，抽离插在锯末中央的圆木棒槌，再将引火纸捋成细条，点燃后轻轻放进棒槌留下的圆洞里。当锯末开始慢慢燃烧，再架上锅去。可是，做一顿饭总是提心吊胆，怕灶里的锯末坍塌，压灭了火焰。所以，我妈做饭的时候，总是特别专注，一边炒菜，一边还得瞅着

锅灶缝隙里的火光。那时，我只要从灶边路过，或是张望一眼，影响了我妈的注意力或视线，就会挨上一锅铲。那时，我们街上又有了新笑话，说某某家的新媳妇，烧一顿饭一灶锯末要塌熄四遍，午饭给做成了晚饭。

我不觉得好笑，万恶的锯末自从取代了煤和柴，我们家就开始频繁地吃起夹生饭和糊锅巴。吃饭既是盼望，又是一次次的失落。蒸馒头总是塌气，馒头硬得像是沙包团，煮一回盼了一年的粽子，也是半熟、带着糯谷壳的，吃起来不香不糯的失望。

那时，我盼着软木厂和竹木加工厂停产。

当有一年，软木厂失火，半城的人都端着钢筋锅、盆子，提着水桶去救火的时候，我居然站在熙熙攘攘的街中央，仰头望着街东头大火映红的夜空，一边微笑，一边发呆。那是多么美的颜色啊，红的、金黄的巨大的火焰上镶着闪烁的浓黑的、灰白的乌云和白云组合的花边，夜幕湛蓝，星星远远地亮着，一闪一闪。

■ 评论 · PINGLUN

✕

城市蜕变中的心灵叙事

——油画家姚强新作《簇居》观感

蒋显福

✕

• 092 •

冬日的阳光从画室的天窗上从容均匀地照下来，映在一幅方正的油画上。这就是油画家姚强历时数月创作的新画《簇居》。两组新旧交替的建筑群演绎着沧桑与蜕变。忧伤、质朴与明丽交织成平凡而深邃的风景，犹如一个可供透视的通道，连接着外面的世界与时代。画面用理性的美学思维中和了创作冲动，在题材对象与时代关系之间做了深入考量之后，他选择了平凡世界中这种不平凡的美学语言表达。他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有了丰富经历的艺术家的创作态度，在态度与境界上从容笃定的新维度。

姚强创作的过去岁月里，作品大多以现

实主义视觉，对人类的历史人文、宗教意识，还有事关终极思维的生态文明与社会发展等重大内容进行艺术的探索与思考。早期油画《苍生》与《新生》，以阳光、孵化、渴望、温暖、新生与世界为关联元素，表现出一种神性的引领与召唤，高度的象征意识产生出一种极致的安详与神秘。《恒河沉沙》则让时间与空间相辩证，历代大师有一种似乎被时光渐次遗忘的抽象与模糊，但他们清晰地文明史留下了陶器、青铜和音律。一种历史演进中的文明观在画作中有了质感的演绎。《雪域女人》与《喜马拉雅人》等作品，则让雪原秘境中特殊的人物表情、以忧郁而惊恐、

深邃而敏锐，对抗着外部文明的介入与侵扰。及至后来的《塬上牧歌》，用黑白灰构成有韵律的抒情空间，以一只老绵羊为象征，反应了人性深处，对生命与灵魂的渴望，艰难跋涉的回归中，温暖与爱的价值愈发珍贵与崇高。《时空漫步》则以牛马两张兽皮在海岸、岩石之上悲壮撑展的风度，将时空之殇、壮士之节、世界的冷酷无情表现得沧桑而无奈，从而反衬出唐吉珂德精神那种英雄主义的不朽与高贵。上世末他创作的《武汉·印象》组画，因其对城市变革的人文生态思考，从而获得了画界的高度关注。在新与旧的交织错落中，江城的人文建筑景观，在人类现代化的境遇中，显得沧桑而壮丽。

在中国文化艺术长河中，文人和艺术家对屋宇亭舍建筑元素的表现与运用都在抒发性灵中颇有精深的表现。且不讲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忧患情怀，欧阳修的《醉翁亭记》散怀与旷达，陈子昂“登幽州台”的终极意识抒情。只就大量地绘画来观察，画家们的一阁一台、一亭一庐，在山水尘世之间，往往可以完成心灵的吞吐。虽在山岫溪流之间，但仿佛置于苍茫宇宙，绌合之要，有囊括乾坤、吞吐日月之势。往往一楼一亭一台，便达到转局促为圆融、化渺小为广大的艺术效果。

姚强这幅新作，是以沉稳、内敛、平静、含蓄的境界来叙事的。恰如初见高人，只有温文尔雅的优雅与自然，不见任何起范的矜持与高傲。好似用棉麻与布帛代替了绫罗绸缎的华丽锦绣，用粗茶淡饭代替了山珍海味的浓鲜大味。既没有斑斓起伏的油彩堆积，也没有劫人视觉的线条构成。冷静掩盖了精

致与细腻，本色替代了渲染与喧嚣。他用平凡、淡然、不动声色，掩盖着深刻与超然。画面用惯常情境的特殊表达，与世俗眼光拉开了一个审美距离，以沉潜的方式开辟了一个以时代感来呈现的美学境界。那是极不容易觉察的历史与哲学的思考。

用沉吟抛弃讴歌，以静思开拓深远，于无声之处看时代变迁，用质朴的绘画语言彰显历史蜕变逻辑。一座座从农耕文明急速走入现代化的城市，注定有一种急速割掉历史脐带的疼痛。小桥流水、鸡声茅店，斜外村廓，与包豪斯风格建筑、新罗马式楼盘、新欧美式样格调之间的历史断层与跳跃逻辑，会演变出什么样的城市人文生态？这种深沉的追问，在几乎半个世纪房地产高速发展，城市化突飞猛进的背景下，犹如哈姆雷特王子的追问，我们是谁？我们要走向何方？在新与旧的蜕变之间，带有民族情怀的文化乡愁是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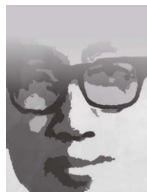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那是用诗意把兴衰更替承载在了燕子的翅膀上。姚强这幅画作，则是把城市变迁史的沧桑之重，叠加在了新旧交替的建筑群画面之间。每个阳台上的斑驳、每个窗口的风雨、每件衣物的飘拂，都浸透着层层叠叠的生活故事，都散发着城市乡愁的温度。在崛起的新楼宇前，清贫的故居里曾有的那些忧伤、焦虑、企盼，交织出一种可以浸染、可以弥漫的历史情绪。这是没有设计的设计，这是没有布局的布局，所以，它展现了没有技巧的技巧，没有精致的精致。它能触发的联想是多维的、深层的，例如疯狂崛起的新区与亟待改造的旧城；都市的旧村庄与豪华奢侈的新

楼盘；纯西式的建筑地标与城市老建筑的历史文化记忆，等等等等永远萦绕着城市意识的深度纠缠。画家正是用一种艺术智慧、在不动声色之中完成了一次对城市文化的深度观察与透视。他舍却了所有指引、说教、甚至暗示，充分信任了、尊重了所有“你懂得”的这个时代的局中人与欣赏者。恰如吹过新旧交替的楼阁之间的那几缕微风，清新，但不轻微。

形象大于思想，象征中的无言镜像内，往往有哲学与诗意的发酵与澎湃。广厦豪宅再宽，陋室旧居再窄，在它的功能本质之中都表现出一种人生困境。春秋轮回无限，人生苦短无奈。缅邈世界，每个人所占空间是很微小的，无论你占有多少，也不过是一处

寄生之蜗。生命是一种偶然，人生困境则无所不在。有限性是人存在的本质特点之一，任何人都无法逃脱。拓宽精神与爱的宽度与深度，是无奈中仅有的一点选择。这也许是我们对姚强这幅新作另一种解读的逻辑背书。

建筑史是在大地上矗立过的人类文明史，城市变迁史是宏伟与悲壮交错的史诗。在时代的衔接处，城市总有许多蝉蜕的迹象。涅槃中，飞出来的不仅仅只有凤凰。种下龙种，收获跳蚤，历史总是有遗憾的篇章。文人与艺术家，若能掀开人间镜像中一些华丽的袍子，让人们看到光鲜风度中的还有伤痕、尴尬与纠结，甚至是一些虱子，那也是一种智慧，更是一种良知。



蒋显福，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作家、诗人，区域特色历史文化学者，文旅产业策划人，十堰汉江策划设计中心、汉江文旅研究院创始人兼首席顾问。有多部学术专著在国家出版社出版，在各级报刊发表文学作品、学术文章近百万字。

✕

读画 读人 读心

——观姚强油画作品《簇居》

李春英

✕

• 095 •

入室即画。

一组水泥老楼，斑驳的墙面，布满油渍。防盗网与晾衣架，高高低低的空调外机与零星的罐盆衣衫，横横斜斜，点线交错。铁锈色的顶层以倾斜的造型，悄然静立在丛林高楼一隅。

博纳尔曾经说，绘画是现实世界通往心灵的路径。或有意或无意，画家在这条道路上停驻的点呈现出了万千种绘画风貌。无论风貌如何，画，总是画者的心境。

站在画前的人，轻瞥与凝眸，或深或浅总能读点什么。

70年代的怀旧与共情从残旧蔓延开去，斑驳中隐藏着渐行渐远的少年岁月，恍惚间听到热油下锅声中夹杂着喊楼下的孩子回

家吃饭的吆喝，嬉笑归家的脚步声在味道弥漫的楼梯间响起，相继而起的关门声后，是站在彼时之外再也回不去的我们。

画家是资深的。多年来，每在读到他的画时，打动我的，是那小心翼翼地精心描绘后藏着的脆弱感。脆弱感，是画面上硬边造型有意无意地单薄，我想，还有来自彪悍背后的若隐若现的脆弱。

这种脆弱感，是画特有的气息，也是让读者有一刹心地柔软的缘由。因为，我们读画，与画交流，来来去去最终读的还是自己。

脆弱是曾经坚实如山的父母日益蹒跚的背影，脆弱是追随远行之人窗边的那双眼睛，脆弱是夜风中虽然千疮百孔依旧的冷艳漂亮，脆弱是推杯换盏后不能入眠的夜。是

生命的洪流之下，雨打风吹去的无奈，是人到中年拔剑四顾心茫然，是沉默的老房子随着高楼消失在天边的记忆。

读画至此，莫名有了希冀，想读到脆弱之后的力量。

世事更迭，最是无情。

可贵的是穿梭其间的碌碌众生，房子或

新或旧，总有那日常琐碎，一日三餐的烟火，窗边的点红或绿来抚慰人心，继续前行。

在这个泛滥的时代，有人在玩弄艺术也有人在艺术中真诚的脆弱，这一刻，我们读的不仅是内涵与情致，意兴与格调，更是生命中的一点点张力，哪怕微不足道，却弥足珍贵。